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文学艺术家卷

马克·吐温

刘陆先编著

Mark Twain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只要提到美国文学，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马克·吐温”这个熟悉的名字。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吐温的作品译成很多国家的文字广泛流传，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其中脍炙人口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都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马克·吐温的作品很早以前就被介绍到我国。30年代鲁迅先生为《夏娃日记》的中译本写过序文。鲁迅指出，马克·吐温在幽默中“含有讽刺”。

马克·吐温的一生，具有传奇性的色彩。

1835年他出生于美国西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偏僻山村，在密西西比河畔的小镇上度过了童年。他12岁时丧父家贫，到印刷所当学徒，14岁时就开始写文章发表在当地报纸上。他17岁第一次远离家乡，在繁华的东部大城市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闯荡，开拓了眼界。

马克·吐温所处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在美国迅速发展并且进入垄断阶段的重要历史时期。

千千万万的美国移民汇成一股奔泻千里的洪流，涌向野兽出没、荆棘遍地的西部边疆，拓荒淘金，战天斗地，这就是美国西部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马克·吐温的前半生就是在这种沸腾生活的艰难岁月里度过的。他来自美国社会的底层，从小熟悉普通人们的生活，他热爱人民。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一直憧憬着自由与平等的美好生活，对不合理的蓄奴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深为不满，特别是在美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的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马克·吐温清醒地看到，国家的兴旺发达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阴暗面，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垄断资产阶级对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对外扩张侵略弱小国家。

马克·吐温是不朽的，他的作品永存人间。他精湛的幽默艺术风格，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文学和艺术。

美国是一个充满幽默的国家，直到今天，当我们即将跨进21世纪时，马克·吐温的幽默艺术风格和传统在美国随时随地可以见到。

当你打开电视机，欣赏美国喜剧大师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或者风靡全球的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时，从那些荒诞夸张诙谐幽默的人物、情节和语言中都不难看出，它们与美国幽默文豪马克·吐温的艺术风格与创作手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了解美国的过去和现在，就应该认识马克·吐温。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马克·吐温

第一章 童年生活

1835年11月30日，在美国西部最遥远的密苏里州，一个名叫佛罗里达的偏僻山村，从简陋的木板房屋里，传来婴儿的几声啼哭。法官兼小杂货铺老板约翰·克里曼斯忙碌不停，四处张罗。他的妻子简·兰伯特由于劳累过度早产，生下了第六个孩子。

为了纪念孩子的祖父，约翰·克里曼斯给他取了同样的教名萨缪尔，还有一个名字叫兰享恩。

萨缪尔生来就体质虚弱，显得有些神经质，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小男孩总算熬过了严寒的冬季，没有夭折，他的母亲认为这是奇迹。她生过7个孩子，其中2个儿子和1个女儿，都被疾病夺去了幼小的生命。

当时美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700万，但是，据报纸上记载，只有二分之一的美国人可以活到21岁。

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后，到了耄耋之年的简·兰伯特，当萨缪尔问她，当初是否提心吊胆害怕他夭折，老太太诙谐地说道：“不怕，我倒是怕你活下来哩。”这时的萨缪尔·克里曼斯，已经是笔名马克·吐温著称于世的伟大作家。在充满幽默感的话语里，流露出母亲为儿子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自豪的心情。

1 约翰·克里曼斯和妻子

马克·吐温的父母是南方的移民。他们的祖辈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中产种植庄园主，觊觎贵族生活，但绝大多数的克里曼斯，都在美国过着普通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店铺老板的生活。

吐温的祖父萨缪尔·克里曼斯是弗吉尼亚州的农民，有一次他帮助邻居建造房屋，突然间，一根粗重的圆木头滚落下来，当场他被压死，留下吐温的祖母和5个孩子，7岁的约翰是老大。

约翰在幼年时就成了一家之主，到工厂做童工，被迫向继父交纳生活费。他14岁就开始独立谋生，过着成年人的生活。

失去欢乐的童年，繁重的劳动，沉重的经济负担，严重地损害了约翰·克里曼斯的健康，在他的心灵上涂抹了忧郁的色彩。

约翰·克里曼斯曾经在肯塔基州的哥伦比亚学过法律，20岁时领取了当律师的执照，被公认是“诚实、正直、品行优良的年轻人”，可以在肯塔基法院出庭。当地人们开始称呼他为克里曼斯法官。

年轻的法官身材高而消瘦，长脸庞，一双灰色眼睛炯炯有神，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显得略大的鹰钩鼻子，成天抿紧的嘴唇，棱角分明的下巴，往往给人以冷静严肃的感觉。他不苟言笑，举止拘谨，很有自我控制能力。

克里曼斯法官受过教育，具有美国南方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他认为黑奴制度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喜欢阅读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进步的政治书籍，对启蒙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是一位真诚的共和政体拥护者。他崇奉理性，蔑视宗教。

约翰·克里曼斯沉默寡言，不善交际，家境也不宽裕，但娶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凡是认识年轻时的简·兰伯特的人都说，这位金发女郎长得很漂亮，身材苗条，手足纤巧，皮肤细嫩，说起话来从容不迫，有条有理，显出一副大家闺秀的风度。她机智、敏捷、爽朗，具有异乎寻常的乐天派性格。她是肯塔基州逗人喜爱的最美丽的姑娘。

19世纪初，在肯塔基州盛行这样的风俗，从圣诞节到新年元旦的整个星期里，年轻人骑着马在周围乡村走家串户，今天他们来到一座庄园，吃喝玩乐，寻欢作乐。到了傍晚时分，用随身携带的手风琴或小提琴演奏起欢快的曲调，大家尽情地跳舞，一直跳到天亮。稍睡一会儿，次日清晨，青年男女们又跃马挥鞭，匆匆地赶到另一家农庄去跳舞。在这群年轻人当中，简·兰伯特小姐最能吃苦耐劳，舞也跳得相当出色，姿势优美，赢得人们由衷的赞叹。

那时候她跟年轻的医科大学生巴雷特相恋，俩人情投意合，形影不离，家里人和邻近的亲朋戚友都准备为他俩操办喜事。没料到两个人之间突然发生误会，简·兰伯特一时任性，使巴雷特自尊心受到伤害，他不辞而别，远走他乡。

为了堵住左邻右舍爱说风凉话的嘴巴，也是出于对巴雷特的某种报复心理，简·兰伯特决定马上结婚，赌气嫁给了年轻好学、待人诚恳的约翰·克里曼斯。

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对于孤傲自尊的约翰来说，与妻子之间难免不产生隔膜，再说，他经常沉默寡言，表情严峻，甚至显得有些学究气。

简·兰伯特成天快快活活，胸襟开阔，热情爽朗。尽管夫妻俩的性格差异悬殊，有时在心灵上不容易沟通，但是，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两人彼此体谅，相互照顾，家庭里充满着宁静和睦的气氛。

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独立战争（1775—1783）胜利后，英国政府被迫承认美国，把到密西西比河为止的西部所有土地，全部交给取得独立的十三个州。18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里夺得路易斯安那州，当时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忙于欧洲事务，对大洋彼岸的这块荒无人烟的殖民地感到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他的数量有限的军队屡遭印第安人的袭击，在圣多明格战役中一败涂地。15年后，美国人又夺取了佛罗里达州。1835年，也就是马克·吐温出生的那年，墨西哥的得克萨斯省并入美国的版图。过了10年后，野心勃勃的美国发动了侵略墨西哥的战争，结果赢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的5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

对于普通的美国人民来说，用成千上万的骨肉同胞的生命和鲜血换取的，应该不只是国家独立，不只是消灭殖民主义制度，不只是建立共和政体，他们憧憬着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然而，将新的共和国变为劳动者理想中自由、富裕、幸福的乐园，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不久就被现实击得粉碎。

合众国建立后，朝野上下，展开了空前规模的买卖土地的投机倒把活动。利欲熏心的官吏、商人、骗子、流氓、地痞，不择手段，巧取豪夺，获得大片土地，转眼之间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穷苦的人们仍然无立锥之地。

约翰·克里曼斯和简·兰伯特是1823年5月举行婚礼的。新婚夫妇在肯塔基州的列克西托镇开始共同生活，在那里没有居住多长时间。他们搬迁到新开发的田纳西州的盖恩斯波罗镇，同样没有发迹的机会，好的土地和职务都早已被人抢占。

克里曼斯法官争强好胜，富有进取精神，他说服妻子重新上路，迁居到哲姆斯塔温村，它正在成为新建的费恩特列斯县的中心地区，大有发展前途。

约翰·克里曼斯在县法院里谋到了差事，在村子里盖了一栋房屋，购买了一大片土地，还经营小杂货铺。他受理的案件微乎其微，土地毫无收益，店铺门庭冷落，当地农民习惯于易货贸易，用猪油、蜂蜜、兽皮等土产换取各种商品，为了跟批发商结账，约翰又得将实物转卖。看来，这里并非发家致富之地，克里曼斯法官一筹莫展，住了两年后，又迁居他乡。

克里曼斯一家经常搬迁，家境却每况愈下，约翰心力交瘁，身体愈拖愈垮，患上了偏头痛等病症。简·克里曼斯这期间生了5个孩子：大儿子欧利恩，二女儿帕梅拉，三儿子普列增茨，四儿子汉尼巴尔和五女儿玛格丽特。不幸的是，老三和老四都只活了三个月就夭折了，这给年轻母亲的打击何等沉重，她为失去自己的心肝宝贝伤心落泪，痛苦极了。

19世纪30年代，随着西部未开垦的土地的不断扩大，人口稠密的东部沿海地区市场经济竞争的加剧，“到西部去！”在美国成了蛊惑人心的呼唤，特别是对于尝够了失业和无地的苦楚的人们，还有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这的确具有不可抗拒的号召力量。它可以使东部“老”州的一

座一座的村镇变得空荡荡的，许许多多的美国人和来自大洋彼岸的外国移民们，骑着马和犍牛，乘坐着遮阳蔽雨的大篷车，背井离乡，在通往西部地区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

一年前，简·克里曼斯的父亲、叔叔和姐夫约翰·夸尔斯就已经越过密西西比河，在西部最新建立的密苏里州安家落户。约翰·夸尔斯在佛罗里达村开设了一家杂货铺，获悉连襟克里曼斯全家的窘迫不堪的景况后，写信邀请他们去一起创业。

1835年，37岁的约翰·克里曼斯，带着怀孕的妻子和4个孩子，踏上了前往密苏里州的路程。克里曼斯全家终于离开了“古老”的美国东部地区，加入到粗犷乐观的移民队伍里，开始了从未经历过的漫长而冒险的旅行。他们前面是印第安人土著民族出没的地方，在那里刚刚留下文明人的足迹。

约翰·克里曼斯驾着两匹马拉着的大篷车，车里坐着正怀着马克·吐温的妻子，3个年龄较小的孩子，还装着全部行李。10岁的大儿子欧利恩、女黑奴珍妮各自骑着小马，跟在大篷车后面缓缓而行。

全家人从波尔莫尔村出发，经过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的尘土飞扬的大路，渺无人烟的荒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长途跋涉175英里，到达路易斯维尔。接着登上大木船沿着俄亥俄州航行500英里，又驶入密西西比河，一直抵达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下船后，克里曼斯一家大小继续骑马乘车朝北前进，终于来到了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村。

这个村子离密西西比河有100公里左右，全村男女老幼不足300人，交通闭塞，偏僻落后。克里曼斯法官和约翰·夸尔斯合伙经营杂货铺，贩卖牛油、布匹、威士忌酒、砂糖等。

马克·吐温出世后两年，简·克里曼斯又生了儿子亨利。艰难困苦的生活，抚养子女，操劳家务，累得简·克里曼斯精疲力竭。在她秀丽端庄的脸庞上，不再焕发出年轻时代那种特别动人的光彩，她细嫩的双手早已长满粗茧，但是她“永远有一颗童心”，带着那种特有的幽默感，对欢乐美好的事物充满着憧憬。

2 汉尼巴尔镇上的顽童

汉尼巴尔，美国西部边陲的一个小镇，坐落在密西西比河畔的荒原的边缘上，北面耸立着海拔 300 英尺的霍里迪山，南边有更为险峻的山峰，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古老的密西西比河，总是这样长流不息，奔腾入海。它是美国的母亲河，用乳汁哺育着人们。当马克·吐温 4 岁时，全家从佛罗里达村迁居汉尼巴尔镇。1839 年 11 月，这位未来的作家第一次见到了波澜壮阔、景象万千的密西西比河。在世界第一大河的河畔，马克·吐温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在夏日的眩目的阳光照耀下，烟波浩淼的密西西比河，显得格外宽阔，风光旖旎，万籁俱寂。汉尼巴尔镇仿佛昏昏欲睡。

骄阳似火，炙烤着白色尖顶的木板房屋。每户人家的窗户几乎全都紧闭着，在大街小巷很难看到人们的身影。忽然间，主街上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有人吆喝道：“轮船开来啦！”这粗犷的声音，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小镇。

大人、小孩、狗、四轮马车等活跃起来了，从小镇的各个角落涌现出来，三五成群，熙熙攘攘，奔向开始喧闹的码头。

“大密苏里号”火轮船正在靠岸，高耸着的烟囱里冒出滚滚浓烟，船头旗竿上的旗帜迎风飘扬，水手们集合在前甲板上，宛如出征前的士兵，等待着威严的船长发号施令。叮当叮当的钟声响了，转轮全部停住，缆绳紧紧地套在码头的靠墩上。火轮船仿佛是被勇猛的牛仔制服的凶狠的蛮牛，发出一阵蒸汽的嘶叫声，稳稳地停靠在岸边。

上下船的旅客们，争先恐后，乱成一团，打着赤膊的黑奴们使出全身力气，通过拥挤的人群，搬运着沉重的货物。紧张嘈杂的气氛，有时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可是，对于吐温和他的小伙伴们，这里却好像是过节似的，他们欢呼着，雀跃着，寻觅着令人快乐的事物。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顽皮孩子约翰扮演着一只火轮船，轻松地一跳一蹦地过来了，“他到了近处的时候，就放慢了脚步，朝街道的中间走去，忽然，他的身体往右侧倾斜过来，使足了劲叫‘船头’停住，这些动作做得多么神气，多么认真啊。要知道他扮演的正是‘大密苏里号’哩，他想象着自己是吃水 9 英尺的大轮船，他还扮着轮船、船长和指挥轮机的铃铛，这样一来，他只好想象他自己站在自己的‘顶层甲板’上发出口令，同时还要他自己执行这些口令”。

这时候，吐温在干什么呢？今天他可算倒了霉，母亲惩罚他刷自家的木板围墙。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上午吐温和流浪儿汤姆，兴高采烈地跑到大河边，脱光衣服，跳进冰凉的水里，尽情地嬉水畅游。上岸后，他俩用别针做的鱼钩钓鱼，总算钓上了一条小鱼，放入旧水桶里，点燃起篝火，好不容易才把鱼煮熟，不过，这实在填不饱肚子，吐温饿得有点发慌，看来，他只得兴致未尽地赶回家去。

吐温仔细地穿衣服，用预先插在上衣翻领背面的针线，小心翼翼地把衬衫领子缝好，然后，他将自己头上晒干的卷发尽量抚平，丝毫不露出头发被河水浸湿过的痕迹。吐温已经有 9 次被人从水中救出来，母亲

将大河划为头等禁区，绝对禁止他下河游泳。

吐温回到家里后，母亲第一桩事就是检查他的衬衫，领子还是被缝得牢牢的，尽管吐温整个上午在外面玩耍，总算没有犯禁，她长长地舒了口气。可是，一直呆在家里看书的弟弟亨利，文静诚实，他提醒母亲注意她缝领子时使用的是白线，而吐温却是用黑线缝的，弄巧成拙，欲盖弥彰，吐温的诡计被弟弟戳穿了。

在母亲的严词呵斥下，吐温只得快快不乐地拿起长柄刷子，提着一桶白灰浆，独自在高过头顶的 30 码长的木板围墙旁，进行强制性的劳动。

当约翰正扮演着“大密苏里号”，洋洋得意地走过来时，吐温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模样，连瞧也不瞧那只全靠一张嘴扮演的轮船。他认真地用蘸上灰浆的刷子涂抹围墙，不时地仔细打量着自己的得意劳作，好像是一位画家在欣赏自己的生花妙笔似的。

吐温的这些举动做得特别细致，约翰不由得看入了迷，连放在嘴里的苹果也觉得越嚼越不是滋味。

吐温卖弄地告诉约翰，刷围墙是十分讲究的高超手艺，一般人都没有能力干好这事。约翰再三恳求让他试试看。双方协商的结果，是约翰用苹果换取吐温手中的长柄刷子。约翰感到无上荣耀，兴奋极了，拼命地刷起墙来，而吐温却坐在阴凉的地方吃着苹果。

小镇上的男孩子们，陆陆续续地从木板围墙路过，正准备去尽情享受星期六的休假，比如，到河边沙滩上去翻寻乌龟蛋啦，钻进霍里迪山上的森林里去捉迷藏啦，跳入密西西比河游泳啦……可是，奇怪得很，他们都一一落入吐温精心设计的圈套里，像约翰一样地争着刷围墙，还要为此付出一定的报酬——送给吐温一些小礼物。

不到两个钟头，吐温的灰浆全部用完，围墙被孩子们刷了三层白灰浆，他还收到了同伴们的不少礼物：破旧的口琴，用芦苇管做的大炮，独眼的小猫，蓝玻璃瓶片，房门的铜把手，死老鼠，石弹丸，刀把儿，柑子皮等。

简·克里曼斯检查被刷得白白的木板围墙后，既感到惊讶，又觉得歉疚，她从内心深处赞叹吐温的出色劳动，于是，她特意挑了一个最好的苹果给吐温以资奖励，还允许他再出去玩耍。母亲刚一转身，吐温就用土块朝亨利扔去，惩罚弟弟多嘴卖乖。

熟悉马克·吐温作品的读者，对于这类情景并不陌生。不错，马克·吐温在 40 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无限深情地描绘了自己的童年生活。

显然，汤姆·索亚的百折不挠的毅力，对自由的憧憬，丰富的想象力，自发的民主主义思想，渴望生气勃勃的生活，迷信护身符咒，童年的梦想与遭遇，这些都体现出马克·吐温的某些性格特征。

然而，《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圣彼得堡，毕竟不是密苏里州的汉尼巴尔镇。倘若追根溯源，波莉阿姨与马克·吐温的父母的生活经历和性格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汤姆·索亚的形象显然不是自传性质的。

3 马克·吐温和小伙伴

马克·吐温不仅将童年生活的一些趣事写进了《汤姆·索亚历险记》，而且连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也是取自汉尼巴尔镇上的流浪儿汤姆。

汤姆·堡南肯希波比吐温大4岁，他们家没有房子，就住在离克里曼斯家不远的一间牲口棚里。老堡南肯希波好酒贪杯，有时出外做零工，即使挣了几个钱，也花得精光。他家有8个孩子，都没有上学，也从来不去教堂。他们是全镇最穷的人。

汤姆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成天在镇上蹓跶，经常去森林、田野、大山和河边玩耍。他是镇上没人理睬的流浪儿，大人们都不许自己的小孩跟他接近，但吐温把他当作要好的朋友。汤姆聪明机智勇敢，待人和气。

在吐温的眼里，汤姆是最自由自在的人，他还懂得吐温和其他孩子不知道的许多自然界知识，这是在学校里从来学不到的。在野外玩耍时，汤姆能钓到令人垂涎的大鲑鱼，采集很多甜酸可口的草莓，有时甚至正在打洞做窝的野兔都逃不出他的手掌。

威尔·鲍恩和约翰·布里格斯也是马克·吐温童年时代的好伙伴。他们经常逃学，对主日学校的忧郁沉闷的生活感到厌倦，教师总是随心所欲地用树枝条抽打他们。

跟随大人们到教堂去做礼拜，听牧师冗长乏味的布道，对于天性好动的吐温这些顽皮孩子来说，简直是活受罪。在笼罩着肃穆气氛的教堂里，他们很不自在，如坐针毡。有时趁牧师不注意时，他们就做出各种小动作，相互偷偷地用别针戳屁股，揪头发，看到遭到袭击的同伴的狼狈样子，忍不住低声窃笑。

每当在教堂里所有的人起立唱圣歌时，男人的洪亮嗓音，女人的伤感声调，还有低沉凄凉的音乐，往往使孩子们受到感染，沉浸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宗教气氛中。这时候，吐温、威尔、约翰都跟着唱，但几乎没有一次跟得上合唱的节拍，有时甚至口中念念有词，乱哼一通。

教堂里的祈祷室，是神圣庄严的场所，也是虔诚的人们向上帝忏悔的地方。有一次吐温和威尔竟然躲在里面玩纸牌，还有一副牌塞进牧师的长袍的衣袖里，几天后当牧师为信徒们施行洗礼时，纸牌忽然掉落出来，好像在玩魔术似的，弄得牧师尴尬极了。

孩子们最神往的不是牧师和长辈们描绘的子虚乌有的所谓天堂，而是生机盎然美丽如画的高山、河流、森林和原野。

多么晴朗的日子，呆坐在主日学校的教室里是何等的枯燥单调。吐温、威尔和约翰逃学好几天了，这天上午就跟流浪儿汤姆爬上霍里迪山。汤姆既不上学又不进教堂，这是最使孩子们羡慕的。

他们4人在山上齐心协力挖掘“工事”，还准备建造“古城堡”，他们平日在镇上扮演传说中的中古侠盗罗宾汉，只用玩具剑格斗，总觉得实在不过瘾。

他们把一块巨石的底部的土掏空，掀动起来，又使劲地将它推到山顶的边缘上，再往下一推，只听见轰然一声巨响，宛如山崩地裂，这块巨大的岩石呼啸而下，惊得野兔逃窜，林鸟乱飞；碾得山坡上的花草灌木稀碎，小树枝干断裂；撞得石头和土块四处纷飞，满山遍地皆是。仿

佛是一颗重磅炸弹，巨大的岩石落到山脚旁的一家铁匠铺的破旧的木头房子上，将铁匠铺砸出一个大窟窿，吓得几个铁匠夺路而逃。

对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心，喜欢到野外去探险，这是吐温和小伙伴们的赏心乐事。他们领略过成功的喜悦，尝尽了苦头，还汲取过失败的教训，甚至为它付出惨痛的代价。当然，对孩子们的意志，也是严峻的考验与磨炼。

在密西西比河的岸边，有一个神秘的石灰岩溶洞。据老一辈的人们说，是来自圣路易斯的外科医生麦克道尔发现的，因此取名为“麦克道尔洞”。据说，当初医生在洞里藏匿了大量的枪炮弹药，准备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中使用。他还将一个14岁的女孩的尸体搬到洞内，装入密封的大玻璃缸里，用酒精泡着，这真是骇人听闻。

不过，凡是到过洞里的人，谁也没有看到过枪炮弹药和女孩尸体，只发现那里栖息着无数的蝙蝠，它们一见光亮就四处乱飞，甚至朝着人的头部猛扑过来。

溶洞里有许多通道和深坑，曲曲弯弯，高低不平，简直成了一座地下迷宫。吐温和伙伴们经常在洞里玩“捉强盗”的游戏，对地形和路线比较熟悉，但谁也不敢“单枪匹马”地“孤军”深入。

有一次吐温和小女孩安娜·罗丽·郝金斯壮着胆子，手举着点燃的蜡烛，两人绕过潮湿冰凉的石笋，朝着溶洞的最深处摸索前进，结果迷失了方向，怎么也寻找不到可以返回到洞口的那条通道。他俩手里的一支又一支蜡烛燃完了，只剩下惟一的一点蜡烛头，摇曳着微弱的火光，四周是伸手不见五指的一片漆黑。“我们的蜡烛头就快全部燃完，”正在紧急关头，“看见了远处闪烁的灯光，人们前来搭救，在洞内呼喊着我俩的名字”。马克·吐温晚年时在《自传》里描述了当时的惊险场面。

到密西西比河游水，给孩子们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吐温和小伙伴经常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跳进大河里痛痛快快地游个够。在炎热的夏天里，孩子们躺在沙滩上晒太阳。

吐温为了学会游泳，可付出了不少代价，有好几次他几乎淹死。当了作家后的马克·吐温在写给童年时代的朋友的信中，回忆了他有一次死里逃生的不幸遭遇。

当时吐温站在渡口的木船上，忽然天昏地暗，风暴来了，他的帽子被狂风卷走，他惊惶地往岸上跳，稍不留神跌进密西西比河里。漂流了好几公里才靠岸，那时他已经学会了游水，但爬上岸后还是被水呛得奄奄一息，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了。

全镇的人都聚集在码头上，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河，朝着有人看见过马克·吐温的那些地方，仔细地寻找了个把钟头，毫无踪影，大家都以为这孩子淹死了。于是，居民们按照当地的习俗，开始朝水面放炮，好让尸体浮出来。

吐温大难不死，镇上的居民们和全家人都为他感到庆幸。吐温的两个同伴却没有逃脱厄运，都先后葬身水里。

有一次吐温、威尔、约翰、克林顿等孩子在河边玩耍。他们在一只空船上表演各自的惊险动作。10岁的克林顿在其他孩子的怂恿下，自不量力地跳进深水处，一下子被急流冲得老远。吐温等几个孩子前去搭救，眼睁睁地看着可怜的克林顿的头，在水面上拼命地挣扎了几下，浮出两

三次，就沉下去了。

镇上的人们划着救生艇和渡船，在河里到处搜寻，往水面上放炮，将灌满水银的面包圈丢在河里，这是人们在密西西比河上打捞尸体时的习惯性做法。

后来，总算找到了克林顿的尸体，被水浸泡得面目全非，全身浮肿，真是惨不忍睹。孩子们看了后，个个胆颤心惊，双手抖索不停，吐温、威尔、约翰更是痛苦万分，怀着深深的负罪心理参加了克林顿的葬礼。

牧师用低沉悲怆的语调，呼吁人们要牢记教训，说这个小男孩不服大人人们的管教，十分顽皮，罪孽深重，死了后灵魂也不会得到安息。牧师还声色俱厉地警告在场的听话的孩子们，赶快忏悔吧，现在还来得及啊。

汤姆、威尔、约翰接连几个夜晚，心情都很不平静，恰巧遇上特大的暴风雨，电闪雷鸣，倾盆大雨，这 3 个孩子几乎都在深更半夜惊醒过来，每当闪电划过夜空，他们就仿佛觉得，专爱吹毛求疵的上帝正在严密注视着罪孽深重的人们啊。

简·克里曼斯不赞成丈夫对宗教采取的怀疑态度，当吐温 8 岁时，她加入了长老会，这是英国新教徒中的清教徒派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一名忠实的清教徒，她信仰严酷和爱报复的上帝，她将这种信念灌输给子女，像吐温这样的简直不可救药的顽皮孩子，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家里人经常讲起有罪的大人小孩死后被打入地狱的万般苦楚。

吐温真正开始忏悔了，他决心悔过自新，不再逃学，在教堂里做礼拜时不再用别针戳其他孩子的屁股，不再贪玩惹父母生气……总之，他要像姐姐帕梅拉和弟弟亨利一样，学会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听话的好孩子。

可是，3 个星期后，汉尼巴尔镇上又发生了小孩淹死的不幸事件。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这次淹死的是全镇众所公认的好孩子，主日学校校长最宠爱的学生“小德国佬”。

“小德国佬”是一个有德国人血统的小男孩，学习非常用功，在主日学校里以背诵《圣经》的条文最多而远近闻名，有次在讲台上，他一口气背诵了 3000 多条经文，一字不漏，在镇上传为佳话，居民们交口称赞，把他作为自己孩子的楷模。

这一天放学后，“小德国佬”和其他孩子来到河边游泳。大家在河湾边的浅水区比赛潜水，看谁潜入水底的时间最久。“小德国佬”本来就水性差，但他有一股倔劲，不止是背诵《圣经》，在其他许多方面都不服输，更何况当时受到其他孩子的冷嘲热讽后，决定再比试一番，他一头扎进水底，好长时间都不见浮出河面，岸上的孩子感到事情不妙，马克·吐温见义勇为，马上跳入水中，在浑浊的水里摸索了一阵子，终于触到了“小德国佬”软绵绵的手腕，怎么也拖不动他的身体，原来他陷入水底的一个足足有 12 英尺的窟窿里，被里面的树条挂住了。

全镇最好的孩子，为什么也会受到上帝的惩处呢？那天夜晚，也是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吐温仰望着深不可测的夜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上帝不分青红皂白，无论世人眼中的孩子是否好坏，都随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可怕的惩罚的话，那么，真心诚意的忏悔又有什么用呢？对神圣不可亵渎的上帝，对牧师一本正经的说教，对信徒们的虔诚的祈祷和忏

悔，马克·吐温开始感到疑惑。

八九岁的吐温，经常看见人们赶猪去屠宰场，当时还没有铺设街道通往那里，遍地垃圾，恶臭熏天。镇上流行瘴疔，瘴气来自屠宰场一带，还有别尔克利克小河。吐温和小伙伴们喜欢在河里游泳。河水污染严重，是引起类似“疟疾”的一种怪病的根源。有一年夏天，几乎全镇的居民都患上了这种病。

后来，镇上又有过一次流行性麻疹，一天之内就死了7个孩子。威尔·鲍恩也染上了麻疹。吐温有次去找他玩耍，只见同伴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吐温回家后不久也病倒了。

简·克里曼斯采取民间简易疗法给吐温治病。早晨，她把吐温带到浴室里，用凉水淋得他全身透湿，再用毛巾用劲擦身，把吐温浑身皮肤擦得通红，又用厚实的毛毯被子将他裹得紧紧的，弄得吐温直冒汗，据说这样可以把体内的各种病毒统统排出来。

她使用的药物是祖传的土方，甚至还有巫医使用的一些稀奇古怪的药品。蓖麻油、甘汞、大黄、蜜糖等，都是克里曼斯一家的常备药物。不过，这次对吐温似乎都全无效用，弟弟亨利也染上了病，急得简·克里曼斯手忙脚乱，很可能还是约翰·克里曼斯随身携带的万灵药片起了作用，吐温和亨利总算恢复了健康。

4 在约翰·夸尔斯农庄上

初夏的一天，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克里曼斯法官的木板房屋前，响起了马车的辘辘声，随着一声鞭响和吆喝声，车子停住了，下来一位英俊少年，他就是吐温的表哥詹姆斯。

詹姆斯是约翰·夸尔斯姨父的大儿子，他们兄弟姐妹共有 8 人，1848 年全家男女老幼，其中有吐温的外祖父本杰明·兰伯特爷爷，放弃了田纳西州的房屋和土地，长途跋涉，历经艰难险阻，迁移到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村，第二年约翰·克里曼斯一家也跟踪而来。当初夸尔斯和克里曼斯两人合伙经营杂货铺。当马克·吐温 4 岁时，克里曼斯法官全家搬迁到 30 多英里外的汉尼巴尔镇。这些年来，两家之间往来一直密切，特别是马克·吐温，每年夏天都要在夸尔斯姨父的农庄上度过一两个月，有时在其他季节里也去那里作客。

约翰姨父身材魁梧，和蔼可亲，他的言谈举止有时显得滑稽幽默，是个热情乐观的拓荒者。他刚一来到西部地区，就对四周茂密的原始森林，肥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丰富的矿产资源充满着美丽的憧憬。他开设杂货铺，惨淡经营，省吃俭用，几年的功夫就在离佛罗里达村 2 英里的地方购买了 500 英亩土地，建立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农庄。这里也是马克·吐温童年时代的一块乐园。

詹姆斯表哥，如同许多西部拓荒者的下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雄心勃勃，心里充满着无数美妙绝伦的开发规划和建设蓝图。他这次自告奋勇，到处游说当地的官员和商人，争取他们投资开凿流经佛罗里达村的浅水的小盐河，只要将它建成一条轮船可以通航的运河，汇入 85 英里外的密西西比河，那么，按照詹姆斯的设想，用不了两三年的光景，佛罗里达村就会发展成繁华似锦的城市。

对詹姆斯表哥每次来访时夸夸其谈的宏图伟业，马克·吐温似乎不感兴趣，最使他欣喜万分的是，又可以乘坐詹姆斯表哥的马车到农庄上去度过夏天。

吐温兴高采烈地坐上马车，沿着尘土飞扬的乡村道路，来到约翰姨父的农庄的一处草场上，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的一座黄褐色的大院里，周围的翠绿的草地有 2 英亩，围着长长的木头栅栏。约翰姨父、帕翠姨妈，表兄弟姐妹，还有左奔右窜的十几条狗，全都从院子里出来迎接这位小客人。

帕翠姨妈像她姐姐简·克里曼斯一样，十分疼爱小外甥吐温，把他搂在怀里，全身上下打量个够。表哥表姐们看到增添了一起游玩的伙伴，高兴得乱蹦乱跳，只有年龄最小的表弟表妹，紧紧地依偎在自己母亲的身旁，腼腆地瞧着马克·吐温，对他前来作客时特意穿着的节日盛装，流露出惊羨的神情。

在姨父的农庄上物产丰富，各式各样的乡村食品应有尽有，美味可口，这是汉尼巴尔镇上的居民们难得享受到的。每当吐温和约翰·夸尔斯一家人就餐时，放在过道上的木板桌上，总是摆满了碗碟，里面装着烤鸡、猪肉、火鸡、鸭、鹅、鲜鹿肉、沙鸡、家兔、松软的圆面包、油煎饼、热气腾腾的馅饼、玉米饼、鲜西红柿、白薯、酸牛奶酪、甜瓜……简直成了农庄里农产品和猎获的野味的展览柜台。吐温总是吃得饱饱

的，每次从农庄回到汉尼巴尔镇，全家人和左邻右舍都说他健壮如小犍牛，体重增加了许多。

离农场不远有一座森林，那里栖息着各种飞禽走兽。吐温和其他孩子，夜晚跟随大人们去狩猎，捕获貉和鼯鼠，追踪狡猾的狐狸，赶得野鸡无处藏身。

对于吐温来说，具有吸引力的不仅是狩猎，而且周围许多各种各样的动物，活蹦乱跳，鸣叫喧闹，组成多么悦耳的大自然的交响曲，使他感到欢欣鼓舞，陶醉在大自然的天籁之中。

在农庄上到处有奶牛、马、鸡、狗和猫。黄颌蛇甚至爬到大路上晒太阳。顽皮的孩子们对蝙蝠特别感兴趣，有时甚至将它们偷偷地塞进帕翠姨妈的针线篮子里。除了蛇之外，帕翠姨妈几乎跟什么动物都能相安无事，她允许吐温捕捉各种野生小动物，青蛙、松鼠、雏鸟、蜜蜂、蝴蝶、昆虫等等，将它们带回自己家中。

有一年夏末秋初，当吐温从约翰姨夫农庄回到家里，母亲去掏他的口袋时，哎呀，吓了一大跳，她摸到了一只蝙蝠！她脸上的慌乱神情，在吐温看来显得滑稽可笑。

简·克里曼斯是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热爱自由，珍惜生命，对各种小动物也充满着爱，邻居们说她“连只苍蝇都不肯伤害”，这并非夸大其词。克里曼斯一家养了19只猫，孩子们给每只猫都取了名字，简·克里曼斯总是精心喂养它们，可是实在记不清这些五花八门的猫名，便将它们通通叫做“咪咪”。她从来不允许吐温他们在笼子里关养其他的动物。

吐温从小就受到母亲的仁慈性格的影响，同样喜爱动物。后来他在《神秘的陌生人》这部作品里，这样深情地写道：“动物一点也不使他讨厌，只会给他带来快乐。他与动物打交道时，经常体验到这种感情。”马克·吐温描述主人公的这段文字，看来，正是出自作家本人心灵深处的真情实感的自然表露。

在约翰姨夫的农庄上，10岁的吐温喜欢体验狩猎中的紧张激动的情景。夜幕降临了，大人小孩蹑手蹑脚地穿过树林和林间小径，守候、搜寻和追踪猎物，四周充满着神秘的气氛，连猎狗也屏声静息，突然间，猎人一声呼唤，狗群吠叫着，奔跑着，森林里一片喧哗，夹杂着震耳的枪声。吐温十分喜爱动物，每次他都希望看到被追逐的动物能够死里逃生，如果猎人们空手而归，倒使吐温感到心情轻松和愉快。

从小就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里，尽情欣赏美不胜收的西部原野风光，大大地丰富了未来的伟大作家的感情，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马克·吐温永远忘不了童年时代在约翰·夸尔斯农庄上度过的日日夜夜。

马克·吐温晚年时，满怀激情地回忆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图画。在他的笔端下出现了一首首歌颂故乡的森林和原野的诗篇。

马克·吐温讴歌自然的艺术天才和风格，与美国伟大的诗人惠特曼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俩都是用文字描绘美国自然风光的艺术大师。

马克·吐温写道：

我怀念森林里万籁俱寂、黎明降临时的庄穆气氛，泥土的气息，森林里花草散

发出淡淡的清香，被雨水沐浴过的树叶闪闪烁烁，风吹动树叶，雨水发出一阵阵滴嗒声。野兽在草丛间出没，野鸡发出一声声求偶交配的鸣叫，远处传来啄木鸟的啄木声……

我怀念宽阔的原野，它特有的沉寂与宁静。巨大的鹞鹰仿佛纹丝不动地悬挂在空中，它展开宽阔的翅膀，衬托出蔚蓝色的天空。

我看见紫红色的橡树，金黄色的胡桃树和黄栌，它们给森林和原野披上了秋装，宛如燃烧着一团团深红色的火焰。我听见脚底下的落叶簌簌作响，我看见缠绕在小树丛中的野葡萄，我记得它的味道和馨香，我还熟悉森林里的胡桃核、灌木悬钩子果和柿子的味道。我觉得，忽然刮来一阵大风，吹得胡桃核像雨点似的落在我的头上……我熟悉槭树的汁液的味道……

可以说，这些都是吐温在约翰姨父农庄上的亲身体验与感受的真实写照。在那里最令吐温难以忘怀的，还有善良可爱的黑奴们。

约翰·夸尔斯有 20 名黑奴，他认为蓄奴制无可非议，但从来不虚待黑奴。吐温和表兄弟们都喜欢到附近的老黑奴那里去玩耍。她已经白发苍苍，脸上刻满皱纹，嘴唇枯萎干瘪，瘦骨嶙峋，长期卧床不起，谁也说不准她的真实年龄。有人信口雌黄，传说她活了 1000 岁，曾经跟《圣经》故事里的犹太人首领摩西谈过话，还有人说，这位黑人老太婆头顶上的秃斑，就是她看见埃及法老被洪水淹死时吓出来的。

老黑奴经常给孩子们讲民间故事。当她讲到妖巫时，吐温他们听入了神，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发愣。她也好像感到妖巫就在周围似的，赶紧把自己的白发扎成一小络，说是这样可以逃脱妖巫的魔法。孩子们对她格外敬畏，相信她会“驱妖除邪”。

吐温在农庄上最好的黑人朋友是丹尼尔大叔，一个中年黑奴。他忠厚、热情和正直，经常跟吐温谈天说地，尽管他不会读书写字，但知识渊博，能够令人满意地解答孩子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夏日的夜晚，吐温和表兄弟姐妹们，还有黑人小孩，都聚集在丹尼尔大叔的木头小屋里，听他讲有趣的民间传说和神话。

吐温最喜欢听丹尼尔大叔讲《金手臂》的故事，当情节发展到高潮时，他总爱用悲伤的声调问道：“我的金手臂在哪儿呀？”忽然，他一把抓住听得入迷的一个孩子的手，大声地喊道：“你弄到手了！”这时，吐温他们仿佛一下子从丹尼尔大叔创造的意境中醒悟过来，都瞪大着眼睛望着这位慈祥的黑人，深深地为他讲述的故事所感染。

农庄上的黑奴们都喜欢唱歌。马克·吐温总是跟着他们一起哼唱。这些黑人歌曲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在马克·吐温的漫长的人生岁月中，不管在哪里，只要听到从小就熟悉的黑人歌曲，他的心情就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马克·吐温的一个女儿曾经说过，当她父亲唱起这些黑人歌曲时，就好像是整个心灵都在哀叹，在诉说着黑人们的苦难生活。

马克·吐温认为，他是在约翰姨父的农庄上真正了解并且爱上黑人们的，“这种爱和尊重黑人的心情，经过了 60 年的考验而并不减弱”。在充满着种族歧视和偏见的 19 世纪的美国社会，这是多么崇高的人道主义情操与品格。

5 这里仍然实行蓄奴制

马克·吐温的故乡密苏里州，由于受到“古老”的南部各州的影响，在法律上仍然维护着种植庄园里的残酷的蓄奴制剥削方式。

在新建立的密苏里州是否实行蓄奴制的问题，当时在美国国会引起激烈的斗争。这场斗争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南部各州竭尽全力使密苏里州成为新的蓄奴制地区。首先他们需要新的黑奴市场和种植庄园。其次，在密苏里州能否建立奴隶制，关系到南部能否在华盛顿保持自己的强大的政治势力的问题。

当时南部的人口密度比不上北部，根据人口总数分配国会席位的选举法，南部每个州顶多选出两名议员。当时南北双方的议会人数相等。南方人要想在国会获得多数席位，就必须建立蓄奴制的新州。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 1820 年，才以双方达成妥协法案而告终。这就是著名的“密苏里妥协案”，承认密苏里是蓄奴制的州，同时又建立了一个新的“自由州”——缅因州。

在汉尼巴尔镇，几乎人人都认为蓄奴制是天经地义的，虐待黑奴合理合法，奴隶主的这种行为还受到教会和当时的所谓道德准则的认可。吐温出生成长在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上，仍然存在着蓄奴制。他置身于这种残酷欺压和剥削黑奴的社会环境之中，在他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创伤。

吐温在《自传》里写道，“在学生时代我对蓄奴制并不感到痛恨，我不怀疑它有什么罪恶。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抨击它。当地报纸也不发表反对蓄奴制的言论，牧师在教堂的讲坛上布道时说，上帝赞成蓄奴制，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当时在汉尼巴尔镇上，有七分之一的家庭拥有黑奴。克里曼斯法官家的女黑奴珍妮，跟随他们全家人从田纳西州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她心地善良，勤劳朴实，从早到晚干着家里最脏最重的活，即使累得筋疲力竭，连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她也从不吭声。后来，约翰·克里曼斯负债累累，难以维持全家大小的日常生活，就把珍妮卖给了黑奴贩子毕布，继而又被转卖到南方种植庄园干活。很多年后，年轻的马克·吐温在轮船上遇上了珍妮，她在船上当清洁工，见到吐温后，她“哭泣着，心酸地诉说着自己的悲惨遭遇”。

克里曼斯家里还有一名小黑奴，跟吐温的年龄相差无几。吐温有一天向母亲抱怨，觉得小黑奴桑迪成天高声唱歌，吵闹得很，实在烦人，他还曾经对桑迪发脾气。母亲责备吐温，说道：“你设身处地想想，他小小的年纪就被卖掉了，远离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住在马里兰州，离这里有 1000 英里啊。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妈妈了，多么可怜的孩子！他唱唱歌，是极力消除自己的痛苦和忧愁，他声音的确大了一些，有时也弄得我头昏脑胀的。不过，我还是忍耐着，听他唱歌，要是桑迪不唱歌，成天愁眉苦脸闷声不响，我倒会为他伤心哩。”

母亲的这番话，深深地感动了马克·吐温，使他终生难忘。简·克里曼斯虽然认为蓄奴制是无可指责的，但她对黑奴们总是充满着深厚的同情，从来不打骂黑奴，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她还以惊人的勇气救助和保护正在受到奴隶主追捕的黑奴。

在汉尼巴尔镇的码头上，马克·吐温经常看到黑奴贩子的“货物”——十几个男女黑人被连锁在一起，有时其中还有黑人小孩，正准备用轮船把他们“装运”到密西西比河的下游一带，当作牛马和商品一样地卖给南方的棉花种植庄园主。黑奴们躺在地上，东倒西歪，表情极其悲伤。

吐温 10 岁时，亲眼看见白人工头为一桩小事，竟然用铁块猛击黑奴的头部，“一个钟头后，这名黑奴死了……这实在太惨无人道了……镇上的人都不会主张平白无故地杀人，然而，不用说，谁也不会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感到突然，他们都缄默不语”。

无论在汉尼巴尔镇，还是佛罗里达村，黑奴们都渴望着自由，最害怕被黑奴贩子转卖到“大河下游”去，在南方的棉花种植庄园里黑奴们的命运更加悲惨。吐温经常在村镇上看到张贴的传单，悬赏追捕在逃的黑奴。他有次看见 6 个白人彪形大汉，抓到一名逃跑的黑奴，五花大绑，将他摔倒在一间木棚里。过了不久，黑奴被毒打致死，他临终前痛苦挣扎的模样和呻吟声，长久地留在马克·吐温的记忆里。

按照蓄奴制的观念，黑奴是“私有财产”，可以任凭主人处置和买卖。如果有人窝藏在逃的黑奴，就会被视为“窃贼”，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至于举报或抓住逃跑的黑奴，就可以得奖金。

马克·吐温童年时看到不少正直善良的人，跟他的母亲一样，见义勇为，向饱受苦难的黑奴们伸出援助之手。他的好朋友汤姆的哥哥本森·堡南肯希波，就不声不响地做出了使吐温深为钦佩的“壮举”。

一天傍晚，本森在钓鱼时发现了一名逃跑的黑奴，尽管堡南肯希波一家穷得要命，生活难以糊口，但本森却不为金钱诱惑而出卖黑人。他勇敢地把黑奴藏在沼泽地里，他省吃俭用，偷偷地送食物给黑人吃，还跟他交上了朋友。后来，这名黑奴终究没有逃脱主人和地方当局的不断追捕，跳入河里淹死了。当时，吐温和小伙伴们都知道汤姆的哥哥本森这事，大家都为他严守秘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古往今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马克·吐温的家乡，反抗蓄奴制的人愈来愈多，废奴派的队伍逐渐壮大，他们为高尚的信念英勇奋斗。克里曼斯法官作为当地巡回法庭陪审团的一名委员，在附近的巴尔密拉镇参加对 3 名废奴派的审判，这 3 名白人因设法帮助 5 名黑奴逃亡而被逮捕，结果被判处 12 年监禁。

马克·吐温后来在一篇作品里描述了废奴派加尔第被处死时的情景。加尔第经常帮助黑奴们逃亡。有一次当警察追捕黑奴时，加尔第当场打死了一名警官。

农庄主们从各地赶到刑场观看，有些人只不过是来凑热闹的。他们一边吃着馅饼，一边喝着浓烈的苹果酒。

加尔第虽然被杀害了，但反抗蓄奴制的斗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汉尼巴尔镇四周许多人觉悟过来，积极地支持和参加废奴派的活动，纷纷建立反对蓄奴制的秘密团体。吐温的哥哥欧利恩，后来也成了一位坚定的废奴派。

6 犯罪现象有增无减

汉尼巴尔镇上普通人们的生活，从来谈不上美满幸福，当然，不只是对黑人而言，而且大多数的白人，尤其是那些被人轻蔑地称为“白种废物”的穷苦人家，都是长年累月奔波劳累，始终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

马克·吐温的哥哥欧利恩，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编辑的一张小报上作了这样的报道：“在贫苦的人家里，男女老幼只能共盖一床破烂不堪的被毯。堡南肯希波全家靠乞讨度日。”关于吐温的童年伙伴和近邻汤姆他们一家的贫困状况，在吐温当了作家后写的一篇文章里也有所描述：“堡南肯希波一家，父母是穷光蛋和酒鬼。女儿被别人指控卖淫，但毫无证据。汤姆是年轻善良的偶像崇拜者。本森是一名渔夫。孩子们既不上学，也不进教堂。”

像汤姆·堡南肯希波这类穷困潦倒的白人家庭，在汉尼巴尔镇上还有不少。

镇上的老人们喜欢给孩子讲述海盗的故事。穷凶极恶的海盗们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诸如黑奴贩子毕布、投机商人斯塔特之流的骗子、流氓和恶棍，他们掠夺普通人们的钱财的手段更加残忍，比大海盗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他们不是明杖执火，使刀动枪来谋财害命罢了。

可是，有一次镇上的投机商人也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了老农民斯玛尔。马克·吐温亲眼目睹了这件惨案。

斯玛尔善良、诚实和正直，每逢星期六他都骑着马来镇上赶集，推销他的农产品，同时从店铺里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和工具回农庄。他喜欢喝酒，有时仗着酒劲，高谈阔论，对周围的坏人坏事进行抨击，甚至破口大骂。克里曼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曾经请斯玛尔老头作过证，认为他“比州里任何人都要诚实可靠”。

斯玛尔老头无情地揭露过投机商人阿尔·斯塔特和威廉·奥乌斯里的卑鄙的诈骗和偷窃行径，他们对心直口快的老农民恨之入骨，多次伺机报复。

星期六上午，斯玛尔到镇上来卖牛肉，他和蔼可亲，在镇上广结人缘，大家都跟老头打招呼或聊上几句。斯玛尔和老朋友布朗走到主街上，朝克里曼斯家的木板围墙的对面走来，当时马克·吐温正坐在那里削制一把木剑。

突然，威廉·奥乌斯里出现了，他从斯玛尔老头身后走过来，凶神恶煞一般，只听到他猛喝一声，斯玛尔不由得一怔，刚一扭过头来，相距四步左右的奥乌斯里朝老头连开两枪，斯玛尔摇晃了几下，倒在血泊中。

吐温看得一清二楚，吓呆了，赶紧混进围观的人群中。镇上的医生马上从药房里跑出来，检查斯玛尔的伤口，枪伤靠近心脏，老农民胸前窟窿里的鲜血直往外冒，眼看马上要咽气了，只见一个人挤进人群，找了一本《圣经》，盖在垂死的人的胸口上，斯玛尔老头呼吸更加困难，不一会儿就死了。

9岁的吐温，如同汉尼巴尔镇上的大人们一样，过了很长一段时期，还不由得回想起当时悲惨恐怖的情景，有时夜里他从梦中惊醒过来，觉

得一本沉甸甸的《圣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过了一年后，奥乌斯里才被传讯到法庭受审。由于他有大量金钱和在上层人物中有靠山，这个凶手居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他的同伙们得意忘形，把他从受审讯的邻近镇上的法院里接回来，在汉尼巴尔镇为他摆酒设宴，欢呼喧闹。这更加激起了镇上居民们的满腔愤怒，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奥乌斯里离开了此地，但据有关资料记载，7年后他又大摇大摆地回到汉尼巴尔镇继续搞投机倒把活动。

在马克·吐温的童年时代，汉尼巴尔镇上发生的凶杀案接连不断。成千上万的移民，途经这个拥有大码头的市镇，去更加遥远的西部。

汉尼巴尔镇上的犯罪现象与日俱增。马克·吐温不止一次看到，由于酗酒贪财，使不少移民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变得如同野兽般的凶残。每天有五六艘轮船在汉尼巴尔镇的码头停靠。一些赌棍、小偷、骗子下船后来到了镇里，在当地的“咖啡馆”里专门搜刮缺乏心眼的人的钱财。

镇上有些年轻人，携带左轮手枪，东游西荡，动不动就开枪。有一天，马克·吐温看见哈特家的兄弟俩，一个用膝盖抵住自己叔叔的胸脯，另一个瞄准叔叔开枪，幸而子弹卡壳，不然，他俩的亲叔叔就一命呜呼了。

还有一次，吐温在镇子外面玩耍了一整天，夜晚回到父亲的法律事务所，在月色朦胧中，看见地板上躺着一具尸体，被害者的胸口上有深深的伤痕，尸体是从街上抬来的。

马克·吐温在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曾经看见一个叫林德尔的人，跟几个同伙闯进一户人家去行凶抢劫。房子里只有老太太和她的最小的女儿，为了保护女儿不受污辱，老太太开枪当场击毙了林德尔。还有些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去淘金的青年移民，被喝得酩酊大醉的同伴杀死。这在汉尼巴尔镇上不足为奇。

在密西西比河上，经常有无名尸体，被水冲到岸边。当轮船上有人落水时，船长一般很少停船，若无其事地继续航行，一个人的性命在这里是无足轻重的。

7 父亲含恨离开人世

克里曼斯一家迁居汉尼巴尔镇时，全镇只有近 1000 居民。他们在屠宰场、威士忌酒厂、磨坊、皮革厂、烟草厂、锯木厂、码头、铁匠铺、商店和旅店干活。这些厂坊店铺都坐落在小镇的两条主要街道上。到马克·吐温长到 12 岁左右，镇上的居民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

8 年前，约翰·克里曼斯初来时，对这里的一切充满信心，他认为汉尼巴尔镇不像佛罗里达村那样处于不通航的小盐河边，而是正坐落在密西西比河畔，航运四通八达。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所有航线上行驶的轮船，都要在汉尼巴尔镇停靠，当地人们都把它视为密苏里州的重要集镇之一。

约翰·克里曼斯准备大干一场，在这里开创新局面，做出一番辉煌事业。

岁月匆匆，几多风雨几多愁，克里曼斯法官竭尽全力，艰苦奋斗，可是，轮船、驳船和木排川流不息的密西西比河，看来也无助于他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

约翰·克里曼斯把在佛罗里达的家产，全部变卖给投机商人阿拉·斯塔特，又购买这人在汉尼巴尔镇的几间木板房屋，结果受骗上当，吃了大亏。他在镇上开设小杂货铺，由于缺乏经营头脑，经常亏本，为了贩进货物，他不得不靠借债应付。

克里曼斯法官最大的弱点，就是交游不慎，轻易相信别人。这在当时尔虞我诈的社会上肯定是要吃亏的。阿拉·斯塔特花言巧语诱劝法官为他的几千元的借据作保，忽然间，诡计多端的斯塔特宣布破产，把所有债务一古脑儿转嫁到约翰·克里曼斯身上，法官被迫变卖家产为他偿还债务。

几年后，卑鄙龌龊的阿拉·斯塔特成了拥有 700 块地皮的阔佬，克里曼斯法官的家境却每况愈下，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法官为全家人的生计到处奔波，历尽坎坷，但是到头来仍然无所作为。

约翰·克里曼斯在外地寻找工作时，有次在给妻子简·克里曼斯的信中，流露出自己非常苦恼的情绪，他写道：“春来到了，我真不知道究竟能否找到什么事情做，第一，我多么希望能够有项工作。第二，但愿我的劳动能获得报酬。”吐温的哥哥欧利恩后来回忆道，那次他看到父亲回家后愁眉苦脸，十分沮丧，当母亲埋怨他时，父亲叹息道：“我总不能去挖土垦荒吧。”

约翰·克里曼斯搬迁到汉尼巴尔镇后不久，曾经担任过一段时期的治安推事，他的法律事务所设在一间木板房子里，房屋年久失修，破损严重。克里曼斯法官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作风正派，十分廉洁。他在镇上享有较高的威望，但个人的收入却相当低。

克里曼斯法官在一生的最后岁月里，一直在跟镇上心狠手辣的黑奴贩子威廉·毕布打官司。

毕布欠了克里曼斯 500 元账，5 年来，他一直赖账不还，尽管他贩卖黑奴，昧着良心赚了大量的钱。约翰·克里曼斯向巡回法庭上诉，审判结果只是强制拍卖毕布的一名 9 岁的女黑奴、几袋盐和几只洋铁桶，这些都抵消不了多少债务。

毕布采取报复手段，从克里曼斯的一名债主手中接过来一张账单，这是法官赊购食品时所欠的 290 多元的一笔帐。于是，毕布以此帐单向法庭起诉，打赢了官司，巡回庭判决拍卖克里曼斯的财产抵债，可是他已经穷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卖了。

当时约翰·克里曼斯正在申请竞选县巡回法庭的书记员，他受到当地绝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得票数大大地超过其他 6 名竞选对手。他一旦当选这个职务，虽然薪俸不算高，但是足以维持全家生计，摆脱当前困境。

1847 年 3 月的一天，约翰·克里曼斯骑马去 11 英里外的巴尔米拉镇的巡回法庭，继续跟威廉·毕布打官司。在回家途中，风雪交加，他冻得浑身颤抖，胸膜发炎，没过几天转为肺炎。镇上的医生竭尽全力为他治疗，病情始终不见好转，高烧持续 14 日不退。

马克·吐温和母亲、哥哥欧利恩、姐姐帕梅拉和弟弟亨利心急如焚，日日夜夜轮流守护在病榻旁边，细心照料生命垂危的父亲。

在一个阴暗寒冷的日子里，49 岁的克里曼斯法官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招呼他最喜爱的女儿帕梅拉靠近自己，他无限深情地吻了吻她的脖子，轻轻地说了一句：“让我死去吧。”

约翰·克里曼斯就这样含恨地离开了人世间，当时马克·吐温年仅 11 岁零 4 个月。

马克·吐温的父亲逝世后，全家人的生活更无保障。他们在汉尼巴尔镇的财产所剩无几，约翰·克里曼斯年轻力壮时在田纳西州购置了大块土地，虽说有 7 万英亩（约合 3 万公顷），但这笔遗产没有给他的孩子们带来丝毫好处。后来，欧利恩几次试图将这一大片“田纳西的土地”拆零拍卖，始终无人问津。

归根结蒂，在田纳西的土地上，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在汉尼巴尔镇定居的 8 年里，克里曼斯一家看到了什么呢？一切令人愤恨，一切又促人清醒，使他们对生活不抱任何幻想。

第二章排字工人

1 迎接现实生活的挑战

约翰·克里曼斯去世后，全家靠帕梅拉教音乐课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在圣路易斯城当排字工的欧利恩，有时也寄点钱回家。

马克·吐温再也交不起学费，只得中途辍学，他12岁就去约瑟夫·耶孟特的印刷所当学徒。耶孟特来自田纳西州的南部，当过新闻记者，他迁移到密苏里州后，最初在巴尔米拉镇主办民主党人的周刊《密苏里信使报》，如今，他又迁居汉尼巴尔镇兼管《新闻报》的编印和发行。

马克·吐温在印刷所里从早到晚都有干不完的活，早晨起床后，就马上给炉子生火，赶到镇上的公共抽水站提水，扫地抹桌椅。印刷报纸时，先要从拆除的旧版中仔细挑选还可使用的铅字，洗涤干净，接着洗刷油墨辊和印版，再在昏黄的蜡烛光下学习人工排版。浓烈刺鼻的油墨气味，使马克·吐温很长一段时期都不适应，夜晚下班后感到头晕眼花，心里作呕。

约瑟夫·耶孟特为人狡诈吝啬，他的老婆更加刻薄。按照当地惯例，如果供给学徒在此期间的衣食住宿，可以不付工钱。但耶孟特把自己丢掉不要的破衣烂裤，塞给马克·吐温。他穿在身上，看样子就跟镇上的流浪儿不相上下。马克·吐温和另一个学徒及两名印刷工，在耶孟特家里几乎餐餐都是喝清水寡汤，吃萝卜白菜，每人的碟子里只有一片薄薄的面包。马克·吐温等4个人，有时实在饿得发慌，就溜到耶孟特家的地窖里偷蔬菜吃。同时，耶孟特还不给学徒床铺，马克·吐温一直睡在印刷间的地板上。

吐温十分想念母亲，很想回家，巴望能吃上一顿饱餐。他的一位外甥，也就是帕梅拉的儿子在回忆录里写道：“舅舅在印刷所感到异常孤单，有一次我们都出外去了，回家时已经很晚，发现舅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看来，吐温在耶孟特印刷所养成了这种睡觉习惯。

马克·吐温在给耶孟特当学徒的两年里，还是尽量挤出时间去道森补习学校听课。父亲在世时，他在汉尼巴尔镇的好几所学校里念过书。全都是私立学校，只有一两名教师，孩子们学的都是一般的基础知识。

无论在哪一所学校里，学生都必须将《圣经》上的条文背得滚瓜烂熟，死记硬背一大堆语法规则，成天念不知所云的课文，内容枯燥无味。难怪上课时，孩子们总是躲着玩铅笔刀、鸟蛋和钓鱼钩之类的小玩意儿，以此消磨时间。

有一次道森看到马克·吐温和威尔·鲍恩全神贯注地玩游戏：在石板上画一条分界线，用别针拨弄着扁虱，双方都将它往对手那边赶。道森最讨厌这类玩意儿，他狠狠地鞭打了他俩一顿。这给马克·吐温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后来他在创作《汤姆·索亚历险记》时，在小说里活灵活现地描绘了相类似的情景。

马克·吐温童年时在学校里尽管顽皮，但仍然学到了不少的书本知识，他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具有惊人的记忆力，曾经获得过全校默写比赛第一名。

在耶孟特的印刷所里，马克·吐温学会了排字、拼版、印刷和校对

稿件，同时养成了认真阅读报纸的习惯，他经常将一张报纸翻来覆去地看，细心揣摩上面刊载的各种文章的遣词造句、写作特点与风格，潜移默化，渐渐培养了他对文字的敏感能力，对写作产生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十三四岁的学徒马克·吐温，在狭窄潮湿的房间里，由于够不上排字盒，只好双脚踩在木箱子上，在他反应灵活敏捷的手里，排印出了当时轰动全镇的许多新闻报道。比如，1847年9月美国军队在查普尔特佩克大获全胜，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宣告结束。1849年的春天，淘金热波及到汉尼巴尔镇，80多位居民驾车扬鞭踏上了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征途；到了夏季，一场灾难性的流行性霍乱又夺去了全镇30多条性命，这使人们感到惶恐不安，又有不少人纷纷加入向更加遥远的西部地区跋涉的新的移民队伍里。

2 在欧利恩的印刷所里

19世纪50年代，美国的报刊业迅速发展，连居民人数只有3000的汉尼巴尔镇，也出版了几种报纸。每张报纸的发行量很少，顶多不过两三百份。纸张和印刷质量一般比较低劣，有的版面印得模糊，看起来相当费劲。报纸的编辑、印刷和发行的全部工作，往往三五个人就可以承担。

欧利恩·克里曼斯主办的《西部联合报》，除了报道时事新闻和发表当地政府的文告之外，为了增加趣味性，供读者消遣，还经常刊载笑话、奇闻轶事、幽默小品等，不用说，其中有些作品是出自马克·吐温的手笔。报纸上还连载过一些长篇小说的片断，既有当时流行的内容贫乏的感伤主义小说，也有大名鼎鼎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和《匹克威克外传》，后者是马克·吐温百读不厌的，他从小就从中汲取许多精神营养。

15岁的马克·吐温在哥哥欧利恩的印刷所身兼数职，他协助编辑《西部联合报》，经常写些轻松愉快的笑话和幽默小品，为报纸打开销路，同时，带领2名学徒和弟弟亨利排字、拼版、印刷和发行报纸。

1851年9月，欧利恩雄心勃勃，以百分之十的利息向一位农庄主借款500元，购买了一台印刷机，接收辉格党人的《新闻报》，把它并入《西部联合报》，使他主办的报纸的发行量，比耶孟特等人的报纸要高出100多份，这在汉尼巴尔镇的小小的报业界，当然算得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欧利恩·克里曼斯始终将宣传自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作为办报宗旨，他真诚地拥护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制度，是克里曼斯家里自觉地反对蓄奴制的第一个人。他一心想把《西部联合报》办成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报纸，争取在密苏里州产生广泛影响。

欧利恩不仅在外貌和言谈举止上，而且他的气质、性格特征和某些政治思想观念，都跟父亲约翰·克里曼斯极为相似。他心地纯洁、诚实、高尚和正直，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不谙世事，缺乏社会经验和组织活动能力，遇事不能深思熟虑，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在竞争激烈、拜金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的美国社会，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的人们都不会“飞黄腾达”的。

当时，欧利恩实际上已经成为克里曼斯一家之长，母亲和弟妹们都

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指望他回到汉尼巴尔镇干出一番事业，使全家人摆脱困境。可是，靠他办的印刷所和《西部联合报》，根本维持不了全家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他自己也负债累累。他曾经慷慨地答应每星期付给马克·吐温3元钱的工资，但始终没有兑现过一次。

马克·吐温很爱自己的哥哥，对他十分关心，总是全力以赴地支持他的事业，但他认为欧利恩实在太窝囊，有时待人处世简直是堂·吉珂德式的行径，或者说，欧利恩与18世纪英国作家菲尔丁和高尔斯密士的笔下的性格古板乖僻的人物不无相似。有时马克·吐温不免对27岁的欧利恩发一通脾气，责怪他没有出息。

这时期，马克·吐温的一些童年时的好朋友都陆续离开了小镇。约翰·布里格斯跟随自己父亲到加利福尼亚州淘金去了，表哥吉姆·夸尔斯也加入到淘金者的行列，并且从此一去不返，下落不明。约翰·夸尔斯姨父的农庄日趋衰败，后来无力支撑就卖给别人了，表哥表姐们都搬迁到外地去独立生活，帕翠姨妈已经去世，马克·吐温也很少去看望约翰姨父，只是跟表妹帕丝保持往来。

马克·吐温在印刷所工作很繁重，全家人的生活仍然相当贫困，但他具有天生的乐观性格和顽强毅力，从来不让忧愁悲伤的情绪占据心间，他总是朝气蓬勃地面对现实，在周围的生活中寻找令人快乐的事物。

在汉尼巴尔镇的青少年们当中，马克·吐温是最活跃的人物。

不管在镇上的学校里，在街道两旁的大木棚下，还是在风景秀丽的田野和树林里，只要是在那里举办舞会或其他娱乐活动，在欢乐的人群中总是能找到马克·吐温的身影。他的舞跳得非常好，在全镇的年轻人当中首屈一指，有时简·克里曼斯看到儿子的出色表演，就仿佛回到了自己在肯塔基州的少女时代。吐温说他的母亲在整个一生中酷爱舞蹈，他从小耳濡目染，在这方面也受到母亲的一定影响。

每当在印刷厂干完活后，马克·吐温喜欢在密西西比河里畅游，仿佛要让滚滚奔流的河水冲洗掉他一天的疲倦，增添他来日继续拼搏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马克·吐温还经常和女朋友罗丽·郝金斯在河畔散步、聊天。他俩小时候在学校里是同班同学，座位紧挨在一排，两人经常在一起玩耍。马克·吐温10岁时，就是跟罗丽·郝金斯一起去麦克道尔洞里探险，迷了路。马克·吐温对罗丽·郝金斯一直怀有好感，后来他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里的主人公，就取了和她同样的姓名。直到马克·吐温逝世前的两年，他在一封信里还写道，他的“第一位恋人”从密苏里州来看望他，“她把自己的孙女——一位年轻姑娘也带来了”，马克·吐温提起的这位老太太，就是罗丽·郝金斯，其时她和马克·吐温都是年过70的老人了。

在马克·吐温快满18岁时，汉尼巴尔镇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使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

1853年1月，一个周末的傍晚，马克·吐温在街上踟蹰，他看到一群小孩子正在捉弄一个酩酊大醉的流浪汉。马克·吐温总是对遭遇不幸的人们充满同情，他走过去把孩子们赶开。流浪汉向他要火柴点燃烟斗，马克·吐温不假思索地给了他一盒火柴，就回家去了。

到了深更半夜，流浪汉精神恍惚，失去理智，他用一把斧头砸开一

家黑人的住房，把房主一家人通通赶走。警察局听到报案后，把流浪汉当场逮捕，关押在河边的拘留所里。

凌晨 3 点钟，教堂钟楼上传来一阵急促响亮的钟声，唤醒了四周的居民们，原来是拘留所失火了。马克·吐温和其他一些人急忙跑去救火，只见拘留所砖砌的牢房里，烈焰腾腾，火舌飞舞。关在里面的流浪汉，神志不清，用火柴点燃了屋内用来铺床的干燥的一堆麦秸，引起了这场火灾。

牢门紧锁，没有钥匙无法打开，马克·吐温使尽全身力气猛撞也无济于事，火势越来越大，烈火熊熊，迅速地吞没了用双手拼命拉扯牢门铁条的流浪汉，等到有人跑到相距很远的警察局取来钥匙，打开牢门后，马克·吐温看到流浪汉在废墟上只剩下一堆烧焦的皮肉和骨骼。

为了这件事情，马克·吐温深感内疚，懊悔不已，他认为自己当时不应该把火柴交给一个喝得烂醉的流浪汉，诚然，他完全料想不到这个流浪汉会犯罪和纵火自焚，但是他总觉得自己在这场惨祸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个月后，有一天马克·吐温翻阅各种外地报纸，打算找些资料写文章，无意之中在圣路易斯城的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介绍在纽约市举行万国博览会的盛况，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新奇的“水晶宫”建筑物前人山人海，每天观看的人数至少有 6000 人。

这真是够吸引人的，马克·吐温已经是成年的小伙子了，他决定去亲眼看看外面的繁华世界。两三天后，他收拾好行装，登上了开往圣路易斯城的一艘轮船。

马克·吐温第一次远离家门，告别了母亲和兄弟，告别了汉尼巴尔镇和在那里土生土长的伙伴们。

3 开始在大城市里独立生活

时逢 3 月，密西西比河上寒气袭人，两岸树林里的冰雪尚未融化，一股凛冽的北风刮来，站在甲板上的马克·吐温直打哆嗦。幸而轮船是朝下游行驶，航速较快，不用多少日子，马克·吐温就一帆风顺地到了圣路易斯城。

两年前，姐姐帕梅拉与邻居威尔·莫费特结了婚，夫妇俩搬迁到圣路易斯城里定居，姐夫代销商品，生意还算不错。马克·吐温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到当地的《晚报》的排字间做临时工，积攒些钱，作为去纽约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旅费。临行时，马克·吐温小心翼翼地将一张 10 元的大钞票，缝在上衣的衬子里，他的口袋里只有 3 元多零钱。

从穷乡僻壤的西部小镇，来到拥有 51 万多人口的东部大都会，四周的一切，真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小伙子马克·吐温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他在纽约参观了万国博览会，观看了在乡镇上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许多新奇的展品。他对问世不久的一种“安全电梯”最感兴趣，人们上下楼时不必再爬楼梯，建筑工人可以依靠这种升降机械，盖起一栋栋高楼大厦。

在举世闻名的大都市的十里长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夜总会的五颜六色的灯光通宵达旦，阔佬们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马克·吐温口袋里的 10 元钞票，在纽约不到几日就花得一干二净。他举目无亲，只得跟成千上万的穷人们一样，忍饥挨饿，满城奔波，寻找活干。他真算幸运，很快就在克利夫街的一家印刷所找到了工作，他住在一英里外的技工集体宿舍里。

后来，马克·吐温又从纽约到费城，先后在《探索报》《大众报》和《北美日报》等报馆当印刷工人，挣了些钱，他甚至想方设法乘坐飞机，到首都华盛顿浏览了一番。

马克·吐温在纽约的好几家大剧院看过戏。剧中扣人心弦的惊险情节和悲壮场面，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令人赞叹的舞台布景和灯光设计，使马克·吐温无比惊奇，他看得如醉如痴。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将自己的感受写信告诉家里人。

在这些大城市里，最吸引马克·吐温的是当地的图书馆。他一下子就迷上了那里浩如烟海的各种书籍，他的绝大部分空闲时间都是在纽约的公共图书馆度过的。

他既喜欢阅读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也爱看内容严肃的历史和哲学著作。

马克·吐温小时候就是美国小说家库柏、英国作家司各特、狄更斯和诗人拜伦的忠实读者，他熟读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和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如今一旦来到大城市的图书馆，马克·吐温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几乎通读了他最喜爱的一些作家的所有作品，他感到这是出生以来最大的一次文化享受，充实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开拓了文学领域的视野，提高了欣赏水平。

马克·吐温对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艺术风格与写作技巧十分赞赏，他很喜欢高尔斯密士的具有强烈讽刺倾向的作品，但对这位英国小说家创作中的宗教色彩浓厚的感伤主义的田园牧歌式的描写不大感兴趣。马克·吐温对狄更斯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高度评价这位伟大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许多长篇小说，从小就爱读它们，毫无疑问，他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另一方面，马克·吐温认为狄更斯的幽默讽刺不够辛辣，缺乏深度，他甚至认为狄更斯 1836 年创作的讽刺小说《匹克威克外传》里，“很难找到真正使人感到诙谐可笑的地方”，看来，马克·吐温的这类评语未免有些偏颇。

马克·吐温在东部城市生活了将近一年，本来，他凭借自己熟练的排字印刷技术，在那里混碗饭吃是不成问题的。但全家人目前的处境究竟如何呢？他很想念母亲和兄弟，于是，决定回家看看。

自从马克·吐温离开汉尼巴尔镇后，欧利恩就好像失去了主心骨，没有了得力助手，他的报纸编印得越来越差，单调乏味，销路受阻，勉强强地支撑着出版几期后，他就把报纸交给农庄主去办，欧利恩借了他的 500 元一直无力偿还。

欧利恩从汉尼巴尔镇来到密西西比河畔的另一个小镇，衣阿华州的马斯卡廷，决定在那里另起炉灶，急需马克·吐温前去帮忙。

马克·吐温坐了 3 天 3 夜的火车，从东部的大城市来到西部小镇马斯卡廷，协助欧利恩创办《马斯卡廷记事周报》，并且取得了这个刊物的一点股权。可是，欧利恩优柔寡断、朝三暮四的老毛病怎么也改不了，

马克·吐温工作了几个星期后，忍无可忍觉得实在跟哥哥在一起办不成事业，他又动身到圣路易斯城去了，继续在该城的《晚报》当排字工，待遇还相当优厚。

过了一段时期，年近 30 岁的欧利恩和一位 19 岁的姑娘结了婚，在另一个小镇基欧卡克成家立业，借款买下了一个印刷所，同时，把母亲和弟弟亨利接来同住在一起。基欧卡克镇坐落在汉尼巴尔镇以北 50 英里的密西西比河畔。

这时，马克·吐温接连收到欧利恩写来的好几封信，言辞非常恳切，无论如何要他赶紧回家帮助打开印刷厂的局面，出自对家庭的高度责任感和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马克·吐温无可推脱，他只好辞去了在圣路易斯城《晚报》的工作，风尘仆仆地来到基欧卡克镇，和弟弟亨利一起在欧利恩新开办的印刷所工作。

白天，马克·吐温在印刷所有干不完的活，许多事情都离不开他，只有到了晚上，他才有空闲时间跟朋友聊聊天，或者看看书。

他阅读的范围愈来愈广泛，有时几乎只要是能找到手里的书，他都要读一读。他知道自己没有机会进学校念书，博览群书，开卷有益，这是他获取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

1856 年一个夏天的夜晚，气候闷热，连密西西比河上的空气都仿佛凝结了似的，没有一丝风吹来。马克·吐温坐在床上，兴奋地朗读一位亚马孙河探险家的游记，把弟弟亨利的睡意都驱散了。

南美洲的亚马孙河，河面宽阔，水深莫测，比密西西比河还大，那里到处是热带原始森林，动植物种类繁多，矿产资源丰富，当时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开发，只有过着原始部落生活的印第安人出没其间。

游记的作者是美国海军上尉威廉·路易斯·赫恩顿，他从 1851 年 5 月到 1852 年 5 月，越过秘鲁的安第斯山和巴西的赤道地带，对亚马孙河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探险考察，用生动有趣的文笔，描绘了他亲眼看到的一切令人神往的景象和事物，深深地打动了马克·吐温的心。

赫恩顿的这本书，使马克·吐温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马上跟亨利商议，决定不远万里，到亚马孙河去干一番冒险的事业，成为开发那块神秘富饶的土地的一名先驱者。

弟弟亨利听了他的远大抱负后，目瞪口呆，认为马克·吐温是读书入迷，有些走火入魔了。不过，他只是提醒吐温，这可需要筹措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啊。欧利恩的印刷所一直生意萧条，门庭冷落，他仍然没有付给马克·吐温一文工钱。

11 月的一天，正值初冬季节，寒风刺骨，马克·吐温在基欧卡克镇的街上散步，忽然，几张纸片随风飘舞，有一张被房屋的墙壁挡了一下，恰巧落在他的脚下，他无意之中顺手拾起一瞧，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是一张面值 50 元的钞票！马克·吐温当即贴出了招领启事，一连等了 4 天都无人过问。看来，也许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吧，这正好可以用做去亚马孙河探险的旅费。

马克·吐温劝说亨利跟他结伴同行，亨利从小诚实听话，长大后做事一直谨小慎微，他担心母亲不会同意而婉言拒绝了马克·吐温的这一建议。

在童年时代马克·吐温就喜欢探险，他始终富有开拓进取精神，即

使没有人做伴，他也决心单枪匹马去干。

为了尽量多凑些钱，他离开基欧卡克镇，来到辛辛那提城，在莱特父子公司的印刷所干了5个月活，省吃俭用，将工钱尽量积蓄下来。

到了第二年4月，马克·吐温花16元钱购买了前往新奥尔良的船票，乘坐“保尔·琼斯号”轮船，沿着俄亥俄河顺流而下，揭开了去遥远的亚马孙河探险和开发的宏伟规划的第一页。

第三章理想职业

1 在轮船上当学徒

“保尔·琼斯号”是一艘破旧的轮船，航速相当缓慢，在从辛辛那提到新奥尔良的 1500 英里的航程中，它行驶了 2 个星期，好像是年迈体衰的老人，步履艰难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似的。

在漫长的旅途中，马克·吐温经常来到甲板上，跟水手们和乘客聊天，听他们讲述迈克·芬克和克劳克特的传奇故事，还有些民间幽默故事是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在甲板上休息真是一种享受。马克·吐温觉得，度过阴沉沉的寒冷的冬天后，现在站在甲板上，沐浴着初春的暖洋洋的阳光，眺望沿岸群山峻岭森林田野的秀丽景色，或者打量着仿佛时时都在微笑的河面，这是多么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啊。

马克·吐温喜欢观察领航员在驾驶室里工作的情景，有时他想方设法进去，跟领航员攀谈，说笑话。有一位名叫贺拉斯·毕克斯比的领航员，约莫 35 岁，精通领航业务，堪称密西西比河上的第一流航道专家，没用多少日子，马克·吐温就跟他混熟了，贺拉斯·毕克斯比甚至还破例让马克·吐温这位乘客，站在高高的驾驶室里，在他的指导下试试操纵舵轮的感受。

“保尔·琼斯号”总算平安抵达新奥尔良，马克·吐温下船后，到处打听开往亚马孙河的帕拉港口的轮船，好几天都得不到确实的消息。他的口袋里只剩下 10 元钱，探险的信心似乎在逐日减退。

看来，半年前他构思的去亚马孙河探险与开发的宏伟规划，就好像是酝酿已久的一部书稿，刚刚揭开第一页，还没有来得及写上几行文字，没料到由于某种原因就只好搁笔，以后再也无法写下来。

其实，世界上只有开头没有结尾的大小计划多得很哩，难怪人们总是习惯地用小孩子吹肥皂泡来比喻那些迅速幻灭的理想和愿望。

马克·吐温并不为放弃亚马孙河之行而悲观，在他的心头又升腾起新的希望：当一名领航员。

记得小时候，他和伙伴们就最羡慕船长和领航员的职业，9 岁那年他偷偷地溜到停靠在码头的轮船上，钻进驾驶室，正踮起脚尖去摸舵轮时，马上被威风凛凛的领航员驱赶回岸上。

童年时马克·吐温就听说轮船上只有领航员的地位最高。领航员指引轮船在变幻无常的河道上航行，他们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特别是轮船遇到急流险滩暗礁时，一切都要听从领航员的指挥调度，甚至有时船长也无权干预。即使在船长看来，轮船将有毁灭沉落的危险，但领航员胸有成竹，勇敢地引导轮船继续前进，决不改变既定航向。他们的非凡的胆略和毅力，丝毫不比探险家们逊色。

领航员的生活很有保障。在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劳动者阶层中占有特殊地位。他们跟工厂里的一般工人的收入相差悬殊，领航员每月薪资 150 元至 250 元，即使技术最熟练的排字工也望尘莫及。当时有大批的年轻人去遥远的西部淘金。淘金者完全怀着侥幸心理，只要碰不上好运就得忍饥挨饿受尽折磨。可是，领航员总是按时领取固定的薪资。领

航员生活条件舒适，工作饶有兴味，甚至富有某种魅力。

马克·吐温永远忘不了父亲的悲惨命运，他眼看哥哥欧利恩正在重蹈父亲的覆辙，他再不打算回到欧利恩的印刷所里去。只要当上领航员，马克·吐温的生活景况就会有较大的改善，他的不少愿望可以付诸实现。

马克·吐温回到“保尔·琼斯号”轮船上，恳求领航员贺拉斯·毕克斯比收留他做学徒。贺拉斯·毕克斯比一口拒绝，因为带徒弟是很麻烦的事情，无利可图，说不定今后还多了一个竞争对手，“教会徒弟，挤走师傅”的现象并不罕见。

马克·吐温不能丧失这种难逢的机遇，他整整3天不离贺拉斯·毕克斯比的身边，纠缠不休，这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外表威严显得有些暴躁，但内心仁慈心肠较软，再说，通过跟马克·吐温在这些日子里的接触，他发现这个乡下小伙子品行端正，勤奋好学，既不贪杯也不好赌，后来，终于同意收下这个徒弟，按照当时的惯例，学徒必须交纳500元学费。

马克·吐温乘坐“保尔·琼斯号”轮船返回圣路易斯城，向姐夫威尔·莫菲特借了100元钱交给贺拉斯·毕克斯比，其余的400元待学成出师后再补交。这样，马克·吐温如愿以偿，开始了他的领航员学徒生活。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领航员，就非得经过刻苦的学习和艰难的磨炼不可，比当排字工学徒要复杂辛苦得多。马克·吐温在“保尔·琼斯号”轮船的驾驶室里，跟随贺拉斯·毕克斯比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就感触很深。

领航员必须十分熟悉密西西比河的所有急流险滩和水底情况，甚至连被河水掩盖的树杈也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在漆黑的夜晚，领航员更需要对河道的一切了如指掌。即使月色溶溶，但远处的景物朦朦胧胧，若隐若现宛如海市蜃楼，反而容易受骗上当。

要记住，密西西比河永远是变幻无常神奇难测的。昨日的沙洲浅滩，今日变成一片汪洋。有时洪水泛滥一泻千里，原来的航线转眼间大大缩短。

当领航员要具有惊人的记忆力，随时准备承担风险。马克·吐温没有想到，领航员竟然需要博闻强记包罗万象的知识，真是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他们不但要极为准确地记住河道的全长，而且要分别牢固记住每一段航线的具体里程，昼夜之间的变化情况以及有关的水文气象预测知识。

贺拉斯·毕克斯比机智勇敢，经验丰富，马克·吐温看到他总是镇静自若地引导轮船行驶，即使遇到紧急情况，在他脸上也丝毫找不到惊慌的神色。马克·吐温第一次跟随他航行时，眼看“保尔·琼斯号”轮船很可能要触礁搁浅，在千钧一发之际，毕克斯比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化险为夷，马克·吐温钦佩不已。

毕克斯比对马克·吐温要求严厉，不让徒弟有任何自满松懈情绪，也经常告诫他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丧气，他说：“你瞧，这都得学会才行，你想回避困难是不行的。”多年之后，马克·吐温把师傅的这些话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密西西比河上》。

马克·吐温不久就打消了自己急于求成的念头，他开始懂得学习领

航技术，需要的是忍耐、细致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手册、教科书之类的东西，当时在密西西比河上，既没有灯塔，也没有浮标，更谈不上什么导航设施，对于航道的任何变化情况都靠领航员平日细心观察，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

马克·吐温随身携带笔记本，详细记载有关航道的各种情况。比如，为了绕过急弯，轮船需径直朝浅滩驶去，那么，在多少英尺的河面上，朝什么方向前进，轮船方能安全通过呢？这一切都必须准确无误。

马克·吐温总是将沿河大小景物牢记在心里，无论黑暗、浓雾或月夜，都不再使他惊慌失措。在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之间有 500 个浅滩，每一处急流和渡口水深，他都一一记住。贺拉斯·毕克斯比谆谆告诫自己的学徒，无论如何不能粗心大意，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马克·吐温逐渐学会掌握水下动态，详细了解浅滩、隐蔽的树杈木头、沉船的残骸的具体分布等。

有时候，当轮船停靠岸边后，马克·吐温跟师傅毕克斯比一起，只管沿着河岸慢吞吞地走着，他俩并非无所事事地在那里游荡，而是及时地观察航道的变化情况，测量停泊处的水深程度，判断奥列霍湾一带的水面是否变宽。

艰苦的学徒生活磨炼了马克·吐温，使他养成职业性的特殊敏感，仅凭河面上的细微变化就能准确判断水下情况。斜形波纹标志着此处有陡峭暗礁，扇形波纹表明新礁的潜在威胁，沉船的水面经常出现涟漪，水花翻腾则意味着航道正在改变。

后来，马克·吐温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将一名领航员应具备的所有知识都装进脑袋的话，那么，他恐怕要拄着拐棍走路，才不至于使沉甸甸的脑袋掉落在地哩。

2 亨利死于非命

驾驶室位于轮船的中心，从外部看上去，它是一个通明透亮的玻璃舱，室内装饰相当讲究，显得很有气派。挂着金红色的漂亮窗帘，摆放着沙发和铺着厚实皮垫的长椅，窗明几净，宽敞舒适。

驾驶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镶嵌精美的木制舵轮，这是整个轮船的枢纽，马克·吐温站在这个重要位置上，把着舵轮，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前方，掌握航向。

当轮船通过险恶的航段时，马克·吐温屏声静息，紧张地听着测水员频繁地报告水位：

“测标 3 寻！测标 3 寻！测标 2 寻！测标 2 寻！测标 8 英尺！测标 7 英尺半！”

2 寻是指水深 12 英尺，一艘轮船可以安全通过。如果水位 6 英尺见底，那么 1 寻就意味着轮船马上就要搁浅，处于危险水域。

在变化无常、险象环生的大河上，驾驶着载客 500 多人和大量货物的轮船，不管天气如何变化，不分昼夜地往返于数千英里的航线上，作为领航员，需要承担多么大的风险和责任啊！

在密西西比河上船只失事，屡见不鲜，经常发生在孟菲斯附近的航段上，仅在其中的离海特岛不远处，就有 29 艘轮船遇难。

最可怕的是轮船行驶时突然爆炸。当时不少轮船造价低廉，材料质量很差，造船商人贿赂政府监督机构的官员，对出厂试水的新船质量不进行严格检验，尤其是锅炉，往往连起码的安全标准都没有达到。轮船公司的老板也只顾追求利润，不少船只年久失修，到处存在隐患。当时密西西比河上的各种大小轮船公司，比比皆是，相互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为了挤垮对方，招揽乘客，一些轮船拼命加快航速，结果导致锅炉爆炸，船毁人亡。

每次航班结束后，马克·吐温感到肩上的担子才算放下，他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圣路易斯城休息一些日子。姐夫莫费特一家，在这里购置了一栋宽敞的房屋，母亲和弟弟亨利也从基欧卡克镇搬迁过来，和姐夫一家住在一起，这样每当休假时，马克·吐温就又可以跟家人团聚。

马克·吐温当上了见习领航员，这无疑是克里曼斯一家的特大喜事，姐夫莫费特的商品代销生意也比较兴隆，他们的家庭生活大大改观。

亨利·克里曼斯非常羡慕哥哥的职业。马克·吐温在轮船上工作了一年，结识了不少船长和领航员，他多方活动，总算为弟弟在“宾夕法尼亚号”轮船上谋到一个差事，亨利当上二等文书，这实际上是船长的听差。

3个月后，马克·吐温也被借到“宾夕法尼亚号”轮船上，担任领航员汤姆·布朗的助手。

汤姆·布朗是一个身材瘦削的中年人，总是拉长着那张刮得光溜溜的马脸，显得阴沉沉的，他对人凶狠刻薄，事事挑剔，吹毛求疵，脾气暴躁。马克·吐温跟他共事不到几天，就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

1858年5月的一天，“宾夕法尼亚号”轮船披波斩浪，行驶在圣路易斯至新奥尔良的航线上，当时汤姆·布朗正在操纵舵轮，马克·吐温身体不大舒适，躺在驾驶室的长椅上休息。亨利跑进来传达船长的指示：将船停靠在前面的临时指定的码头上。布朗却充耳不闻，不予理睬，自作主张地径直把船开过去了。

船长追究责任时，布朗竟然说亨利没有事先通知他，马克·吐温当场戳穿了他的无耻谎言。布朗恼羞成怒，当亨利再次踏进驾驶室时，他破口大骂，打了亨利一记耳光，又抓起火炉旁供领航员取暖的煤块，猛地朝亨利的脑袋砸去。马克·吐温火冒三丈，忍无可忍，他扑向布朗，一下子将这伙掀翻在地，用拳头狠狠地揍了布朗一顿，当时轮船无人掌舵，随波逐流，幸而没有遇到急流险滩。

事情发生后，船长大为恼火，准备解雇恶毒的领航员布朗，并让马克·吐温担任领航员，可是马克·吐温感觉自己经验毕竟不足，产生畏难情绪，他婉言谢绝了船长的聘请，当即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号”轮船。

几天后，当“宾夕法尼亚号”轮船通过孟菲斯下游60英里的海特岛时，值班的领航员按铃下令加足马力，全速前进，结果轮船上8只锅炉中的4只突然爆炸，船体被炸成两截，浓烟翻滚，火光冲天，150人葬身水底，约翰·布朗亦在其中。亨利·克里曼斯受伤严重，几小时后被送往孟菲斯城的医院里。

这次轮船爆炸事件，发生在炎热的6月的一天清晨，当时正在熟睡的亨利被强大的冲击波抛到离船较远的河面上，没有受伤，只要游到岸边就可安全脱险。他临危不惧，奋不顾身，又回转身朝熊熊燃烧的轮船

游去，在救护船上其他的人们时，亨利被灼热的蒸汽烫呛成重伤。

马克·吐温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悲痛欲绝，急急忙忙赶到医院，看到神智昏迷的弟弟躺在病房里，全身严重烧伤，生命垂危。

马克·吐温一直守护在亨利身边，到了第六天亨利疼痛难忍，值夜班的年轻的见习医生缺乏经验，给亨利注射的吗啡超过剂量，亨利再也没有醒来，就这样死去了。

不满 20 岁的善良诚实的亨利·克里曼斯，被埋葬在他度过童年的汉尼巴尔镇。

亲爱的弟弟亨利死于非命，给马克·吐温的精神打击极其沉重，内心异常痛苦。兄弟俩亲密无间，许多往事浮上心头，马克·吐温很懊悔不该让亨利到“宾夕法尼亚号”轮船上工作。

22 岁的马克·吐温，头上第一次过早地出现了几绺白发。

3 当上了领航员

1858 年 9 月 9 日，马克·吐温见习期满，领到了正式领航员执照。他获得了从小就梦寐以求的理想职业，并且将它视为终身事业。为了赢得这种资格，他的确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担任“孟菲斯号”的领航员，这是行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遐迩闻名的大型轮船。

马克·吐温志得意满，豪情满怀。当时的年轻领航员们，都显得有些自命不凡，傲然自得。现在，马克·吐温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留着时髦的长长的颊须，头戴锥形毡帽，身穿整洁漂亮的花衬衣，举止文雅，谈吐幽默，这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逗人喜爱，周围一些姑娘对他发生好感，都愿意接近他。

有一位南方的年轻漂亮活泼轻佻的黑眼睛姑娘，名叫罗拉·戴克，她在参观轮船时，与马克·吐温一见钟情，两人堕入情网，但遭到女方的父亲的坚决反对和百般阻挠，他甚至私自扣下马克·吐温写给罗拉的情意缠绵的许多信件。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种植庄园主，拥有万贯家财和所谓高贵门第，根本没有把成天在轮船上忙碌的领航员看在眼里。

后来，罗拉·戴克只得跟马克·吐温分手。也许，这次失恋给马克·吐温刺激较大，他始终怀念着可爱的罗拉，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他没有恋爱。

无论在哪里，不管干什么职业，马克·吐温总是同伴们当中的活跃人物，他进入领航员的圈子后，也是这样。在空闲时间里，他喜欢跟同事们在一起玩耍，唱歌跳舞弹钢琴，在轮船的酒吧间寻欢作乐，谈笑风生。

马克·吐温在轮船上工作的这些年，对他今后的文学创作很有影响，领航员的职业培养了他对周围事物的敏锐观察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同对获取更加渊博的知识，对生活更加熟悉。

不过，当时马克·吐温根本没有料想到今后自己会以写作为职业，这正如他所说的，他成为作家完全出于偶然，他的一生中充满着各种机遇。本来，他在印刷所当了多年的排字工后，通过艰苦奋斗好不容易走上了领航员的岗位，满以为可以在轮船上干一辈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文学创作事业。

轮船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会，乘客们来自全国各地，从事不同职业，属于不同阶层，具有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他们当中有穷人和阔佬，农民、军人、手工艺者、投机商人、政客等等。马克·吐温经常跟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熟悉了解他们。

在轮船上，来自肯塔基州的荒原上的猎户，新英格兰的“美国佬”，南方的种植庄园主，多愁善感的太太小姐，强颜欢笑的妓女，骗子、小偷、黑奴贩子、流浪汉等，都是马克·吐温观察和了解的对象。有时乘客们还在轮船上举行豪华的婚礼、音乐会和舞会，使旅途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有些某教派的信徒们在船上集会，他们正要前往穷乡僻壤的地方布道传教，决心与“异教徒”断绝往来。他们打算在西部边疆地区建立一种崭新的生活，按照“上帝在人间的新一代人”——狂热的狡黠的“预言家”的教义去生活。马克·吐温看到这群教徒忍饥挨饿，疲惫不堪，浑身散发出恶臭气味，旅客们尽量地回避他们。

有些对生活悲观失望的移民，眼里流露出忧郁的神情，经常对马克·吐温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为了消磨时间，驱散旅途中的疲劳，乘客们喜欢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讲故事，说笑话，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像在轮船上一样，听到这么多的神话传说、奇闻轶事、笑话、谣言和闲谈。马克·吐温总是一名忠实的听众。

旅客们谈论的内容多极了，比如，凶恶的海盗血腥的复仇，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的淘金热，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派，南方种植庄园里的黑奴暴动等等。

据说，有人准备建立新型的移民区，按照真正平等的原则改造旧生活，实行理想的新秩序。许多人对当前政局表示关注，议论纷纷，打听在参众两院南北双方的议员们之间的激烈斗争情况，对来自伊利诺州的律师和演说家亚伯·林肯的言论很感兴趣。

在轮船上，年轻的领航员马克·吐温空闲时，喜欢讲幽默故事，他说话时慢条斯理，采用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手法，他既是讲故事者又是故事里的主角，因此大家听起来觉得更加幽默，深受欢迎。马克·吐温讲述怪诞可笑的故事时，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自己从来不露出一丝笑容。

4 美国幽默文学作家的影响

在马克·吐温步入文坛前，美国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已经创作了不少幽默作品。

诗人、政论家菲立普·弗瑞诺以讽刺诗作为武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和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在美国人民当中具有一定的影响。

美国第一位短篇小说家华盛顿·欧文擅长写笑话，文笔优雅，但他的幽默并不十分深刻。在恩·戈顿的作品里也有不少喜剧色彩。甚至我们在读埃德加·坡的带有阴郁色彩的作品时，也感到有某种幽默的气息。

在19世纪40年代前的美国文学界，有独特风格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幽默作品为数不多。那时一般都是简单地模仿英国文学中的写作手法。

随着国内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作家们对美国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感兴趣，从而推动了幽默文学的发展。

显然，在当时的幽默作品里有着大量原始的、粗鲁的东西。“道貌岸然”的绅士们，其中包括一些评论家，认为幽默作品主要是提供给文化程度不高的外省人和乡下人消遣的。然而，正是这些所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幽默作品，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的真谛。

“古老”的东部各州和西部地区的幽默作家们，尽管缺乏所谓高雅的风格，但他们熟悉自己的同胞们的生活。

如果说，在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文学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浪漫主义作家，是描写与众不同的所谓特殊人物，那么，当时的幽默文学作品则是将普通的美国人作为描写对象。

幽默作家描写一般的农民和手工艺者的日常生活，喜欢刻画耍贫嘴的饶舌女人、孤苦伶仃的单身汉、顽皮贪玩的孩子和性情乖僻的老人等形象。幽默作家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不断发展民间文学的幽默传统。

幽默短剧、故事和小品文都具有很大的讽刺性。作者们辛辣地嘲讽贪财如命的阔佬、厚颜无耻的政客、骗子、妄自尊大的人、伪君子等等。

马克·吐温特别喜欢阅读凯布尔、朗斯特里特、斯密特斯德尔比、加里波尔顿、希拉伯、威彻尔等作家创作的幽默作品。

女作家威彻尔创作了贝托特寡妇的形象。贝托特生活在美国的偏僻村镇，经常接触到许多滑稽可笑的事情。这个人物与幽默作家希拉伯塑造的帕延顿夫人有相似之处。帕延顿夫人总是说长道短，喋喋不休，她为顽皮孩子阿克伤透了心，这跟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波莉阿姨有些相似。

跟希拉伯和美国东部各州的幽默作家们比较而言，“西部”作家的作品虚构成分更多，描写得更加生动，更加富有想象力。凯布尔塑造了诡计多端的萨姆·塞格兹这个形象，西南和西部地区的其他作家也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和幽默短剧，它们与民间文学的幽默风格颇为相近。

这些作家的作品里充满着不着边际的夸张、滑稽可笑的荒诞色彩。显然，这是淘金者、伐木工和水手们的幽默。他们经常嘲讽“东部”的妄自尊大的人们，这些人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吹嘘东部的所谓“文明”。其实，如果跟“地地道道的粗鲁人”相比较的话，他们这些人倒显得毫无能耐经常受骗上当。

每当轮船停泊在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港口时，年轻的领航员马克·吐温总是抓紧有限的空闲时间，在当地的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他读过这些作家创作的许多幽默作品，获益匪浅。

马克·吐温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凯布尔、希拉伯、威彻尔等美国幽默作家的影响。他们那种肆无忌惮的过分夸张或贬低的写作手法，机智诙谐的语言，都给马克·吐温极大的启迪。他不断地认真学习、研究、模仿和借鉴这些作家的写作技巧，为他今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幽默艺术风格，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

在这几年里，马克·吐温在轮船上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所喜爱的领航员这门职业中，很少动笔写作。欧利恩·克里曼斯几次来信约稿，希望马克·吐温继续为他主编的报刊写些通讯之类的文章，马克·吐温都没有答应。

不过，他还是发表了一些幽默作品，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嘲讽塞勒斯的一篇小品文。

塞勒斯船长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年高德劭，才智超群。他年近 70 岁，仍然红光满面，头发乌黑。早在 1811 年，当第一艘轮船在密西西比河上行驶时，他就当上了领航员，不愧为领航员们的老前辈。

年轻的领航员们在塞勒斯面前毕恭毕敬，但背地里却冷嘲热讽，认为这老头子倚老卖老，总喜欢教训他们。

其实，当时塞勒斯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知识性的短文，介绍密西西比河的改革和现状，包括他凭多年经验积累的水文气象资料。他在这些文章里语重心长地告诫年轻的领航员要勤学好问，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而导致灾祸发生。

1859 年 5 月 7 日，在《新奥尔良三角洲》杂志上，刊载了塞勒斯写的一篇文章，他郑重其事地预测，密西西比河的水位在“明年 6 月 1 日以前”肯定会超过 1815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年轻的领航员们看了这篇文章后，不以为然，认为塞勒斯过于自信，甚至有些狂妄，他们流露出对老船长的反感情绪。

马克·吐温受到年轻的同行们的影响，他模仿塞勒斯的笔调，写了一篇讽刺小品。

马克·吐温写道，“为了新奥尔良全体公民的利益，我发表如下看法，‘密西西比河的水位将大涨特涨，到了一月份，史无前例的洪水将淹没全城的所有房屋’，接着，马克·吐温笔锋一转，以老领航员塞勒斯的口吻，介绍 18 世纪中期的所谓他的亲身经历，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但增加了这篇小品文的讽刺程度和幽默色彩。

马克·吐温把自己的这篇讽刺小品给年轻的领航员们看后，大家笑得前俯后仰，非常赞赏，便把它发表在《新奥尔良三角洲》杂志上。

过了十多年后，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里写道，“马克·吐温”这个笔名最先是塞勒斯使用的，到 1863 年这位老船长去世后，马克·吐温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也没有“征得塞勒斯的遗骸的同意”，就冒昧地沿用了老船长的这一笔名。

“马克·吐温”就是英文的“测标 2 寻”（Mark Twain）的意思。这是密西西比河上的水手们通常使用的行话。当测水员报告“测标 2 寻”时，表示“水深 12 英尺”，那时最大型的轮船都可以安全通过。马克·吐温担任领航员，站在驾驶室里无数次听到过测量水位的这个专业术语。

不过，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研究马克·吐温的美国文学专家学者，认真细致地查阅了新奥尔良历年的所有报刊杂志，都没有发现塞勒斯曾经使用过“马克·吐温”这一笔名。

据有些史料记载，老船长塞勒斯在世时经常自称为“法托姆”（Fathom），意思是“寻”。也许过了若干年后，当时“法托姆”这个名字，就在马克·吐温的印象中变成了“测标 2 寻”，于是他就误记为“马克·吐温”是塞勒斯的笔名。

在研究马克·吐温的一些论著里，还提及到塞勒斯当时看到了模仿他的笔调写的这篇讽刺小品后，感到伤心，他从此没有写过文章，也没有使用过“马克·吐温”这个笔名。

看来，关于马克·吐温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的笔名的考证，至今尚未得出完全一致的结论。

据说，当年马克·吐温在发表了这篇讽刺小品后，不久就对值得尊敬的领航员老前辈塞勒斯表示内疚，他没有料想到自己的即兴之作如此深深地刺痛了老船长的心。后来，他在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和《一个美国野心家》里，都把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取名为塞勒斯。

6 南北战争爆发了

美国南北两种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突出地表现在争夺西部领土的斗争中。北部是比较民主的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得到巩固；南部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其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工业的繁荣，同时庄园主拥有大量“空闲的土地”，这正是千千万万普通农民梦寐以求的。

由于南部奴隶主的政治势力相当强大，北部当权的资产阶级只得对他们采取妥协折衷的政策。但是美国的进步阶层，主要是工人和农民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反对种植庄园主的浴血战争势必不可避免。

美国必须做出决定，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撰写的致林肯总统的信中写道：“……难道引出这段壮烈史诗的领土之争，不正是要决定，那辽阔无垠的处女地是应当由移民的劳动来享用，还是应当遭受奴隶监工的蹂躏吗？”

拥有大量“空闲的处女地”的西部地区的人们，意识到这个具有特别力量的决定的意义。

1860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这成为美国内战爆发的导火线。

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奴隶主发动武装叛乱，南卡罗来纳等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奴隶主的叛军4月12日—14日首先炮轰政府军守卫的萨姆特要塞，4月15日林肯政府正式宣布对南部成立的“美利坚诸州同盟”作战。南北战争爆发了。

在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既有北方的联邦派，也有南部的脱离派，贺拉斯·毕克斯比尖锐地谴责南部蓄奴州的奴隶主们，他表示愿意为北部林肯政府效劳，他勇敢地为进攻南部的政府军的兵船领航，但他从前的徒弟马克·吐温却徘徊观望。

马克·吐温在1860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既不拥护林肯，也不支持南部狂热的脱离派。在南北战争爆发前夕，马克·吐温跟童年时代的好朋友威尔·鲍恩发生过激烈争论，鲍恩极力主张南部脱离联邦。

1861年初夏，南北战争的炮火蔓延到密西西比河，马克·吐温领航的轮船开往圣路易斯时，遭到猛烈的枪炮袭击。不久，所有船只被迫停航，整个航线中断，马克·吐温失了业，从此结束了将近3年的领航员生涯。

“是拥护北部还是南部呢？”马克·吐温跟家乡的许多人一样，态度暧昧犹疑不决。内战爆发时，密苏里州117万3千居民当中，有11万

5 千名黑奴，即占全州人口的 10%。在最东边的肯塔基州的黑奴约占该州人口的 15%，在田纳西州占 25%，而在南部的一些州，如南卡罗来纳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黑奴人数超过白人人数，或者人数相等。

在密苏里州只有少数居民拥有黑奴。黑奴们一般在种植庄园里干活。该州与其他一些州都处于蓄奴州与“自由州”接界地区。这些州的政府拒绝跟南部的叛乱武装合作。密苏里州立法院宣布效忠于林肯的联邦政府。

当马克·吐温回到圣路易斯，住在姐夫莫费特家里时，该城的废奴派已经掌握政权，正在组织兵船，准备沿着密西西比河深入到南部内地各州作战。政府军急需熟悉航道、经验丰富的领航员。

马克·吐温是业务娴熟的领航员，但他不愿意在政府军里服务，他在圣路易斯东躲西藏，几天后逃到汉尼巴尔镇，尽管克里曼斯一家人早已离开该镇。

汉尼巴尔镇位于密苏里州的北部，跟圣路易斯城比较，作为农业地区中心地的汉尼巴尔镇，与实行蓄奴制的南部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圣路易斯城的工业发展迅速，与东部沿海地区各大城市往来频繁。

马克·吐温童年时代居住的汉尼巴尔镇，跟密苏里州的一些地区，都在集结力量准备和北部的政府军作战。许多人相信南部军队不久就会攻占圣路易斯城和继续向北推进。

从汉尼巴尔镇过河就是“自由州”伊利诺州，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就到了圣路易斯。支持南部奴隶主的地方武装队伍只能偷偷地集结。

年轻人的武装队伍接二连三地组织起来，他们决心捍卫蓄奴州的“权利”，反对“篡权”的林肯政府，维护实行奴隶制度的南部的旧秩序。甚至还有一些“白种贫民”，他们既没有黑奴，也没有土地，南部的蓄奴制使穷苦白人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可是他们却盲目地加入维护压迫自己的奴隶制度的队伍里。

有天晚上，马克·吐温和同伴们来到汉尼巴尔镇郊某个指定地点，组成 11 人的“营”，奔赴集结地区。

他们步行了一整夜，全都疲惫不堪。该地聚集了捍卫所谓“南部的光荣传统”的人们，他们都是从两侧迂回过来的，索列纳雅河畔的奴隶主赶来与他们会合。大家狼吞虎咽地饱餐一顿后，就在当地宿营。

马克·吐温和童年时代的朋友们，当时没有去认真思索，就莫名其妙地成为北部联邦政府的反对者。密苏里州拥护南部奴隶主政权的地方武装部队组织涣散。有次刚一听到北部政府军逼近的消息，他们就马上撤退，许多志愿兵一哄而散。

当时马克·吐温患疮疖病，脚关节脱位，在行军途中掉了队，熟人把他收容在农场里养病。

马克·吐温在农场里住了一段时间。当北部政府军占领该地时，居民们把他藏了起来。尽管农场主人殷勤好客，但决非久留之地。看来，在西部地区（包括密苏里州）的一切迹象表明，北部政府军必将获胜。

马克·吐温偷偷地回到圣路易斯城，不知究竟何去何从，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免感到渺茫。

第四章在内华达

1 历尽艰险的旅程

马克·吐温在圣路易斯城，跟母亲一起居住在姐夫莫费特家里。

这时，从爱荷华州传来了欧利恩就要去当官的消息。欧利恩性格懦弱，一生谨小慎微，在跟态度专横强硬的人打交道时，他经常委曲求全，难怪马克·吐温埋怨哥哥做事窝囊，可是，欧利恩的政治信仰却非常坚定。

1860年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欧利恩·克里曼斯坚决支持共和党人林肯，他主办的报纸积极宣传林肯的政治主张和竞选纲领，他到处演讲为共和党争取众多的选民。南北战争爆发后，欧利恩毫不犹豫地拥护林肯总统的北部联邦政府，反对顽固维护蓄奴制的南部奴隶主政权。欧利恩结识了爱德华·贝茨律师，两人志同道合，交情不错。如今爱德华·贝茨进入了林肯内阁，被任命为部长。他推荐欧利恩·克里曼斯担任内华达的行政长官，兼管财政、行政和审计，职位仅次于州长。林肯总统还指派了纽约的一个名叫纳依的政客去当州长。

内华达当时称为“准州”，建立不到半年，所辖地区主要是美国侵略墨西哥战争中掠夺的一大片土地，不久前从犹他准州分离出来，处于遥远的西部边疆。

欧利恩认为在内华达准州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施展才能，准备行装即将赴任。他要马克·吐温担任他的私人秘书。

1861年7月底，克里曼斯兄弟俩从圣路易斯乘坐轮船到圣约瑟夫，在那里乘坐一辆长途驿车，前往内华达准州的政府所在地卡森城。

6匹矫健的骏马拉着老式的四轮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上。马车上满载邮件，欧利恩和马克·吐温坐在一大堆邮袋上。他俩穿着揉皱的沾满泥土的衣服，头上戴着宽边帽，腰带上挎着左轮手枪，完全是淘金者或西部农场主的装束打扮。

兄弟俩通过刚从印第安人手里掠夺的荒野地区，一路上驿车随时有遭到袭击的危险。有天夜里，一名传递快件的邮差骑马从驿车旁急驶而过，突然，枪声打破了四周的寂静，邮差中了弹，他忍住伤痛拼命地驱马落荒而逃。

马克·吐温和欧利恩乘坐的驿车，来到途中的一个驿站停宿时，恰巧驿站长在跟隐藏在附近树林里的印第安人进行枪战。这时他们才发现马车夫前天夜里就受了点轻伤，不免有些惊慌，但车夫却满不在乎，他经常驱车行驶在这没有开发的荒凉地带，遭到印第安人或者逃犯、歹徒的伏击，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次日清晨，在驿站换了马后，马车继续前进，乘客们一路上提心吊胆，到了晚上，进入山高林密地带，周围一片漆黑，只听见风的呼啸声和雨点拍打车顶的声音。

马克·吐温关紧车上的窗户，正想睡觉，忽然传来一阵高喊“救命”的声音，接着是两声枪响和棍棒声，凄惨的哀叫声，令人听了毛骨悚然。他们乘坐的驿车丝毫不敢停留，车夫拼命地挥舞马鞭驱车急驶。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赶到另一个驿站换马时，马克·吐温才打听到，原来是

行驶在他们前面的一辆驿车遭到歹徒伏击，那名车夫没有随身携带手枪，失去防卫能力而被活活打死，车上物件洗劫一空。

克里曼斯兄弟俩乘坐了 8 天的马车，行程 800 里左右，尽管他们经常 24 小时不停地赶路，但一昼夜也只能行驶 100 多英里。到了落矶山脉的高山地区，山坡陡峭，只能把马改换成骡子。6 头大骡子拉着笨重的四轮车，慢吞吞地爬坡下坡。呆在阴暗狭窄的车厢里，成天在山路上颠簸着，真是度日如年，十分烦闷。

马克·吐温有时看见由 30 多辆大车组成的移民队伍，在大路上艰难的跋涉着。他们都是摩门教徒，男女老少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衫，跟在装满行李的大车后面走着，男人们还驱赶着一批批牛群。他们正在进行近 1000 英里的大迁徙，已经走了 2 个多月。马克·吐温看到这样的情景，觉得他们乘坐在驿车里可要舒服多了。

当驿车爬上高耸入云的山峰时，虽说是在炎热的夏日，马克·吐温生平第一次观赏到山顶皑皑白雪的大自然奇观，这里的花岗石峰海拔 10 000 多英尺，他回忆自己小时候在汉尼巴尔镇，附近的 300 英尺高的霍里迪山，就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最高峰了。时过境迁，感慨万千。

阳光照耀着群山，映出柔和的青蓝色，清澈见底的泉水潺潺流过，空气显得格外新鲜和凉爽，有时，驿车停下歇息一阵，乘客们跳入山泉里痛痛快快地洗澡，冲洗掉浑身尘土和疲劳，这是难得的享受。在沿途驿站上，乘客和车夫吃的都是陈面包、咸猪肉和涮锅水一样的所谓“怪味茶”，有时简直很难吞咽。这时候，在树林里还可以举枪射中几只野兔，点燃篝火，品尝一顿鲜美可口的烤野兔。

不过，马克·吐温和欧利恩看到路旁不少死去的骡子和牛的一堆堆骨骸，还有许多葬身荒野高山的移民的座座新坟，这时候，他们实在不敢耽搁时间，总是一个劲地催促车夫赶路。

在地势险峻的大峡谷附近，马克·吐温看见一支 60 多人的联邦政府军作战归来，他们前一天跟 400 多名印第安人发生遭遇战。印第安人撤退后，就隐蔽在这一带地区，随时可能袭击过往的白人车辆。

马克·吐温一行真算幸运，驿车安稳地行驶了 11 天，来到了犹他准州的首府盐湖城，这是一个气候宜人较为繁荣的市镇，人口 1 万 5 千。马克·吐温、欧利恩等在这里的旅馆里休息了 2 天，在犹他准州代理州长富勒的陪同下，他们还兴致勃勃地浏览了市镇。

盐湖城是摩门教的信徒们在 14 年前建立的，他们一般都是来自俄亥俄、密苏里和伊利诺斯等州的移民，在家乡视为异教徒受到迫害，这里成为他们避难地。街道整洁宽阔，市镇上开设了不少作坊、工厂和店铺，居民们都在忙忙碌碌地干活，很少看见游手好闲的人。这一切给马克·吐温耳目一新的感觉。

克里曼斯兄弟俩乘坐的这辆驿车，从密苏里的约瑟夫城出发，西行了 20 天，完成了 1700 多英里的漫长旅程，越过荒野、森林、高山和沙漠，终于平安地抵达了内华达州的首府卡森城。后来，马克·吐温在《艰苦生涯》一书里，详细地描述了他生平以来最艰险最漫长的这次难忘的旅程。

卡森是一个民风强悍的西部边疆小镇，只有 2 000 居民，一般者是矿工。欧利恩带着他的私人秘书马克·吐温来这里上任之前，内华达已经开采了十几年的金银矿，如今正在掀起新的淘金热。

马克·吐温虽然购买了一些矿区的股票，但他对投机钻营转手买卖等毫无兴趣，他一心想依靠自己辛勤诚实的劳动来赚钱，他跟卡森镇的许多普通的居民们一样，把发家致富的希望寄托在淘金找矿上。

金沙银矿不会自行滚到地面上来。淘金者们都很清楚，首先是勘探到确有开采价值的矿脉，然后筹集资金买下这块地皮，组织人力挖掘矿石。银矿石一般隐藏在地下较深的岩石层里，开采相当困难。

1861 年底，在亨波特县发现蕴藏量惊人的特大银矿的消息，在内华达广泛流传，卡森镇上天天有人去那里勘查、开采和争抢地盘。

马克·吐温决定不错过机会，马上跟老铁匠巴鲁和 2 名青年律师，购买一辆旧马车，装上食物、生活用品和工具，由两匹老马拉着，前往离卡森镇 200 英里的尤林威尔勘探银矿。他们在冰天雪地里艰苦跋涉、风餐露宿，经过半个月才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

在 4 人组成的勘探小组里，只有 60 岁的巴鲁是老手，经验丰富，马克·吐温和 2 名青年律师都是门外汉，一窍不通。

他们翻山越岭，在老铁匠巴鲁的指点下仔细探寻，学会辨认银矿石，用镐头、钢钻等挖掘矿苗，用炸药爆破坚硬的岩层。几个星期过去了，虽说勘探到了几处矿脉，但由于矿石埋藏较深，缺乏人力，带去的粮食也快吃完，于是，他们只得把一大堆矿石扔在临时工棚里，决定回家。

马克·吐温、巴鲁和一个名叫蒲伏多尔夫的矿工，骑马返回卡森镇的途中，遇到卡森河洪水泛滥，他们赶紧躲进河畔一个驿站的两层楼的木板房屋里，房间里早已挤满了 30 来名马车夫和士兵。

周围一片汪洋，地势较高的驿站成了一座孤岛，他们被洪水围困了 8 个昼夜。房间里几十个人挤得无法动弹，经常有人发生争执，吵闹不休，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难闻的气味。马克·吐温感到日子真难熬，等到洪峰刚刚减退，他和巴鲁、蒲伏多尔夫就迫不及待地离开木板房屋，借了一只小船，装上携带的物件，骑马涉水赶路。

他们在荒野上遇到漫天大雪，迷了路，3 个人游荡了一天，又回到了原先躲避洪水的驿站附近，看见不少驿车正在涉水渡河，于是，马克·吐温他们决定尾随驿车前进。

到了夜里，又是一场暴风雪，把前面的驿车走过的辙印全部掩埋了，驿车也不知去向。

马克·吐温、巴鲁和蒲伏多尔夫被困在漫天风雪的荒野上，四周一片漆黑。他们打算点燃篝火取暖，巴鲁把仅留存的几根火柴，点了一根又一根，全部用完仍没有点燃篝火，更糟糕的是他们的马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们在这人迹罕见的荒野上，无处栖身，面临绝境。严寒、饥饿、黑暗、风雪，再加上接连几夜没有睡觉，3 人精疲力竭，只要一倒在雪地里，就会被冻僵饿死，马克·吐温在卡森镇听到过人们多次描述这种可怕的情景，想不到他自己这次身临其境，一种恐惧心理紧紧地攫住了他，无论如何不能让睡意袭上身来，竭尽全力保持清醒，坚持，坚持……

他们迈着越来越沉重的步履，后来，蒲伏多尔夫倒下了，接着，巴鲁倒下了，马克·吐温也没能坚持多久，大雪纷飞，积雪掩盖了他们 3 人。

几个小时过去了，巴鲁第一个清醒过来，大声疾呼同伴，幸而 3 个人都还没有被完全冻僵，更庆幸的是，离他们 15 英尺处，一座驿站的木板房屋里，闪烁着桔黄色的灯光，这时天刚刚破晓。

马克·吐温回到卡森镇休息了一段时期，1862 年 2 月，他又跟巴鲁踏上了征途，结伴同行的还有州长的哥哥约翰·纳依，这次是去埃司莫拉尔达矿区。在那里他俩又找了一位名叫希格倍的青年入伙。

他们在山上搭好临时木棚，起早贪黑，漫山遍野挖掘，打了好些坑道和斜井，还申请了几个地段的开采权，经过反复估算，即使开采出了大量的矿沙，也无法支付庞大的冶炼费，于是等待有人用现款购买他们寻到的矿脉的开采权，但始终无人问津。

成年累月地用镐头挖土，炸药爆破，洒尽了汗水，磨破了手掌皮，却看不到经济效益，马克·吐温、巴鲁和希格倍都感到厌倦，有时就呆在工棚里休息、玩扑克或者到附近的村镇上去闲荡。

埃司莫拉尔达镇上，到处是酒馆、妓院、舞厅和赌场，经常有人酗酒闹事，持枪斗殴，从来不曾有过宁静的气氛。为了消磨时间，马克·吐温写了一篇报道矿区生活的通讯，发表在内华达的弗吉尼亚城出版的《企业报》上。有时，马克·吐温给家里亲人们写信，倾诉自己的苦恼。他在给姐姐帕梅拉的信中写道：“我只不过夸夸其谈，其实毫无效益，我只不过浪费资金，其实没赚分文。我的双手至今没有摸过属于自己的金块银锭。这样的境况，你恐怕想象不到吧。”

后来，巴鲁认为在埃司莫拉尔达探矿前途十分渺茫，他一个人转移到亨波尔特矿区去了。马克·吐温和希格倍留下来继续勘探，有一次他俩跟踪在内华达著名的找矿老手后头，总算发现了一处蕴藏丰富的矿脉。马克·吐温和希格倍欢喜若狂，只要申请开采这个矿脉，说不定他俩就会变为百万富翁。

根据有关规定，凡是新申请的矿脉，必须在 10 天之内动工开采，否则过期作废。马克·吐温和希格倍决定第二天雇工动手打矿井。

第二天马克·吐温兴致勃勃地去矿脉所在地时，在途中有人告诉他，州长的哥哥约翰·纳依患了重病，急需抢救。马克·吐温总是喜欢救助处于危难之中的人，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高尚品格。

他急忙赶到 9 英里外的约翰·纳依居住的小屋里，纳依病势严重，离不开人，马克·吐温接连细心护理了他 9 天。当纳依转危为安的时候，马克·吐温马上赶到埃司莫拉尔达镇上自己住宿的木板房屋里，看到了希格倍留下的便条，告知他俩发现的富矿已经落入别人手里。

马克·吐温和希格倍只做了 10 天的百万富翁的美梦。

埃司莫拉尔达和亨波尔特并非欺世骗人之地，就在马克·吐温在这一带拼命挖掘的 1862 年里，从这两个矿区共开采出了价值 400 万元的银锭，马克·吐温及其同伴却运气实在不佳，从未赚取分文。

他和希格倍仍不甘心，两人继续在埃司莫拉尔达的荒山野岭上奔波了一段时期，他们的钱全部花光，有次马克·吐温几乎饿死，幸而一位

朋友救了他。后来，他只得去一家选矿厂当苦工，每星期只能挣 10 元，在困境之中，马克·吐温想起了曾经发表过他的一篇通讯的《企业报》。

于是，他提笔给欧利恩写了封信，请哥哥转告《企业报》的编辑先生，“我准备寄给他们所需要的通讯之类稿件，只要求每星期付给我 10 元的稿酬，以解燃眉之急，使我能勉强维持生活……他们愿意采用这些稿件吗？其实，谁又能像我这样为微薄的稿酬从早到晚收集材料呢？”

《企业报》不仅发表了马克·吐温寄去的一些通讯稿，而且出乎意料之外，报馆老板兼主编库德曼给马克·吐温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请这位倒霉的矿工到《企业报》去担任记者，每星期工资 25 元。

一年多来，在西部边疆的偏僻角落里，马克·吐温跟同伴含辛茹苦，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爬山越岭，探矿觅宝，到头来仍然两手空空，可是，他无意之中却找到了一门合乎自己心愿的职业——新闻记者

3 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

1862 年夏天的某日上午，气候闷热，在弗吉尼亚城的《企业报》编辑部里，闯进来一位青年矿工，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留着长头发，满脸胡须，身穿褪色的粗布衬衫，裤腿掖在靴筒里，浑身尘土，看来，他经过长途跋涉刚刚来到这里，全部家财就是随身携带的几条毯子。他就是马克·吐温。

报馆老板约瑟夫·库德曼，对经常以“乔什”作为笔名在《企业报》上发表通讯和幽默小品的这位青年作者，十分赏识，第二日他就热情地领着马克·吐温参观报馆的设备，使用的是用蒸汽机运转的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共有 23 名排字工。编辑 5 人，一名记者原先一直由内华达州著名的幽默作家威廉·赖特担任，如今他到全国各地旅游去了，库德曼决定由马克·吐温接替他担任记者工作。

当时弗吉尼亚城出版了 4 种报纸，其中以《企业报》最有影响，发行量遥遥领先，在加利福尼亚州都拥有大量读者。据库德曼介绍，《企业报》承接的广告业务应接不暇，稿源相当充足，报馆每月纯赚 6000 元。库德曼从前在旧金山当过排字工，4 年前他花 214 元买下一家破产的报馆，办起了《企业报》，今日能达到这样的规模，也的确不容易。

马克·吐温作为《企业报》记者，负责采访当地新闻。不过，《企业报》需要的不只是一名普通记者，它离开了奇闻轶事、笑话、幽默小品就没有多大的销路。老板库德曼还当过矿工，他熟悉西部边疆广大读者的兴趣爱好，因此，他特意选中了马克·吐温是很有道理的。

长期生活在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的边疆地区的人们，文化生活极其缺乏，他们终日奔波劳累，忧虑重重。他们只想痛痛快快地休息一会儿，忘掉人世间的忧愁烦恼。在弗吉尼亚城开设了 4 家戏院，每当民间艺人说讲幽默故事或表演滑稽短剧时，总是座无虚席。

具有辛辣的讽刺性，甚至粗野的笑话和幽默故事，在内华达深受欢迎。

弗吉尼亚是一个拥有 15 000 人口的小城市，坐落在戴威逊山的山坡上，附近就是著名的柯莫司托克大矿区，一年的产值达 3 600 多万元，这给城市带来了繁荣，街道上开设了许多商店、旅馆、戏院、舞厅、赌

场、妓院、酒吧间、弹子房等等。发了财的人们在这里大把大把地花钱，寻欢作乐，花天酒地，他们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金币银元，不外乎来自大大小小的矿山。

天刚蒙蒙亮，装着矿石和货物的大马车、骡车的辘辘声，车夫的挥鞭吆喝声，还有手推车的嘎嘎声，组成了弗吉尼亚城的“黎明交响曲”，居民们从睡梦中醒来，开始一天的紧张忙碌的生活。

马克·吐温刚一来到《企业报》，就负责两个新闻专栏，从早到晚密切关注全城的动向，东奔西跑，到处打听居民们关心和感兴趣的各种新闻，他及时地收集有关材料，马上用轻松幽默的笔调写成报道，填满《企业报》的新闻专栏。

他采访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长途贩卖干草的消息。有人用骡车从150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把大批干草运到弗吉尼亚，每吨可卖250元至300元，结果发了大财。

在内华达不断有新矿脉被发现的消息传来，这样就需要大量筹集开矿的资金，使得土地投机活动和“股票热”越来越高涨，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总是吸引人的，马克·吐温在采写时，还经常加油添醋，借题发挥。一位经营干草的牧场主用几英亩土地换取一座小金沙矿的股权，一年半后他每月收入3万元。有的马车夫、报务员购买了某个银矿的股票，一下子就成了年收入十多万元的富翁，坐享其成，一辈子再也用不着为生计操劳。

有些人财迷心窍，甚至铤而走险，谋财害命，弗吉尼亚城跟卡森镇一样，凶杀案层出不穷，黑社会的势力相当猖獗，当地政府和警察司法机构往往无可奈何，更何况有些官吏警察就是流氓地痞恶棍出身，只不过改换了一副面孔和装束罢了。

弗吉尼亚警察局副局长杰克·威廉斯，原先就是城里有名的暴徒，当上官后，他更加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一天夜里，他在弹子房打台球，闯进来一名醉汉，两人发生争执，威廉斯掏出手枪，向醉汉连开数枪，将他打死在台球旁。威廉斯瞧了一眼血迹斑斑的尸体，若无其事地继续玩球。醉汉的尸体在那里摆放了好久，那些玩球的人，在球桌旁选定击球位置时，只是双脚稍许伸宽点，以免碰着尸体。

过了半年多后，杰克·威廉斯有次在赌场里打牌遭到另一名暴徒的袭击而被打死，就在这个凶残成性的警察局副局长被杀后，不到24小时，城里又接连发生3起凶杀案。

马克·吐温作为新闻记者，经常到法庭去采访凶杀案的审讯过程，有时还跟随司法人员和警察观看现场验尸。奇怪的是，他一般都没有看到杀人凶手被判刑，原来坐在法庭陪审团席位上的就有不少黑社会势力的头面人物与暴徒。在弗吉尼亚城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尽管如此，可是每当城里发生凶杀案，都要求记者及时报道，甚至不惜笔墨，添枝加叶地渲染凶杀情景，为居民们茶余饭后的闲谈提供材料。

在西部边疆几乎男人都要随身携带手枪，如同他们的刮须刀一般，似乎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必需用品。不只是在赌场、妓院、弹子房、酒吧间等场所经常发生凶杀案，在大街小巷以及各个角落，居民们自相残杀的现象屡见不鲜，其中不少是报复杀人案。

据马克·吐温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企业报》编辑部收到一份电讯稿，报道密西西比河上享有盛誉的领航员老前辈塞勒斯船长不幸逝世，马克·吐温看了后，回想起自己4年前曾经写过一篇讽刺小品，深深地刺伤了这位老人的心，为了缅怀老船长塞勒斯，他这时开始使用“马克·吐温”这个笔名。

暴徒行凶闹事、凶杀案、戏院的热闹场面、抢劫案、宗教团体集会、盛大的舞会、股票价格上涨、被谋杀的黑社会头目的奢华葬礼、争吵不休的州议会……如此等等，马克·吐温对采访这些社会新闻，越来越感到厌倦，他的兴趣仍然在于创作幽默作品。

4 西部边疆的幽默作家

马克·吐温来到内华达后，读了许多当地幽默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在《企业报》的同事和朋友威廉·赖特的幽默小说，马克·吐温认真阅读，还喜欢模仿他的讽刺手法。同时，两年多来，马克·吐温听到西部边疆的大量民间幽默故事，从中汲取了不少有用的东西，使他的题材更加广泛，文学创作的视野更加开阔。

马克·吐温写了讽刺小说《石化人》，描写发现了300多年前死去的人的一具尸体化石，当地的法医对“石化人”进行了检验，陪审团展开调查，证实“石化人”是由于长期暴露而死亡的，接着当地居民决定为石化人举行基督教的葬礼，但他的姿势离奇古怪，特别是右手的五个指头挖掌得太宽，因此只得取消葬礼。在这篇小说里，作者采用影射、双关语等手法，对当时的陪审制度进行辛辣的讽刺。

过了不久，马克·吐温又发表了一篇讽刺作品，也写得比较成功。

《企业报》热衷于宣传报道当地的矿区的情况，内华达的记者们具有某种地方保护主义精神，同时，弗吉尼亚城里的一些腰缠万贯的大矿山老板、暴发户也极力拉拢新闻界的头面人物，采取赠送股票的方式争取报纸为他们鼓吹、作宣传、登广告等，主要目的是维护内华达矿业界的利益，对加利福尼亚的竞争对手进行攻击诽谤。

马克·吐温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63年10月的《企业报》上，报道了所谓离奇的谋杀案。事情发生在离卡森镇不远的松树林里。凶手杀死了自己的9个孩子，剥掉了妻子的带发头皮，最后用刀割断自己的咽喉。这件凶杀案是由于精神错乱造成的。凶手将自己的全部存款投资于加利福尼亚的企业，没有用来购买内华达的矿区的股票，结果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这篇以报道形式写的讽刺作品，实际上是一篇戏谑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是给内华达的矿山老板们作宣传广告。可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报纸却信以为真，竞相转载。

这篇所谓报道刊登后不久，《企业报》上又发表一则声明：“我宣布上次发表的拙文撤回。马克·吐温。”

这下子，好像是捅破了马蜂窝，加利福尼亚和其他州的报纸界掀起轩然大波，纷纷指责马克·吐温故意愚弄读者，企图制造社会舆论混乱。马克·吐温感到思想压力很大，威廉·赖特看到他那一夜彻夜失眠，暗自叹息。

赖特到全国各地旅游回来后，继续在《企业报》担任记者，他和马克·吐温居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交往密切，成为亲密朋友。威廉·赖特在创作幽默作品方面对马克·吐温帮助较大。

威廉·赖特以笔名克威尔撰写文章，跟马克·吐温在《企业报》上打笔墨官司，实际上是他俩串通一气，合作表演文字“双簧”，打诨逗眼，这些相互攻击的文章都只不过是装腔作势地写给读者们看的，纯粹为了逗笑取乐，由两位幽默作者担任各自文章中的滑稽人物，有时未免失去体面，看来，他俩在这方面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马克·吐温并非麻木不仁，他清醒地看到，在内华达的确有不少人干着卑鄙龌龊的罪恶勾当，他的大多数同胞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揭露、谴责、抨击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这是一个正直的新闻记者的天职。当时马克·吐温还写了针砭时弊的文章，笔锋直指形形色色的骗子手，戳穿他们的丑恶嘴脸，在广大读者中具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起初他的作品的讽刺目标还不够明确，内容不够深刻，到了后来，马克·吐温的讽刺武器越来越犀利，往往能够给社会上各种恶势力的代表人物以致命打击。

以笔名马克·吐温发表的文章，在内华达深受欢迎，《企业报》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马克·吐温成了弗吉尼亚城颇有声望的人物，他的每星期的工资增加到40元，内华达州的立法委员们对他另眼相待，矿山老板们想方设法跟他接近，赠送股票。

弗吉尼亚的青年记者们，经常利用编写笑话趣闻吸引读者。当《企业报》主编库德曼去外地度假期间，由马克·吐温代理主编，他总是趁机在《企业报》上用一页版面刊登笑话专辑。

《企业报》的读者一般都不知道幽默作者的真实姓名，这些用五花八门的笔名发表的作品，插科打诨，嬉笑怒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文笔不落俗套，显得十分滑稽可笑。

值得指出的是，西部边疆的大多数幽默作家，往往使他本人在自己创作的故事里扮演一定的角色，就好像在一场戏剧里担任编剧兼演员，自编自演一般。

“赖特”就是幽默作家克威尔笔下的滑稽人物，而著名记者马克·吐温写的幽默作品里的傻子就是“克里曼斯”，无论是赖特，还是克里曼斯，他们都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作品里将本人的形象漫画化，这也是当时内华达的“粗野”的幽默的特点之一。

从前，马克·吐温在自己创作的幽默小品里曾经充当斯诺特格拉斯这个角色，在内华达他起初署名“乔什”，而在1863年2月的《企业报》上第一次出现了“马克·吐温”这个笔名，这个熟悉的名词使他不由得联想起可爱的密西西比河。

弗吉尼亚的著名记者马克·吐温撰写重大新闻报道时，仍旧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的缩写SLC署名。

内华达准州准备建立正式州。准州长纳依、律师毕尔·斯图尔特等人，为争夺国会分配给内华达的两个议员席位，施展各种卑劣伎俩，笼络、行贿、造谣、攻击，把当地的政界搞得乌烟瘴气。

临时性的立法会议宣布解散。这时候，对当前政局表示关注和对各式各样的政治骗子深恶痛绝的一些人，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模拟性的所谓

“第三议会”，实际上是一种民间的“自由论坛”，有识之士可以在这里高谈阔论，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治理内华达的主张、建议等，还可以对贪官污吏、政客、投机商人等进行讽刺。

马克·吐温是“第三议会”的主要策划与参与者。他扮演州长，针砭内华达的政局，发表讽刺性的演说，很受欢迎。

当然，不能说马克·吐温当时就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也不能说他就一眼看穿了奸猾傲慢的资产阶级政客们的真面目。实际上，这几年马克·吐温创作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读了之后，都会觉得谈不上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它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很少批判。

可是，马克·吐温毕竟熟悉纳依、斯图尔特之流人物，他们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同时精神空虚。马克·吐温对政府官吏、议员、法官等贪赃枉法、欺骗勒索和贪得无厌的行为不能熟视无睹，在所谓“第三议会”的会议厅里，马克·吐温慷慨陈词，发表模拟性的“州长演说”，不是一般的揶揄，而是措词尖锐的嘲讽那些政客。人们听了马克·吐温的演说后，不由得联想起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里巨人国国王对格列佛讲的讽刺话。

“先生们，”马克·吐温在“第三议会”里演讲结束时说道：“你们的政绩与你们的前任毫无区别，你们对自己提交的议案一窍不通，你们对自己参与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你们表决时更是莫名其妙……”

后来，富有才华的幽默作家布朗来到内华达，他给自己作品里的主角取名为阿尔德姆斯·沃斯·沃德。马克·吐温不久就结识了这位朋友。沃德在弗吉尼亚城进行幽默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值得说明的是，“演讲”一词在这里已经超越出普通的含义。

跟许多美国幽默作家一样，布朗总是采用一连串表演的手法，演讲时装出傻乎乎的模样，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说话有时语无伦次，引得听众哄堂大笑。

只要布朗扮演的沃德出现在讲坛上，听众就忍不住发笑。瞧，他那副傻头傻脑的样子，这是一个糊涂而又贪财的古董商人的形象。听众蔑视他，觉得他滑稽可笑。沃德在台上总是装出无精打采、郁郁不乐的神情。他讲述可笑的事情，逗得听众哈哈大笑，这时他却惊诧地打量着听众，似乎对他们的笑声感到莫名其妙。

沃德有时装扮成笨拙的样子，吹嘘所谓“精神动物园”里关着各种“精神上的动物”，还鼓吹建立蜡人博物馆，在那里摆放“赫赫有名的海盗和杀人犯的蜡像，几乎模样全都相同，简直无法区别”。

“演讲家”沃德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成为小丑式的人物，当他用所谓“乖巧”的词汇和所谓“广义”的语句发表长篇演说时，往往故意歪曲原意，同时夹杂不少双关语、谐声词、俏皮话等，增加演讲中的幽默成分和讽刺挖苦的效果。

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吐温在“第三议会”作的模拟州长的讽刺演说，还是布朗在美国各地表演的幽默演讲，实际上都是一种口头语言的幽默作品，这跟他们用文字写作的幽默作品相映成趣，只不过是表达的形式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这与独角戏，或者以形体语言表现的富有幽默感的单人哑剧，甚至马戏团的小丑的滑稽表演等，都不无相似之处。这种幽默演讲，还可以使人不由得联想起中国的诙谐有趣的单口

相声艺术。

南北战争期间，布朗、洛克等幽默作家，用文字和口头语言创作的许多幽默作品，为保卫北部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宣传鼓动，他们无情地揭露懦夫、叛徒和贪图私利的人的丑恶嘴脸，指出这些人物之所以支持林肯政府，只不过是為了谋取一官半职罢了。显然，当时进步的幽默作家在自己作品里表现的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使年轻的马克·吐温受到影响。

马克·吐温在一篇幽默小品里，特意为旅馆拟定荒谬可笑的“旅客须知”，其中规定每位旅客必须脱下靴子才可以睡觉，“如果诸位照此办理的话，则可以廉价出租噩梦”。他写的一篇讽刺小说，对《企业报》的同行好友克威尔进行嘲弄，描写他骑马的速度达到“每小时 100 英里”，还说克威尔把帽子从肺部取出，“揉成一团”，他的一只脚“缩进体内，几乎接近咽喉”。

到了 20 世纪的 90 年代，当我们从电视里观看《米老鼠和唐老鸭》之类的美国动画片时，那些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的精彩画面，往往使人笑得不亦乐乎。其实，我们从中不难领悟到，这种夸张的手法，与一个多世纪以前马克·吐温等美国幽默作家的艺术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美国人的幽默传统。

5 一场未遂的决斗

南北战争开始出现重大转折，在资产阶级激进派、废奴派以及广大群众的压力下，1862 年 9 月 24 日，林肯终于发表了《解放宣言》，宣布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叛乱的各州的黑奴全部获得自由。南方奴隶成批地逃亡，纷纷加入北部联邦政府军，大大地增强了战斗力。

1863 年 7 月的一天，马克·吐温在《企业报》收到联邦政府军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大捷的通讯稿时，这条新闻早已过时。远离战场的西部边疆的人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南北战争的转折点，标志着北方联邦政府军两年失利的局面的终结，开始转入全面反攻，南方奴隶主政权离末日已经不远了。

1864 年 4 月，《企业报》老板库德曼到旧金山度假，马克·吐温在他离职期间代理主编。

主编的主要任务，除了审阅和确定每期所刊登的文章之外，还要亲手撰写社论。马克·吐温对此似乎兴趣不大，尽管他翻阅《美国百科全书》之类的一大堆参考书籍，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勉强应付了几期的社论，到后来，他感到实在无合适的题材可写了，于是就故伎重演，在社论里对经常相互打笔墨官司的老对手，《弗吉尼亚联合报》的主编列尔德进行攻击，谴责他不愿为北方联邦政府军队捐献救护伤员的钱款等。

列尔德伺机报复。他在《弗吉尼亚联合报》发表文章，甚至谩骂马克·吐温是撒谎者、狗崽子等。马克·吐温对诸如此类的辱骂不能无动于衷。不知怎的，《企业报》的排字工，马克·吐温的好朋友斯蒂夫·吉里斯也卷入这场风波。

吉里斯年轻气盛，感到忍无可忍，后来《企业报》的编辑达盖特和

蒲伦卡特也被列尔德一伙激怒了，按照内华达当时的风俗习惯，有人提出双方进行决斗，用鲜血来洗刷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

其实，马克·吐温倒不以为然，他认为列尔德的文章无损于自己的名誉，完全用不着搞什么决斗，这简直是视生命为儿戏，毫不值得。

可是，达盖特却越俎代庖，以马克·吐温的名义写信给列尔德提出挑战，并且由斯蒂夫·吉里斯作为副手，代表马克·吐温去向列尔德递交挑战书。列尔德是弗吉尼亚城有名的优秀射手，他也不愿意决斗，勉强地同意应战。这下可把马克·吐温推向危险的边缘，要知道他的枪法很不准，根本无法与列尔德对阵。

到了约定的日期，那一天清早，晨曦微露，斯蒂夫·吉里斯领着马克·吐温来到离城一英里的一个空旷的峡谷，他作为一名老练的决斗行家，耐心地指导马克·吐温，要沉着冷静，只能瞄准对方膝盖以下开枪，不要致人于死地，而是使对方留下今后一生悔恨不已的伤残，这样就达到胜利的目的了。

可是，马克·吐温握着左轮手枪的手，这时总是不听使唤，似乎不由自主地发抖，殊不知他的心更是怦怦地跳动。斯蒂夫·吉里斯给他作示范，举枪朝上一扣扳机，砰地一声，不偏不倚击中远处的一只山雀的脑袋。马克·吐温和吉里斯跑过去捡山雀时，列尔德和副手恰巧也在那里。

“这是谁射中的？”列尔德指着那只脑袋打得稀烂的山雀，不免有些惊惶失色，问道。“马克·吐温。”斯蒂夫·吉里斯想趁此机会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从心理上首先压倒对方，他不假思索地撒了个谎。“他是从多远的地方开的枪呢？”

“噢，大约有30码吧。”

“他能不能再表演一下自己高超的枪法呢？”

“悉听尊便。他弹无虚发，百发百中。”

马克·吐温站在原地不动，任凭斯蒂夫·吉里斯在那里为他大吹牛皮，不过，这些话倒是吓唬住了列尔德的这名副手，只见他急忙走到列尔德跟前，凑近去告诫道：“绝对不能跟这种人决斗，这岂不是等于自杀吗？”

于是，列尔德和副手转身就走，拒绝跟眼前这位“神枪手”决斗。马克·吐温也就轻松地逃过了又一次厄运。可是，马克·吐温主动提出挑战，斯蒂夫·吉里斯递交挑战书，按照弗吉尼亚城的有关法律规定，他俩都将分别判处两年监禁。尽管在内华达凶杀案不断发生，杀人犯往往逍遥法外，但是相互志愿决斗却是被严格禁止的，势必受到法律的制裁。州长给马克·吐温透露消息，如果他和斯蒂夫·吉里斯继续呆在内华达州，就一定会被逮捕入狱，为了一起未遂的决斗而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肯定是很不值得的。

马克·吐温和斯蒂夫·吉里斯，赶紧乘坐次日凌晨第一班驿车，逃往加利福尼亚州。

第五章登上文坛

1 在旧金山的卖文生涯

马克·吐温乘坐驿车越过内华达的山地，来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城。

詹姆斯·马歇尔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日子，1848年1月的一天，已经从人们的记忆里消逝。可是，虽然经过了15年，但加利福尼亚州始终像磁石般地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人们总是把它称为“黄金州”。

到加利福尼亚淘金的移民有增无减，以每年2万人的速度，络绎不绝地涌向这里。内战正在紧张激烈地进行，1864年，北部联邦政府军从东西两面同时对南部叛军展开强大攻击，北军在东线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把南军的主力逼到南方奴隶主政权的首都里士满附近，在西线攻克了南方军事工业重镇亚特兰大后，南部军队被分割包围，内战所造成的大批难民，3年来不断地辗转流亡到加利福尼亚州。

马克·吐温和斯蒂夫·吉里斯住在旧金山的一家旅馆里，他俩形影不离亲密无间，两个人都是失业者，跟成千上万的新移民一样，成天寻找着赚钱的机会。

马克·吐温把希望寄托在从内华达带来的银矿股票上，相信它们会给他带来财运。他起初并不急于在旧金山找工作，经常去观看歌剧，到装饰华丽的大舞厅去跳舞，日子倒过得挺舒服自在的。他几乎天天都去矿山股票交易所了解行情，打算等股票涨价达到最高峰时抛出去，一下子赚好几万元。可是，股票行情时涨时跌，变化无常，马克·吐温如同无数的失败者一样，一时没有把握好机会，结果一败涂地，他手里的全部股票变得不值分文，他付清旅馆的一大叠账单后，只剩下50元了。

马克·吐温又一次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这时他又一次当上了新闻记者，在旧金山的《晨报》任职，每周薪资35元。

旧金山的生活，跟马克·吐温刚来时所设想的相差实在太远。他仍然只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和在弗吉尼亚差不多，他每天的工作日程，不外乎是在城里东奔西跑，搜集各种社会新闻，回到报馆赶写稿子。有时他到戏院里去观看新上演的剧目，采访编导和演员，写些戏剧评论。

马克·吐温细心地观察社会。他看到旧金山的普通人们过着黯淡忧郁的生活，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低层的穷苦的劳动者，一贫如洗忍饥挨饿，生活没有丝毫保障，中国劳工的生活甚至比狗都不如，没有谁为他们伸张正义。马克·吐温撰稿如实报道他们的遭遇，《晨报》却不予发表。他写了几篇评论抨击市政府和警察局的贪官污吏，也被主编在审稿时一一砍掉。马克·吐温感到在《晨报》难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施展才能，成天人云亦云，像鹦鹉学舌似的舞文弄墨，实在不是滋味。这时《晨报》老板也察觉到了马克·吐温的想法，因此不再继续聘用他，这位才华卓越的年轻的新闻记者，在旧金山再度失业。

弗吉尼亚城的办报人库德曼不忘旧情，他聘请马克·吐温担任《企业报》驻旧金山的通讯员。现在马克·吐温就可以撰稿揭露旧金山政府官员们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丑闻，因为《企业报》是在内华达出版的

报纸，两个州的矿业界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这当然也波及到其他领域，包括两地的州政府之间的勾心斗角。

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人》杂志经常向马克·吐温约稿。他创作了一些讽刺作品，刊登在《加利福尼亚人》《黄金时代》等刊物上。编辑在审稿时发现，马克·吐温的作品里的插科打诨和怪诞手法的运用，都是十分巧妙恰到好处，显然比一般的幽默作家要略胜一筹。

马克·吐温在旧金山，靠着稿酬开始过上安定的生活。但不久就发生了意外事件。一天夜晚，斯蒂夫·吉里斯跟人斗殴，把酒馆老板打成重伤，当即以犯有杀人未遂罪而被逮捕。马克·吐温为朋友到警察局具保，但斯蒂夫·吉里斯获得假释后逃之夭夭，没有去法庭受审，警察局追究担保人马克·吐温的法律责任，他也被迫逃出旧金山城。

斯蒂夫的哥哥詹姆斯是一名老淘金者，在深山老林里修建了一座木板房屋，他获悉总爱惹是生非的弟弟使马克·吐温受到牵连而无处藏身，就再三邀请马克·吐温到他家里躲避一段时期。

詹姆斯·吉里斯的住所四周幽静，他一直在别人废弃的旧金矿里仔细搜寻，始终怀着渺茫的希望，企盼着有朝一日寻觅到一些天然黄金，使晚年生活有所保障。

詹姆斯收藏有许多好书，他擅长讲故事，可以说，他算得上西部民间文学的专家。到了夜晚，马克·吐温喜欢跟他聊天，听他讲诙谐幽默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在猎户、农民和淘金者中间，广泛流传着奇怪的回声的故事。故事中的“我”来到某地，看见远处巍然耸立的高山，由于相隔遥远，说话的声音到达山谷后又传回原地时，需要6个钟头。为了不至于睡过了头，只要在入睡前对着高山放声喊道：“该起床啦！”第二天清晨，回声就会及时地喊醒你。关于森林的传说也是怪诞不经的。森林里生长着化石树，树上结满了化石的果实。

马克·吐温再次过着淘金探矿的艰苦生活。他跟随詹姆斯·吉里斯，从一个山坡转到另一个山坡，用铲子掀翻灌木杂草，用镐头挖掘坑道矿井，用泉水不断冲洗大堆矿沙，经常两个人累得腰酸背痛，总是没有寻觅到耀眼的黄金颗粒。

看来，一切都是徒劳。马克·吐温和詹姆斯·吉里斯只得放弃这块地方，留给别人来碰运气吧。后来他俩听说，正是在这片土地下面的岩层蕴藏着金矿，有人发现后马上申请开采权，不到一年就发了大财。

马克·吐温两次加入淘金者的行列，吃尽不少苦头，第一次差点连性命都丢掉，可是，命运之神却从来不照顾他，总是毫无收获，倒霉极了。

过了一段时期，斯蒂夫·吉里斯的纠纷已经调解妥当，马克·吐温返回旧金山城，又开始紧张忙碌的写作。他继续担任《企业报》的通讯员和《加利福尼亚人》的撰稿人。

2 成名作《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这时候，纽约的出版商准备出版各地幽默作家新创作的短篇小说选集。著名作家布朗以沃德为笔名创作了不少幽默作品，他在各地进行幽默演讲受到普遍欢迎。他在旧金山居住期间，成为马克·吐温的好朋友。根据布朗的推荐，纽约的出版商向马克·吐温约稿，打算将他的新作编入小说选集里出版。

于是，马克·吐温赶写了关于跳蛙的短篇小说。但这篇小说寄到纽约时，该书已经付印。出版商只得将马克·吐温的稿子推荐给当地的《周末报》。幽默小说《吉姆·斯迈利及其跳蛙的故事》，于1865年11月发表在该报上。当时马克·吐温30周岁。

当马克·吐温八九岁时，姨父约翰·夸尔斯就给他讲过跳蛙的故事。人们对叙述狡猾的人欺骗吹牛大王的这个民间故事很感兴趣，它在西部地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深受水手、矿工、伐木工的欢迎。不过，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关于“跳蛙”的故事还没有广泛流传。

在马克·吐温返回旧金山之前，当他和詹姆斯·吉里斯在一起，再次过着淘金者的生活期间，又在当地矿工当中听到了跳蛙的故事。

1865年1月下旬，连绵不断的大雨，使淘金觅银的矿工们只得呆在木板房屋里，聊天、说笑话、讲故事，以此消磨时光。有一天，马克·吐温听到一个矿工讲述跳蛙的故事，尽管马克·吐温从童年时代起，就不知听过多少次，但是几乎在每次的讲述中，都有讲故事者本人的即兴发挥和创作的成分在内，内容、情节，甚至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有所演变。

这次讲的是一个名叫柯尔曼的矿工，把自己的一只青蛙训练得跳得很高，有一次他跟一个过路的人用50元打赌，看谁的青蛙跳得最高，那人手里没有青蛙，要柯尔曼去附近池塘旁捉一只给他。当柯尔曼走开后，那人把柯尔曼训练有素的青蛙的肚子里灌满铅砂。这样，在进行比赛时，柯尔曼的青蛙再也蹦跳不得，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地输给了那人。

马克·吐温主要是根据关于柯尔曼的青蛙的这个故事的内容，采用巧妙的幽默手法，创作了短篇小说《吉姆·斯迈利及其跳蛙的故事》，后来，他又将篇名改为《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

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里，如同以往他创作的幽默小品和演讲一样，采取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作者成了小说里的沙莫恩·威列尔。

在敝的矿工村的简陋小酒店里，威列尔舒适地坐在火炉旁。他是个大胖子，头发秃顶，表情安详，心地善良。

威列尔从容不迫地讲故事。他不急于开篇就转入正题。他是一位淳朴忠厚的老矿工，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偏僻角落，几乎被社会生活所遗忘。眼前他总算有机会跟人聊天，该是多么痛快。可以说，这是他生活中的惟一乐趣。这样一位具有真正的个性的西部边疆地区老矿工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不难看到，在这里有着马克·吐温极为熟悉的詹姆斯·吉里斯等淘金者的影子。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这篇小说的精彩独特之处，主要是作者揭示了西部边疆地区居民的典型性格。

威列尔还有一个性格特征，他讲故事时说话颠三倒四，似乎显得逻辑思维有些混乱，他喜欢风马牛不相及地瞎编乱扯，这样就更加令人感

到荒诞滑稽。

小说采取的独特的毫无拘束的联想方法，使作者又把另一位人物吉姆·斯迈利引了进来。他有打赌癖，总是“准备就绪”，伺机打赌。在斯迈利身上生动有趣地体现了西部边疆的许多淘金者的那种狂热精神。

马克·吐温写道，斯迈利满不在乎，不管什么东西，他都愿意用来打赌，赌得忘乎所以。

沃克牧师的妻子患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大家都知道她活不长久了。一天早晨，牧师走进来，斯迈利打听他妻子的病情，牧师说，她的健康状况有明显好转，感谢上帝的无限仁慈，总算平安无事，她正在痊愈。可是，斯迈利毫不犹豫地說道：“那么，我就用二个半比一跟你打赌吧，我敢断定，她很快就会病死的。”

在这篇小说里，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还是显得粗野，但总的看来仍然富有人情味。他不愧为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的现实主义作家。

马克·吐温以广泛流传的民间幽默故事作为素材，通过他的艺术加工和创作，描绘出人民生活的绚丽的图画。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表明，马克·吐温所指的美国“幽默”小说，与欧洲的“诙谐”或“滑稽小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马克·吐温认为，美国的“幽默”小说的作者，往往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作品里借题发挥，高谈阔论，有时甚至离题千里。欧洲的“滑稽”或“诙谐”小说，则强调开门见山，短小精炼。

马克·吐温写道：

诙谐和幽默，如果两者之间有差别的话，那只不过表现在叙述的时间长短上，正如闪电与电灯一样。诙谐小说与幽默小说显然同属一种体裁，但前者宛如耀眼的、瞬间的、不无危险的闪电，而后的表现手法则似乎显得任性顽皮，喜欢转弯抹角地叙述情节。

实际上，马克·吐温认为幽默小说必须注重塑造人物形象和刻画典型性格。在所谓“诙谐小说”里主要是闪电似的笑谑，出乎意外的转折和荒诞可笑的情节。

马克·吐温熟悉幽默小说的特点。这种小说的主人公往往就是说故事者本人。作者在小说里经常以傻子的身份出现，采取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性格，更加显得真实。

马克·吐温在写这种幽默小说时，特别注意使作者与主人公融为一体。小说里叙述故事的“我”，总是装模作样，仿佛“在叙述过程中没有丝毫值得可笑之处。”马克·吐温认为，幽默小说以描写的技巧见长，而“诙谐小说”则在于“内容”。幽默小说描写必须具有精湛的艺术性，至于“滑稽”或“诙谐”小说，马克·吐温认为大可不必苛求。

显然，短篇小说《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正是属于马克·吐温所说的这种幽默小说。

这篇幽默小说迅速在全国各地广泛流传。许多报刊竞相转载。旧金山的一家报纸驻纽约的记者写道，有 50 多人纷纷向他打听，这篇幽默小说的作者本人的情况。“众所公认，这是当天的最佳作品”。

《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是马克·吐温的成名之作，标志着他从

事文学创作的真正开端。

3 南北战争的胜利

1865年4月9日，南部叛军主力部队陷入北部联邦政府军层层包围之中，只好向北军投降，持续4年之久的美国内战，以北方获得最后胜利而告结束，美国重新恢复了统一。

美国的工人、农民在战胜南部奴隶主的战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在北部联邦政府军队里，平均每1000名士兵中，就有工人421人，农民487人。

南北战争终于摧毁了在美国领土上延续了200多年的蓄奴制，几百万黑奴获得了解放，为此黑人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整个内战期间，有25万黑人参加或协助北部政府军作战，25万黑人在北军的其他岗位服役，将近7万黑人在反对南方奴隶主的战斗中牺牲。在南部各州的种植庄园里，大批黑奴逃跑，总共达50万人，这也是对南部叛乱分子政权的沉重打击。

南北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奴隶主的政治势力，使工业资产阶级能够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加速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但没有使广大的黑人和贫穷的白人的生活得到应有的保障，他们的许多愿望和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

普通的美国老百姓怀着复杂的心情迎接内战的胜利。

过去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当中，认为黑奴地位是一种所谓“自然而正常的劳动状况”，现在这种根深蒂固的蓄奴制的传统观点被破除了，特别是通过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美国的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到蓄奴制的残忍性与反动性，看到凶残顽固的南方奴隶主遭到失败，全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

马克·吐温的千千万万个同胞们似乎觉得，今后对他们来说，通往幸福的一切道路都是畅通无阻的。还是在内战期间，1862年5月24日，林肯政府就颁布了《宅地法》，规定凡支持、拥护美利坚合众国的成年公民，从1863年6月1日起，只要缴纳10元登记费，就可从国有土地中领取160英亩土地，耕种5年后成为私有财产。

可是，愈演愈烈的土地的投机活动，使美国普通老百姓的发家致富的美好愿望不久就化为泡影。头脑清醒的人们对周围的现实生活不能视若无睹。在南北战争的年代里，在美国社会富人愈来愈富，穷人日益穷困。金融资本家杰伊·科克在内战期间盈利几千万元。诸如此类的百万富翁还有：福克、古尔德、卡内基、摩根、阿穆尔、洛克菲勒等。他们在战后都成了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南北战争实质上是美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一次工人群众集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工人们大声疾呼：“我们高兴的是，发动叛乱的南方奴隶主被打败了……但是，我们希望人人都明白，今后美国的劳动人民将要求对自己用劳动创造的财富进行合理分配，对工人阶级经过无数浴血奋战换取来的自由的权利能够平等享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美国的工人运动十分关注并给予高度评价。

胜利者们欣喜若狂的情绪，美国的普通老百姓用高昂代价取得的胜利果实被人窃取后的失望心理，这一切在马克·吐温的作品里不能不有

所反映。

事实正是如此。马克·吐温在内战后第一年写的一些作品，既描写了光明的希望，也表现出阴暗的情绪。他当时居住在旧金山，在繁华的城市里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腐朽。

内战结束的这一年，马克·吐温写了短篇小说《坏孩子的故事》，嘲讽主日学校的教育方法以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教。

马克·吐温在小说里指出，周围的现实生活往往与所谓伦理道德背道而驰，坏的道德品质并没有遭到恶报。

这篇小说还淋漓尽致地嘲讽法官的所谓“乐善好施”，“仁慈”得简直使人无法相信的法官，原来是地地道道的剥削者。

马克·吐温描写的坏孩子的结局更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吉姆长大后，结了婚，儿女成群。在一个美好的夜晚，他用斧头敲碎了所有孩子的头颅。”这是怪诞作品的凝炼的概括手法。

坏孩子吉姆长大成人后，他不仅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子女，而且使用一切欺骗伎俩，营私舞弊，拼命积攒财产。“这个卑劣无耻的恶棍，如今却成了村里最受尊敬的人物，还当选为国会参议员”。

马克·吐温创作的《坏孩子的故事》，反映了美国社会坏人当道的现实生活。这类幽默小说具有“西部”特色，表面上显得粗野，跟内华达的报纸上刊登的幽默小品不无相似之处，但幽默小说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揭示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更加深刻。

现在的马克·吐温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他开始善于独立思考，更加具有批判精神。

在战后的第二年，马克·吐温写了幽默小品《警察在干什么？》。该文冷嘲热讽地描写旧金山警察的所谓“英勇精神”，满怀同情地反映了陷入困境的穷苦人们的悲惨命运。

马克·吐温写道：“怎能说我们的警察没有美德？”店铺老板打破了乞丐的头，警察却将受害者关进监狱。

作家愤恨地讽刺道：“警察将被殴打得奄奄一息的乞丐关进牢房，不准医生为他包扎伤口，这岂不是专横残忍到了极点吗？看守人对伤势严重的乞丐熟视无睹，过了两个钟头后，警察才发现受伤者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这岂不是残酷无情到了极点吗？”

“警察当时为什么要如此粗暴地弄醒被捕者呢？其实犯人早已昏迷不醒了，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总是这样一直昏睡的……”

“可怜的乞丐第二天早晨7时一命呜呼。他在牢房里只做了4个钟头的噩梦。他头部的伤口裂缝很宽，从额头直到后脑勺，简直像裂开的苹果似的。可是，你们有什么理由指控警察呢？你们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

4 游览夏威夷群岛

夏威夷群岛，当时还没有拼入美国的版图，是 2000 多英里外的太平洋上的一个独立的君主国。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富有魅力的神秘之岛，美妙的自然风光，温暖宜人的气候，奇特的土著民族的风俗，吸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到这里旅游、传教、开发等。

旧金山与夏威夷群岛之间已经开辟了航线。1866 年初，加利福尼亚的《联合报》聘请马克·吐温为特约记者，前往夏威夷群岛采访，要求每月写 4 篇通讯，报道他沿途的所见所闻，每篇通讯的稿酬是 20 元。

马克·吐温乘坐“艾捷克思号”轮船漂洋过海，经过 12 天的漫长航行，来到了檀香山。

正是初春季节，到处是草木茂盛，鲜花盛开，呈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檀香山是一座海滨小城，所有的房屋都是用干草泥土和珊瑚盖成的，平坦的马路上看不到什么车辆，居民们一般都是骑马外出，他们的皮肤被海风和阳光晒得黝黑，衣着简朴，鲜花扎成的花环是少女们惟一的装饰品，戴在颈项上，和煦的微风吹拂，送出一阵阵天然的馨香。

马克·吐温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周围的一切都使他感到逍遥自在，心旷神怡。他在寄给《联合报》的通讯中，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对夏威夷群岛的自然风光的赞美。“蓝湛湛的天空，绿茸茸的景色，树木一年四季不会凋零，天空总是阳光灿烂，碧空万里……”

马克·吐温骑马走遍了瓦胡、夏威夷、毛伊等岛，行程达 200 多英里。他有幸观赏了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海拔 1 万 3 千多英尺的莫那洛火山喷发熔岩的奇景。

莫那洛火山喷射的一股股炙热的熔岩流宽达 5 英里，火山口底面有 10 英里宽，游客可以沿着狭窄的小路抵达有 1000 英尺深的火山口底部，熊熊燃烧的熔岩，随时可以猛地喷发出来，马克·吐温从小就喜爱探险，他不顾向导的再三劝阻，竟然跟另一位胆大包天的游客在火山底面步行两英里，路面相当烫脚，到了长达 900 英尺的永不熄灭的熔岩火海附近，中途迷了路，他俩就在那里欣赏烈焰翻腾的火海奇观，渡过了不眠之夜。当然，这与马克·吐温 10 岁时跟小女孩罗丽·郝金斯在汉尼巴尔镇附近的麦克道尔溶洞里迷路，真是有天壤之别。

离开莫那洛活火山后，马克·吐温不顾浑身疲倦，又登上了海拔 1 万英尺的哈莱亚卡拉死火山，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周长 30 余英里。

这时传来了“黄蜂号”船在太平洋上起火遇难的消息，马克·吐温又乘船在海上渡过 40 多个昼夜，抵达“黄蜂号”船上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们在地点，进行详细深入的采访。他生动细致地报道了“黄蜂号”遇难的整个过程，作为独家新闻，次日清晨送到开往旧金山的轮船上。《联合报》主编收到马克·吐温的这篇通讯后，如获至宝，立即用电报发往美国各地，引起全国性的大轰动。《联合报》为此特地给马克·吐温 300 元的奖金，还把马克·吐温撰写的所有通讯的稿酬增加了一倍。

马克·吐温在夏威夷群岛游览了 4 个多月，他在当地淳朴可爱的土著民族的居民们身上，看到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同时，他发现美国正在企图吞并和控制整个夏威夷群岛，它到处伸手掠夺财富，欺压剥削土著民族。马克·吐温在通讯里描写美国驻夏威

夷的总领事时，写道：“这是一个长腿的自负而愚笨的家伙，他原先在新罕普什尔州当过律师。”

几年后，马克·吐温写了一篇政论《为什么我们要吞并夏威夷群岛》，对他当时在夏威夷群岛耳闻目睹的美国的强盗行径，作了极为辛辣的讽刺。

1866年7月19日，完成了采访任务后，马克·吐温乘船离开檀香山，回到旧金山。

5 在各地进行巡回幽默演讲

马克·吐温打算把发表在《联合报》上的那些通讯加以扩充，再增加其他的内容，编写一本介绍夏威夷群岛的书，就像10年前他在衣阿华州的基欧卡克镇上姐夫家里读到的那本关于亚马孙河的游记之类的书，可是，马克·吐温始终找不到愿意出版的书商。

这时，他想起了幽默作家布朗当时在全国各地巡回讲演的盛况，他决定仿照布朗的这种方式，进行大胆的尝试。

马克·吐温在旧金山用50元租了一个戏院，显然，这是毫无把握的事情。谁愿意花费1元或0.5元购买一张门票，去听一位陌生的普通记者关于夏威夷群岛的演讲呢？

失败并不可怕，难得可贵的是勇于探索，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开拓新的路径。马克·吐温懂得要想成为生活的强者，就需要具有探险者的进取精神。

他挖空心思，精心制作了滑稽可笑、引人注目的海报招徕听众。海报上写道，演讲人马克·吐温描述过去居住在夏威夷群岛上的野蛮人的离奇古怪的风俗习惯，“如果哪位太太愿意提供婴孩的话，演讲人将当众表演野蛮人生吞活剥小孩的情景”。

海报上除了写明演讲地点与时间之外，还用大号字体写着：

在城里举办奇妙的音乐会

紧接着是中号字体：

但演奏不出令人恐怖的野兽的声响。

又是几行小号字体：

在附近街上打算燃放五彩缤纷的焰火，主办者要求与演讲会同时举行，但看来只得取消焰火晚会的原定计划。

海报结尾写道：演讲会定于7时开始入场，8时才赶到的观众肯定会遇到麻烦。

在举办第一场演讲会的那天晚上，马克·吐温心情紧张，提前两个钟头赶到戏院。幕布徐徐升起，马克·吐温忐忑不安地登上舞台，他举目望去，全场座无虚席，这倒是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免感到惊喜，心情一下子就恢复了平静，就像他平日爱跟周围的人们讲故事说笑话时一样，马克·吐温娓娓动听地向旧金山的居民们讲述他在夏威夷群岛的个人经历和见闻。在每次演讲中，马克·吐温模仿当时著名的幽默演讲家布朗、洛克等的表演技巧，像他们那样快嘴利舌地说出一连串俏皮话，同时演讲人的脸上露出傻里傻气的淡漠表情。

马克·吐温在进行演讲时，不是仅凭双关语、谐声词、俏皮话取娱听众，而是他的逗眼里充满着讽刺，逗笑之余耐人深思。

1867年一家报纸刊登了马克·吐温的演讲稿，并且发表评论说，这位“粗野的幽默演讲家”给听众提供了大量真实可信的事实，促使人们去认真思索周围所发生的许多类似现象。

马克·吐温经过辛勤探索，使自己的演讲技巧日臻完善，愈来愈受到广大听众的欢迎，他又找到了一门新的职业。

他认为幽默演讲，与文学作品朗读会、故事会和一般的演讲会是不

相同的，著名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人，也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富有表情地朗读自己的作品，但是作为幽默演讲家来说，他们则应该在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进行滑稽可笑的独白表演，而不是照本宣科地朗读，或单调乏味地背诵，或一本正经地高谈阔论。

当马克·吐温来到弗吉尼亚城时，《企业报》主编库德曼建议他在演讲时增添一些幽默哑剧的表演手法，马克·吐温采纳后，表演效果的确不错。

马克·吐温开始演讲时，帷幕缓缓地升起，他好像是坐在家里的，独自坐在舞台上摆放着的钢琴旁边，哼着“马弗沙的骏马之歌”之类的民间小调。蓦然间，他抬头瞧见帷幕已经被人拉开，这时他脸上立刻露出莫名其妙或惊愕不已的神情。听众哄堂大笑。紧接着，马克·吐温从容不迫地做关于夏威夷群岛的演讲。

在各地巡回演讲时，马克·吐温经常腋下夹着“演讲稿”，但从从不看讲稿。演讲结束时，讲稿哗啦一下散落在舞台上，零乱不堪。这一场面又博到听众一阵笑声。他喜欢装腔作势地拖长语调，听众感到滑稽可笑极了。

马克·吐温决定到东部各州去巡回演讲。也许，在纽约能够找到机会出版自己的作品和举行幽默演讲会。

同时，他已经5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十分想念。当时横贯东西部的大铁路正在铺轨，尚未通车。马克·吐温不愿乘坐马车越过大平原长途跋涉，他打算这次去东部城市演讲时，取道尼加拉瓜地峡和纽约去密苏里州探望母亲、哥哥、姐姐和姐夫。

1866年12月15日，马克·吐温登上了“美利坚号”客轮，从旧金山出发。在旅途中他结识了船长威克曼。马克·吐温有过当领航员的经历，他跟见多识广、热情善良的威克曼谈得很投机。这位船长精通《圣经》，但他是读神论者，对教堂从来没有丝毫虔诚之意，在这点上又跟马克·吐温不谋而合。

“美利坚号”轮船到达尼加拉瓜地峡时，由于当时尚未开凿巴拿马运河，马克·吐温和其他200多名旅客，只能乘坐马车去加勒比海岸边，再转乘其他的轮船去纽约。

马克·吐温乘坐“旧金山号”轮船离开尼加拉瓜地峡，在轮船驶往纽约的12天航行中，不幸遇上最厉害的亚洲型霍乱流行，健康的人一旦感染上，病情严重的一天之内就会死亡，轮船上无药可供防治，不时传来旅客暴死的噩耗，马克·吐温胆颤心惊地度过了这次异乎寻常的险恶旅行，在寒风凛冽的夜晚，总算平安地踏上了东方大都会纽约的繁华马路。

在纽约他遇到了从前的犹他准州的代理州长富勒，6年前克里曼斯兄弟俩前往内华达，路过盐湖城时曾经受到富勒州长的热情接待。这次在纽约马克·吐温与他重逢，两人感慨万千。

富勒是一位热心肠的大好人，听了马克·吐温介绍幽默演讲的情况后，他慷慨解囊，资助400元作为租用库柏协会的大礼堂一个晚上的费用，于1867年5月6日，为马克·吐温举办了盛大的幽默演讲会，3000多听众免费欣赏了来自西部地区的这位幽默作家的精彩演讲。这是马克·吐温一生中难以忘却的日子。1860年2月，林肯曾在这座大厅里发

表了著名演说。

马克·吐温在纽约的幽默演讲相当成功，他在东部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人们对马克·吐温的幽默风格表示赞赏，纽约市的一些报纸纷纷向他约稿。他的成名作《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收入一本短篇小说选集，在纽约正式出版。

马克·吐温在纽约举办了几场幽默演讲会受到普遍欢迎。连同他在加利福尼亚和内华达各地所作的3个月的巡回演讲，总共收入达1500多元，明显地超过他从前在荒山野岭淘金探矿的近两年里所挣的钱。

马克·吐温决定离开纽约返回阔别已久的故乡与家人团聚。两年半前，1864年10月31日内华达成为正式州，州长纳依如愿以偿当选为联邦议会参议员，州政务官按理完全应该由欧利恩·克里曼斯继任，可是，正在宣布候选人名单的那一天，欧利恩坚决主张禁酒，激怒了嗜酒成性的矿工们，结果无人投他的票，欧利恩就这样丢了官，成了一名失业者。母亲跟姐姐帕梅拉一家仍旧住在圣路易斯城。

有一天，马克·吐温在纽约的街道上散步，无意之中看到关于组织赴圣地参观旅游团的启事。其中写道，将租用“桂格城号”大型客轮远航地中海，旅客们可以沿途漫游欧洲和参谒圣地耶路撒冷。旅游者们远涉重洋纯粹是消遣玩乐性质的。在“桂格城号”轮船上备有舒适豪华的特别客舱，专供社会名流住宿。旅游者将领略意大利、希腊、法国、土耳其、黑海沿岸城市、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和耶路撒冷等地的美丽景色与风土人情。这一切实在太富有诱惑力了。

看来，这正是实现周游世界的夙愿的最好机会。不过，仅一张船票的价格就高达1000多元，这是一般人不敢问津的。

马克·吐温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请某家报馆聘任他为随船特约记者，这样就可以由报馆为他支付旅费。

当加利福尼亚州的《阿尔塔日报》的董事会收到马克·吐温的这一书面建议时，起初为这笔昂贵的旅费感到为难。但是，新闻记者马克·吐温旅游夏威夷群岛期间的采访工作十分出色，在加利福尼亚的报业界至今留下良好印象。过了几天，《阿尔塔日报》驻纽约的分馆收到旧金山总馆拍来的电报：“委派马克·吐温前往圣地采访，请代付有关旅游费用。”

一切迎刃而解，马克·吐温只需整装待发，他周游世界的心情十分迫切，又担心《阿尔塔日报》中途变卦，总觉得时间过得过于缓慢。在“桂格城”号启程前这段时期，他给《阿尔塔日报》撰写了几篇通讯，给母亲、哥哥欧利恩和姐姐帕梅拉等写信诉说自己的情况。好不容易等到“桂格城号”轮船启碇驶出纽约市的港口，马克·吐温的心绪才平静下来。

6 乘坐“桂格城号”轮船漫游世界

组织旅游团的公司大张旗鼓宣传的所谓社会名流，直到轮船即将启程时，才突然宣布他们将不参加这次朝圣活动了。其实，他们的鼎鼎大名只是用来招徕旅客的，这也是商业广告的一种惯用伎俩。

这样一来，马克·吐温倒是出乎意料之外成了船上颇有名气的旅客。其他的大部分旅客都是上了年纪的虔诚的宗教徒，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拜谒圣地耶路撒冷，是一批名副其实的朝圣者，他们天天晚上在船上开祈祷会，马克·吐温不免有些反感。

马克·吐温很快就结识了一群逍遥快活的旅客，其中包括船上的医生等人。马克·吐温成了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对于男人们来说，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吸烟室度过的，他们只举办了3个晚上的舞会，就受到道貌岸然、非常古板的宗教徒们群起而攻之，指责这是很不庄严的活动，甚至有伤风败俗之嫌，因此，舞会遭到禁止。

不过，无论如何也遏止不住马克·吐温这批非宗教徒旅客的欢声笑语，只要轮船停靠在某个港口后，他们总是第一批登上岸，不畏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地去浏览那一带的各种名胜古迹。

在漫长的旅途中，马克·吐温陆续给《阿尔塔日报》《纽约论坛报》《信使报》等报纸写了大量的通讯、游记和随笔。从前，马克·吐温从纽约、华盛顿、费城给欧利恩主办的报刊撰写过这类体裁的作品，他在旧金山和游览夏威夷群岛期间，也写了许多通讯，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马克·吐温的通讯这类体裁的作品具有自己的风格，他往往不是长篇累牍地详细具体地叙述所见所闻，而是津津乐道地畅谈自己当时的心绪、感受甚至幻想。他喜欢充分发挥想象力，任其所好地议长论短，有时在通讯、游记、随笔中写入近似讽刺小品、滑稽对话、奇闻轶事、笑话之类的东西。

在这种文学体裁方面有许多先驱者。马克·吐温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18世纪英国作家高尔斯密士、斯特恩、狄更斯等人的幽默传统，同时他还学习和借鉴了美国作家依威格等人的创作经验。可以说，在美国正是马克·吐温把通讯、旅途随笔加以发展，使这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这次旅游并不像主办者所宣传的那样一帆风顺。轮船到了希腊后，由于没有办理卫生检疫手续，当地拒绝旅客入境，只有极少数人通过非正式途径，偷偷地到了雅典游览了一番。

当“桂格城号”轮船抵达耶路撒冷后，只有8位旅客荣幸地骑着马在圣地巡礼，他们头上扎着白色的土耳其头巾，戴着墨绿色的护目镜，打着白色的阳伞，排成整齐的队伍，挺胸甩手，庄严地行进着，马克·吐温作为随团采访记者，也是这支朝圣“仪仗队”里的一名成员，不过，他没有像其他7位宗教徒那样装束打扮。朝圣结束后，马克·吐温在寄往《阿尔塔日报》的通讯报道里，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冷嘲热讽。

马克·吐温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欧洲国家、亚速尔群岛、中近东等地的风土人情。他在通讯里生动有趣地描述了游览直布罗陀海峡、维苏威大火山、雅典、米兰、巴黎、伊斯梅尔等地的各种见闻。

这些通讯不仅反映出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且体现了他的民主

主义思想。

马克·吐温当时认识到，南北战争摧毁了在美国持续了 200 年的奴隶制度，这次伟大的胜利，对世界的进步事业具有进步意义。他相信资产阶级的民主比封建和半封建的制度要优越得多，而后者当时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仍然根深蒂固。马克·吐温在通讯中尽情地嘲讽旧时代的残余思想，挖苦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欧洲许多地方以及东方国家里笼罩着愚昧落后腐朽的风气，这使马克·吐温感到深恶痛绝。

作者描写了旅游者们对欧亚大陆的名胜古迹和艺术珍品惊叹不已，同时，对这些美国人践踏古代文物的恶劣行径作了讽刺性的揭露和批判，他嘲笑“桂格城号”轮船上的旅游团成员们的无知、自负、虚伪和贪婪，指出他们是十足的“傻子”。

马克·吐温写道，他们在参观古代文物时，总是极力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这些美国“傻子们”蔑视欧洲文化，同时还不愿承认欧洲人开发美洲所做的贡献。

众所周知，美洲是欧洲人哥伦布最先发现的。但“傻子们”却佯装不懂，仿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似的。博物馆的向导请美国游客们观看哥伦布的亲笔信件，他们却丝毫不感兴趣，“觉得笔迹潦草，还不如 14 岁的美国小孩写得漂亮哩”。

7 年轻的幽默作家大显身手

马克·吐温乘坐“桂格城号”轮船回到纽约后，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寻找职业。

国会参议员毕尔·斯图尔特 6 年前是卡森镇的一名律师，靠贪污受贿、炒股票和地皮等发了财，内华达成为正式州后，他又跟州长纳依同时当选为参议员。现在斯图尔特不仅是百万富翁，而且成为华盛顿的一名铁腕人物。

尽管马克·吐温在内华达时，曾经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毕尔·斯图尔特的贪赃枉法的卑劣行径，不过，为人十分狡诈的斯图尔特对马克·吐温的才华一直很器重。时过境迁，马克·吐温如今成了小有名气的幽默作家，斯图尔特希望他能够担任自己的秘书。这工作并不繁琐冗杂，马克·吐温仍然有宽裕的时间为报刊撰稿。

马克·吐温考虑到这项秘书职业可以使自己有一笔固定的薪金收入，于是前往华盛顿任职。他担任斯图尔特的秘书的时间并不长久，不过，这使他对美国首都高层政界人物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吐温亲眼看到当时整个首都笼罩着贪污受贿的乌烟瘴气，政客们在威士忌酒的碰杯声中进行肮脏交易。

马克·吐温根据自己跟斯图尔特相处期间的生活经验，1868 年创作了短篇小说《我给参议员当秘书的经历》。

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给参议员当了两个月的秘书，后来被迫辞职。参议员经常吩咐秘书给各式各样的人物写回信，要求写得“含糊其词，模棱两可”，秘书是一位老实人，尽管他极力按照参议员的指示去做，可是每一次都事与愿违，使狡诈伪善的参议员陷入尴尬狼狈的境地。马克·吐温维妙维肖地勾画了这类政客的丑恶嘴脸。

这时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出版商布里斯写信给马克·吐温约稿，原来他已经跟书商们签订了出版发行幽默书籍的合同，目前缺乏打开销路的书稿。

马克·吐温答应把游览欧亚大陆参谒圣地的那次漫长旅行期间发表的通讯、随笔等，编辑成书交给布里斯出版。

布里斯出版公司的董事们，原先都在报纸上看到过马克·吐温撰写的这些通讯，现在作为一本通讯集出版，他们都顾虑重重，认为报道朝圣活动的这本通讯集很不严肃，他们不敢授人以柄，背上渎神的罪名。

布里斯看得很清楚，正是马克·吐温这些别具一格的通讯里蔑视宗教的幽默，对于广大读者才具有吸引力。当时人们对那些一本正经的大部头著作和宣扬宗教的书籍已经读得发腻了，很希望看到写得轻松活泼诙谐有趣的读物，马克·吐温的这部书稿显然能够满足读者的这种渴望。

布里斯对其他的董事说，他们实在不愿合作的话，他宁肯自己出钱出版这本通讯集，自负盈亏。看到布里斯态度坚决，犹疑不决的董事们也不再阻挠。

1868 年 1 月，马克·吐温着手编写这部取名为《傻子国外旅行记》的通讯集，其中不少段落都重新改写，删除了一些显得过于粗野的词句，使全书内容更加充实，前后衔接，成为浑然一体的完整结构。

马克·吐温把《傻子国外旅行记》书稿交给布里斯出版公司后，他

继续进行巡回幽默演讲。该书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曾经发表在《阿尔塔日报》上，马克·吐温赶往旧金山，和报馆协商洽谈，取得了编印这些通讯的版权。

果如出版商布里斯所料，《傻子国外旅行记》给当时沉闷呆滞的美国图书市场带了一股生气，它成了一部最畅销的书，1869年7月在哈特福德正式出版，在同年的12月这一个月里，这部书就销售了1万2千册，一年内销数高达10万余册，这样，就给作者每个月带来1200元到1500元的高额收入，这是马克·吐温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他经过长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从事文学写作的诚实劳动，总算摆脱了贫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安定舒适的生活环境。

马克·吐温的幽默作品，无论是以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的形式所创作的，都给人们带来欢笑与思索，能够使最忧郁寡欢的人笑逐颜开。

马克·吐温的名气愈来愈大。他经常在宴会上发表即席演讲，到各地举办幽默演讲会。

他逢场作戏，即兴发挥，一连串的俏皮话、笑话脱口而出。在一张海报上列举了38个题目，写道：“精心构思的幽默贯穿于整个演讲过程。”

的确，听众还没有走进演讲厅，就受到浓厚的幽默气氛的感染。

有一次，旧金山城的大街小巷出现许多颇为奇特的传单。这些传单上写道，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强烈要求马克·吐温立即滚出旧金山，还印着由许多社会团体签名的最后通牒：严禁举办演讲会。传单以警察局长的话作为结束语：“最好尽快把马克·吐温撵出去！”

其实，所有传单都是马克·吐温本人一手炮制的，可以说，这是他的幽默的另一种特殊的表达手段，也是幽默演讲会的“序幕”。到了夜晚，演讲厅里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有时海报上画着马克·吐温骑在青蛙上。有一家杂志经常刊登著名的幽默家演讲家的画像，其中有一幅马克·吐温的画像，画着他身穿系着铃铛的小丑服装。

马克·吐温作品里的笑料层出不穷，十分精彩。他故意把大与小、高与低的事物混淆不分，玩弄词句，进行滑稽的模仿。作品里的第一人称“我”经常胡诌瞎编，出乖露丑，令人感到荒唐可笑。

马克·吐温创作的短篇小说《我的怀表》，鲜明地体现了他这段时期的幽默风格的特点。

小说主人公的“美妙的怀表走了一年半，不慢不快”，有一天夜晚，他忘记上发条，“第二天顺便走进一家最好的钟表店”，他请钟表匠校正快慢。钟表匠拨弄一番，把怀表搞坏了。

英国幽默作家一般不会有类似描写。他们也许写道，每修理一次，怀表就被损坏一次，愈修愈坏。

马克·吐温的这篇小说开头显得平淡无奇，但不一会儿，我们就读到滑稽荒诞的夸张描写。过了一个星期，怀表“好像发疯似的走得飞快，怀表的脉搏每分钟至少跳动150次”。

后来，稀奇古怪的事情愈来愈多。两个月后，怀表“比城里所有的钟表都要走得快，一天胜过日历上的30日”。过了一段时间，怀表又开始走得慢了。小说里的“我”只得“不知不觉地落后于时间，总是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兜圈子”。怀表继续慢吞吞地走着。

8 真正的爱情与执著的求婚

1867年圣诞节的夜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天气非常寒冷。马克·吐温乘坐一辆6匹马拉着的公共雪车，从纽约的十七号街道通过百老汇大街到达市中心。

到处覆盖着积雪，宽阔的马路上人群拥挤，车马川流不息，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马克·吐温下车后，走进一栋白色大理石的高楼大厦。这是纽约最豪华的圣尼古拉斯大饭店，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百万富翁经常在这里聚集，今晚更是热闹非凡。

马克·吐温身穿时髦的黑色燕尾服，头戴礼帽，风度翩翩地走过门廊，吩咐饭店的侍者去给杰维斯·兰顿先生一家通报他的来访。然后，他坐在装饰华丽的客厅里的沙发上，仔细地观察进进出出的阔佬们，在煤气灯的照耀下，太太小姐们全都穿着拖地长裙，肩上披着巴黎式的头巾，首饰与服装上的装饰显得一派珠光宝气，闪闪烁烁。男人们一律穿着非常讲究的晚礼服。

查理·兰顿从楼上下下来迎接马克·吐温。3个月前，19岁的查理在“桂格城号”轮船上结识了马克·吐温，他俩朝夕相处，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查理非常钦佩这位新闻记者，认为马克·吐温谈吐幽默，学识渊博，从小就在社会上闯荡，见多识广，是他理想中的良师益友。

在“桂格城号”轮船驶往地中海途中，有一天查理给马克·吐温看他姐姐奥莉维亚的照片。谈起她的不幸遭遇，6年前的一个严寒的冬天里，她在冰上不慎摔倒，伤势严重，近两年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虽然经过几位著名医生的精心治疗，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但体质仍然比较虚弱，她总是深居简出，郁郁寡欢。查理当时对马克·吐温说，他多么希望马克·吐温今后有机会去他们家作客，他相信总是给周围的人们带来欢笑和快乐的幽默作家，一定能够驱散姐姐心头的忧愁。

在圣诞节的夜晚，马克·吐温顶风冒雪来到这里作客，查理感到由衷的喜悦，立刻把马克·吐温介绍给他的父母和姐姐。

自从在“桂格城号”轮船上见到奥莉维亚·兰顿小姐的照片后，她那端庄秀丽的容貌，一直给马克·吐温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

如今，这位22岁的姑娘，就站在马克·吐温的眼前，她长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乌黑的头发，脸庞白净可爱，身材不高，穿着绣花的长裙，显得文雅大方。

杰维斯·兰顿十多年前还是一家乡村杂货铺的店员，白手起家，善于经营，现在成了著名的煤矿实业家，跻身于纽约市的大富翁之列。

兰顿一家人很高兴跟马克·吐温共同度过圣诞节之夜，邀请他在圣尼古拉斯大饭店的高级餐厅里一起吃晚餐，之后又到十四号街的司坦维娱乐场，听著名的英国作家狄更斯朗诵自己的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的片段。

美貌纯洁娇弱的奥莉维亚，使马克·吐温一见钟情，自从1858年他当领航员期间与那位南方姑娘罗拉·戴克分手后，10年过去了，32岁的马克·吐温有生以来第二次堕入情网。他觉得这个圣诞节的夜晚过得实在太快了。马克·吐温在纽约急不可耐地又等待了5天，好不容易盼来

了 1868 年元旦，他再次见到了这位心爱的姑娘，热情地向奥莉维亚祝贺新年，马克·吐温在她借居的寓所里呆了 13 个小时，再没有去纽约的他原定的 30 多处朋友家作客。

马克·吐温真不愿意离开纽约，可是，他一定要返回华盛顿才行，不久前他跟另一名记者威廉·司文顿合伙，与华盛顿 12 家报纸组成的集团签约，保证每星期提供两篇通讯稿，与此同时，马克·吐温还得给一些报刊撰写文章，赚取稿酬作为个人的日常生活费用，抓紧时间编写《傻子出国旅行记》的书稿。为了获取他原先发表在《阿尔塔日报》上的 53 篇通讯的版权，马克·吐温还要去旧金山跟报馆进行交涉，同时顺便到西部各地举行巡回幽默演讲。

到了 8 月底，马克·吐温从华盛顿来到纽约的耶尔玛拉，第二次访问大煤矿老板一家，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每当奥莉维亚出外散步或游玩时，马克·吐温总是主动地陪伴着她，两人有说有笑，觉得很愉快。有一天，马克·吐温认为时机成熟，于是迫不及待地大胆地向奥莉维亚求婚，结果当即遭到她的拒绝。

奥莉维亚作为纽约的一个大富翁的千金小姐，从小娇生惯养，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杰维斯·兰顿夫妇一直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从来不许任何男人向她献殷勤。奥莉维亚出生后一直生活在狭窄的家庭小圈子里，对于富丽堂皇的私邸外的普通平民百姓的生活一无所知。她认为只有富翁聚居的耶尔玛拉的生活是最文明的。宗教、女朋友们的家庭舞会，富人住宅区的繁华整洁的街道，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那么她简直不敢想象该如何生活。

目前，马克·吐温在她的心目中，只是一位善于逗笑取乐的容易接近的人物。她跟弟弟查理一样，喜欢跟他在一起散步、聊天、弹琴、唱歌、跳舞，渡过十分悠闲的时光，可是，马克·吐温竟然向她求婚，这是奥莉维亚万万料不到的。

对于奥莉维亚的拒绝，马克·吐温似乎早有准备，只是诚恳地希望今后跟她保持通信往来，就把她当作他的妹妹一样。

马克·吐温离开耶尔玛拉的那天晚上，深情地给奥莉维亚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我真心诚意地爱上了你，从不懊悔；不但现在爱你，而且永远爱你。尽管我目前非常难受，但我心甘情愿，毫不抱怨……我宁肯爱上了你，又不能得到你的爱，也比我以往一生中永远是爱情的空白要好多了，因为回顾往昔逝去的岁月，我至今总算有一次感受到了世间的一切多么美好，真正体验到我追求的是一种多么高尚纯洁的情感。

马克·吐温怀着苦闷消沉的心情离开了纽约，他到圣路易斯城看望母亲和姐姐帕梅拉、姐夫莫费特。过了些日子，他出乎意料之外收到了奥莉维亚的信，虽说她只是简短地写了几句平常的客套话，但信中却夹了一张她本人的照片，这是他最先在“桂格城号”轮船上见到的照片，当时他就曾经希望得到它，查理婉言拒绝了，后来在兰顿家里，奥莉维亚也不愿把自己的照片轻易送给一位男子。而如今，不知怎的，奥莉维亚却主动地把自己照片寄来了。马克·吐温不由得回想起与奥莉维亚分

手时，她对他的第一次求婚，当即斩钉截铁地一口拒绝，这的确使他非常伤心，不过，她当时还说了一句，以后还是愿意见到他的。于是，马克·吐温决定离开圣路易斯城，又千里迢迢地赶往纽约。

马克·吐温第二次来到耶尔玛拉拜访兰顿一家。对这位不速之客，杰维斯·兰顿夫妇、儿子查理都相当反感，对马克·吐温很冷淡，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上次的过于冒失的举动，特别是查理，对一年多前在“桂格城号”轮船上结识的这位自己钦佩的良师益友，现在甚至怀有明显的敌对情绪，来自“荒凉的西部边疆”的这名“粗野”的男子，竟然向他姐姐求婚。

奥莉维亚见了马克·吐温，仍旧显得无动于衷的样子，她举止总是那么端庄文雅，令人捉摸不透她的心思。

马克·吐温第二次来到兰顿家里，显然是一位很不受欢迎的人，杰维斯·兰顿出于应有的绅士风度，只留他住宿一日。可是，马克·吐温偏偏不知趣，当天第二次向奥莉维亚求婚，又遭到她的断然拒绝。

马克·吐温感到十分沮丧，随即又将此事告诉了查理，这下子更加惹恼了这位 20 岁的盛气凌人的大富翁子弟，他黄昏时立即对马克·吐温冷冰冰地说道：“半个钟头后就有一班火车，您还可以赶得上搭车，完全用不着再捱过一夜了，赶快动身吧。”

马克·吐温向来胸襟开阔，对查理的逐客令并不计较。他的确很想在他们家居住一段时期，能够跟自己心爱的姑娘朝夕相处，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位阔绰公子查理的态度，既然如此，马克·吐温只得收拾行装，准备傍晚搭火车离开耶尔玛拉了。

夜幕开始降临，马克·吐温乘坐马车准备去火车站，马车还没有离开兰顿家大门几步路远，忽然间拉车的马匹受惊，车子当即被掀翻，马克·吐温摔倒在地，脑袋碰着路面，并没有受伤。这时，兰顿全家的人都闻讯赶来，急忙把马克·吐温抬回家中，他们都感到十分歉意。

这样，马克·吐温又在兰顿家里“养伤”，多住了 3 天，奥莉维亚对他表示同情，认真细心地护理这位执著的求婚者。

又过去了 3 个月，马克·吐温给奥莉维亚寄去了不计其数的情真意切的信，但她始终是以“妹妹”的身份与他保持一般的关系。看来，马克·吐温要当上身缠万贯的煤矿大资本家府上的“乘龙快婿”，就如当年他在内华达淘金探矿时企图一跃而为百万富翁一样，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不过，现在马克·吐温追求的不是金钱，而是比生命价更高的真正的爱情，这是世界上任何物质财富所不可替代的精神上的无价之宝。

9 跟奥莉维亚结婚

这段时期马克·吐温忙于实施演讲计划，美国一家演讲经纪人事务所与他签约，在各地举办巡回幽默演讲，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演讲会，每次演讲，马克·吐温的出场费高达 100 元。

自从马克·吐温上次在兰顿家“养伤”3 天后，转眼间又过去了 3 个月，马克·吐温与奥莉维亚之间一直保持着通信往来。现在他急于跟奥莉维亚见面，亲口向她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总觉得自己心里有许多的话在信里说不明白。于是，马克·吐温要求演讲经纪人事务所在耶尔玛拉为他举办幽默演讲会，同时在演讲会前后利用报刊、海报等发动一连串的宣传攻势。

实际上，马克·吐温的名气已经相当大了，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的许多报纸经常报道这位幽默作家兼演讲家的近况，他的大量的俏皮话不胫而走，被人们在各种场合援引，同时，他的个人收入也相当可观，已经不是处于一般的新闻记者的经济地位了。

马克·吐温在耶尔玛拉的演讲非常成功，在富人聚居的这一地区引起了轰动，晚上演讲厅里座无虚席，不时地爆发出听众的欢笑声，全纽约的大小报纸都竞相报道演讲会盛况，画着演讲家马克·吐温像的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耶尔玛拉的大街小巷。

马克·吐温第四次登门拜访兰顿一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将这位大名人拒之门外。马克·吐温在这位大富翁的府邸居住了一个星期。

马克·吐温决定抓紧战机，向这座防范森严的围城发动了持续 7 天的强攻，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马克·吐温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写信给在哈特福德的好朋友特威切尔牧师报告他所取得的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战绩。

“我在星期一晚上的那次演讲”，使奥莉维亚“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星期二白天和夜晚，她都极力回避我，顶多对我略微表示一下客气，因为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星期三眼看他们举手投降了，当晚她向我表白自己的爱情，可是她仍然顾虑重重，希望还是就此中断为好，星期四，她说爱我，真是太高兴了，到了星期五晚上，我该向她及其父母弟弟道别了……”

在兰顿一家人当中，只有杰维斯对下层社会的生活有所了解，贫穷、繁重劳动、失败，为在社会上获得立足之地而苦苦挣扎，这一切对马克·吐温来说就更加熟悉了。年轻时当过乡村杂货铺的店员的杰维斯有着自己的个人奋斗史，他懂得马克·吐温并非等闲之辈，来自穷乡僻壤的西部小镇的这位幽默作家才华横溢，前程不可估量。

杰维斯·兰顿详细询问马克·吐温的个人经历及其父母的情况。这位锲而不舍的求婚者的人品究竟如何呢？他当然不能完全听信马克·吐温的一面之辞，幽默作家的生花妙笔，幽默演讲家的利嘴快舌，不是甚至能够把死人吹活吗，更何况马克·吐温是两者兼备。

杰维斯·兰顿要求马克·吐温提供在旧金山居住的 6 位知名人士的姓名和地址，他直接写信给他们了解马克·吐温的有关情况，并且其中必须有两名牧师。他妻子的要求更加苛刻，马克·吐温必须向她提供他相识的 18 名妇女的姓名地址，杰维斯·兰顿太太直接向她们征询对这位

女婿候选人的看法。马克·吐温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一一照办。

离开兰顿一家后，马克·吐温感到最后胜利在望，于是激动地写信告诉在圣路易斯城的姐姐帕梅拉，其中写道：“我爱耶尔玛拉的奥莉维亚·兰顿，我崇拜她，她也爱我。当熟悉我的一些人回信给她的父母，证实我的确具有令人信服的良好品德后，他们就不会再反对这桩婚事。……我一定要她非嫁给我不可，除非地球停止转动，太阳从西边出来，我决不会放弃这桩婚事。”

马克·吐温继续到各地巡回讲演，每天给奥莉维亚写没完没了的情书，经常收到她的写得愈来愈长的回信，往往有七八页。马克·吐温对奥莉维亚的信评价颇高，他在给朋友特威切尔牧师的信中写道：“对我来说，这些情书比来自别的女人的充满柔情蜜语的任何信件都要宝贵得多，我觉得奥莉维亚的这些信的确是谁也写不出的最珍贵最可笑的情书。”至于他写给奥莉维亚的情书呢？马克·吐温一直守口如瓶，在世时从来不提他的这些“人类心灵的最隐秘的产品”，奥莉维亚却把他写的全部情书细心地珍藏在一只绿色的盒子里，直到他俩结婚前的两个星期为止，在不到两年时间里，马克·吐温总共写了184封情书。80年后人们发现了它们，现在成为研究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的最珍贵的一批资料。

其中有些信提及到关于宗教的看法。马克·吐温感谢奥莉维亚天天为他祈祷，并且向她许诺，“为了不辜负这些祷告，我今后一定改变自己的态度。”

马克·吐温告诉奥莉维亚，他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成为“好的基督教徒”，同时，马克·吐温偶尔在信中提醒未婚妻注意到，她的宗教信仰并非无可争议。他给奥莉维亚写了一封长信，谈论天文学家的一系列发现和浩瀚无垠的星空，并且尽量使她明白，人们关于宇宙的学说实际上足以证明，信奉上帝的世俗观念多么幼稚可笑。

马克·吐温收到布里斯出版公司寄来的《傻子国外旅行记》的清样，布里斯和全国各地的代销商正在征订，书价每册3元。

马克·吐温和奥莉维亚共同校对清样。他和未婚妻在一起，有时感到自己显得愚笨，他采纳过这位23岁的涉世未深的姑娘的某些建议，对书中可能会引起笃信宗教的耶尔玛拉上流社会不满的段落，马克·吐温作了适当的修改。他希望《傻子国外旅行记》一书能够受到不同层次的广大读者的欢迎。

1869年初，有一天杰维斯·兰顿请马克·吐温来他家。他向被调查的未来的女婿宣读了旧金山的所有证明人的回信，他们不约而同地把马克·吐温描写得一无是处，认为他完全不适合做杰维斯·兰顿的女婿，其中两位牧师的信写得更加恶毒，说马克·吐温是一名亵渎上帝的大酒鬼，迟早会酗酒身亡的。

马克·吐温听了这一大堆不实之词，目瞪口呆。杰维斯·兰顿耸了耸肩膀，把这些信件往书桌上一扔，紧皱眉头。

房间里显得格外寂静，仿佛空气都凝固了似的。停了半晌，杰维斯忽然问道：“难道你在旧金山就找不出一个真正的朋友吗？”这时，马克·吐温提起了《企业报》主编库德曼的名字。他上次给杰维斯提供的6位旧金山熟人的名单里，偏偏漏掉了最了解和关心自己的这位美国报业

界的知名人士。

杰维斯·兰顿沉吟一会儿，笑了笑，说道：“看来，除了库德曼，就是我最了解你啦。这样吧，我同意把女儿嫁给你。”

听到这话，马克·吐温才松了口气，近两年来，他一直在期待着杰维斯·兰顿的这句话，刚才他真担心，生怕无风起浪，误了大事。其实，杰维斯·兰顿也非平庸之辈，他不仅是老谋深算的煤矿实业家，而且是很爱女儿的仁慈的父亲，他早就发现女儿真正爱上了马克·吐温。

1870年2月2日，杰维斯·兰顿的宅第里一派喜庆气氛，这栋棕色大厦的宽敞华丽的客厅里，张灯结彩，高朋满座。钢琴弹奏起婚礼进行曲，24岁的新娘奥莉维亚穿着洁白的结婚礼服，挽着她父亲的胳膊，缓缓地步入客厅。两位担任司仪的牧师致了祷词，34岁的新郎马克·吐温把一枚贵重的结婚戒指戴在奥莉维亚的手指上。从此开始了他俩34年的共同生活。

马克·吐温把自己的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奥莉维亚。结婚后，她总是称呼丈夫为“小伙子”，马克·吐温的心灵也永远像青年时代那样纯真。马克·吐温在笔记里有次这样写道：

人们往往把爱情比喻为迅速燃烧的火焰，似乎总是愈烧愈旺，迟早有熄灭的一天。其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婚姻生活，那么他就不可能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10 幸福但不轻松的家庭生活

《傻子出国旅行记》一书畅销美国各地，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表示赞赏，有些评论家认为，马克·吐温的这本通讯集，“简直像《圣经》一样久销不衰”，它辛辣地嘲讽了当时束缚美国人民的那种虚伪的虔诚的传统观念，像18年前比彻夫人的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在美国的文化思想界引起轰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大西洋月刊》的主编，著名作家威廉·豪厄尔斯称马克·吐温为西部的才华卓越的幽默作家。

在纽约州西部的布法罗城，有一家《布法罗快报》将三份股金让售一份，认购者成为股东后，还必须负责编辑这份报纸的某些栏目。据说，这家报馆的收入相当不错。布法罗与耶尔玛拉相距145英里，两地交通十分方便。1869年8月，雄心勃勃的马克·吐温投资2万5千元，其中一半的钱款是向杰维斯·兰顿借的，买下了《布法罗快报》的三分之一的产权。这样，马克·吐温不再是任凭报馆老板驱使和随意解雇的一名普通记者了，他一跃而为东部报业界的头面人物之一，全国有名的一家报馆的大老板。

马克·吐温在自己合伙经营的《布法罗快报》精力充沛地工作着，同时，他还为《加拉克西》杂志编辑幽默专栏。

《傻子国外旅行记》一书的出版发行，不仅给马克·吐温带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稿酬收入，使他很快还清了岳父杰维斯的贷款，而且也给布里斯出版公司赚了不少钱。

出版商布里斯又向马克·吐温约稿，只要能畅销，无论什么题材都行。马克·吐温答应考虑。他打算创作一部反映现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小说，采取模仿《圣经》上的方舟的故事，描写美国大批工人纷纷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普通工人们的贫困生活……但这样内容，布里斯出版公司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董事们认为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产生幽默效果，只可能给当权者们带来恐惧不安，使上流社会深为不满。

马克·吐温又提出另一个设想。既然旅游欧洲的《傻子出国旅行记》如此畅销，那么，再写一本旅游南非和前往金刚石矿区的冒险经历的书，很可能会受到普遍欢迎。当然，马克·吐温至今没有机会去非洲，但有一位精明能干的记者愿意承担此重任。马克·吐温可以根据这位勇敢的记者所提供的材料，编写一本与《傻子出国旅行记》相类似的富有幽默感的游记。

布里斯欣然同意。马克·吐温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向全美国最适合承担这一重任的人求援。两星期后我将委派他自费去南非的金刚石产地采访。”但这一计划并没有实行。马克·吐温聘用的记者不幸被刀叉刺伤，因血液中毒身亡。

这时期年轻的马克·吐温夫妇居住在布法罗城。住所宽敞舒适，不只是这栋大房子，还有家具、餐具、地毯、马车等富人家庭里应有的物件，都是杰维斯·兰顿给女儿的嫁妆。这样一来，为了支撑如此阔绰的场面，马克·吐温需要不断地挣钱，尽量使奥莉维亚现在如同生活在耶尔玛拉的娘家一样才行。

看来，总算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不久前，马克·吐温还感到自己在

社会上没有站稳脚跟，到处颠沛辗转，过着极不稳定的单身汉生活。

现在，马克·吐温跟心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感到很幸福。有次他遇见内华达的一位老朋友，谈起自己的新婚生活时，马克·吐温以惯有的开玩笑口吻说道：“如果婚后的人都总是像我这样幸福的话，那么我应该为自己以往虚度的三十多载的光阴而惋惜。如果我最初就能这样生活的话，那么我小时候就应该结婚，何必将宝贵时光浪费在更换乳牙和打破碗碟之类的日常生活琐事上呢。”

不过，应该说，幸福的家庭并不总是那么轻松愉快的。

奥莉维亚对丈夫要求严格，甚至在某些方面企图“改造”马克·吐温。她要求马克·吐温改变过去的许多生活习惯，凡是她看不顺眼的一切。在结婚前，她和自己的父母坚决要求马克·吐温戒烟，而他却认为香烟如同“他的食指一样地不能割掉”，他已经抽了26年的烟。后来处于兰顿一家的巨大压力，马克·吐温尽量克制，做到每天只抽一支雪茄烟。

既然成为上流社会富人家庭里的成员，那么就应该学会所谓绅士风度，首先是要“按照绅士的方式”对待宗教。马克·吐温生活经验丰富，性格坦率，思想健全，这使他有悖于奥莉维亚的宗教信仰。

马克·吐温知道，星球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无法测量。对于《圣经》里的上帝而言，这真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当时，马克·吐温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圣经》里描写的上帝，只是一群游牧民族的上帝，是“爱报复的，性情暴躁的，甚至头脑简单的上帝”。

不过，他不愿用读神论的观点使奥莉维亚惊慌不安。马克·吐温没有发表这篇“不敬上帝”的杂文。他不打算跟妻子争辩，还迎合她的主张，午餐时夫妇俩一起做祷告，晚上听朗读《圣经》。但不管怎样，马克·吐温永远对宗教持否定态度。

马克·吐温和奥莉维亚结婚后3个月，杰维斯·兰顿就病倒了，卧床不起。他患的是胃癌，已经到了晚期，无法进食，几乎全靠香槟酒沫维持生命。奥莉维亚已经怀孕，她跟母亲和弟弟护理危在旦夕的父亲，半年后杰维斯·兰顿病逝，全家人悲痛欲绝。由于日夜操劳，心情痛苦，奥莉维亚的体质非常虚弱，1870年11月她早产，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取名为兰顿。

父亲的去世，给奥莉维亚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按照当时美国的传统风俗习惯，父母去世后子女必须严格地居丧一年，在此期间任何亲朋戚友都不能来访，家里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只能过着与世隔绝的单调刻板的隐居式生活。

11 在富人区哈特福德定居

哈特福德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城市，是从美国最大的工商业中心纽约去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的必经之地。当时波士顿堪称美国的文化首都。康涅狄格州与马萨诸塞州都属于所谓“新英格兰”的组成部分。“新英格兰”是由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6个州所构成的地区，其他的4个州是缅因、罗得岛、佛蒙特和新罕普什尔。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这两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这一地区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涌现了一大批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

19世纪上半期，新英格兰在美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据显著地位。马萨诸塞州的萨莱姆、波士顿等城市，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纳·霍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该州还住着很有影响的哲学家拉·埃默森。

新英格兰是废奴文学和废奴运动的主要地区。诗人詹·洛厄尔，詹·威奇耶尔和亨·朗费罗，《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比彻·斯陀夫人等都来自新英格兰。

南北战争爆发前的10年间，新英格兰的作家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这些浪漫主义的作品揭露和批判美国投机家的吝啬与自私，同时表现出反对蓄奴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在战后的年代里，新英格兰在美国文化界的主导作用，逐渐被其他地区取而代之，这首先是纽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激情，过去使不少“新英格兰派”作家的作品热情奔放，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战后却荡然无存。

新英格兰的作家仍然不肯退出美国文坛的领导地位。埃默森、朗费罗、洛厄尔、霍姆斯总是怀着自我陶醉的优越感，对待来访的青年作者。其实，埃默森等人的作品早已黯然失色，丧失了往昔的魅力，他们创作的生活源泉已经干涸，作品不再使人们的精神振奋。这些作家的生花妙笔也已枯萎。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些人已经成为文学贵族，他们的观点日趋狭隘守旧。

哈特福德与波士顿往来密切，又靠近纽约，也许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哈特福德成了美国作家的聚居地。蜚声文坛的比彻·斯陀夫人就住在这里。

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吐温一家迁居哈特福德。

不过，哈特福德还不能称为作家城，而只能说是富翁们的天堂。该地有声名显赫的军火制造商戈特，加特林格的垄断企业，有机构庞大的保险公司和不少出版公司的总部。

哈特福德的街道上奇光异彩，富丽堂皇。马克·吐温感到十分惊讶，觉得到处是一派繁华景象。他发现哈特福德似乎不是由栉比鳞次的木板房屋组成，而是好像一副扑克牌似的。“在宽阔笔直的街道两旁，耸立着一栋栋高大宽敞的私邸，相隔距离为50到200码。房屋周围绿树成荫，占地面积约一英亩”。到处是浓密的树林，五彩缤纷的花坛，翠绿的灌木丛。

马克·吐温感到迷惘的是，究竟是何等神奇的力量，使得哈特福德的人们建成了如此富有魅力的城市。

马克·吐温搬迁到哈特福德后不久，就在一篇文章里很有感慨地写

道：“哈特福德的富翁们拥有美国所有大型企业的一半股份。那么，这里的穷人们又在何处呢？”他接着嘲讽道，大概他们都被驱赶到“我还不曾拜访过的极乐世界的角落里去了吧”。

在哈特福德居住花销很大。马克·吐温正在为美国出版公司撰写新书，它描写作者在西部边疆的冒险经历。此外，马克·吐温认为自己具有发明家的才能。也许，发明能给他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吧？不错，当时他发明了一些小玩意儿。他为背心设计了自动扣钩，取得了发明惟一合理的剪贴簿的专利证书。

马克·吐温一家最初租用比彻·斯陀夫人的房屋居住。斯陀夫人当时已经是年届六旬的老太太了，精神不大正常，喜欢到处串门、闲逛，有时边走边唱。马克·吐温晚年时在《自传》里写道：“我们这里的人家，经常敞开大门。斯陀夫人只要兴致好，就会随便走来。……当你正在聚精会神地做某桩事时，她会偷偷地溜到你背后，发出一阵呐喊声，吓得你胆颤心惊。有时我们听见会客室里传来凄切动人的歌声，原来是斯陀夫人独自坐在钢琴旁，自弹自唱……”

不久后，马克·吐温在哈特福德购置了一块地皮，1873年动工建造拥有19间房的住所，仅一套家具就价值3万多元。马克·吐温的新房屋建在哈特福德城的法明登大街上。

马克·吐温这栋宽敞舒适的大宅邸，设计别具一格，当时在美国成为人们纷纷议论的所谓名人趣闻。

19世纪美国人的住宅的标准建筑设计，一般都是光线比较阴暗的两三层楼房，窗户狭长，注重防风挡雨遮阳光，四周高墙把房屋与外面景物截然分隔开来。

马克·吐温自己设计住宅，他打破所有陈规陋习，大胆革新，他的这栋住房到处是窗户，不仅室内阳光充足，空气流通，而且能随时在家里观赏室外的景色。特别是他从事写作的三层楼上，有一个相当宽敞的阳台，每当马克·吐温坐在书桌前写作或读书过久时，他总喜欢走到阳台上活动手脚，眺望四周怡人的景物。他在书房旁边，还建了一个玻璃温室，里面种着不少自己所喜爱的植物，满目翠绿，姹紫嫣红，不时地送透出一阵沁人的清香，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马克·吐温一家在自己设计新颖别致的这栋住宅里生活了17年。他后来的12部著作，都是在这间舒适宁静、宽敞明亮的书房里创作的。

12 在文学创作领域不断取得成就

马克·吐温登上美国文坛后，初露锋芒，在 70 年代上半期创作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作品。

1872 年 2 月，继《傻子出国旅行记》之后，马克·吐温写的第二本书《艰苦生涯》出版。这部作品主要描述他在内华达和加利福尼亚的艰难困苦的环境里的生活，真是受尽磨砺，努力拼搏。该书从作者前往内华达的旅途中写起，一直到他从夏威夷群岛返回后所进行的首场幽默演讲为止，给我们展示了克里曼斯兄弟俩乘坐马车、不畏艰险，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卡森镇，叙述了马克·吐温在塔霍湖畔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及他怎样被卷入“淘金热”等等。《艰苦生涯》这本书在写作风格上，与《傻子出国旅行记》大同小异，也是充满着幽默感，生动有趣的情节和笑谑诙谐的语言，受到读者的普遍赞赏。

马克·吐温在《艰苦生涯》一书中，真实地描绘了西部边疆的自然风光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其中还揭露了内华达的“假繁荣”的内幕。马克·吐温亲眼看到了他的许多同伴在 19 世纪 60 年代在内华达，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不少人甚至葬身荒野，可是，他始终为成千上万的西部地区的普通淘金者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感到骄傲，这就是永远值得讴歌的美国西部拓荒者的时代精神，它鼓舞和影响了美国好几代人。

实际上，美国西部边疆的生活比马克·吐温在《艰苦生涯》一书中所描写的更加粗野和艰险，有时绝望的心情更加强烈。马克·吐温在描写主人公和矿工们遭受的苦楚和失败时，仍然注意采用善意的幽默笔调，不至于字里行间充塞着过于阴郁沉重的色彩。

马克·吐温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第一个描写西部边疆矿区村镇生活情景的作家。

早在《艰苦生涯》一书问世之前，弗列西斯·布勒特·哈特就以写作西部边疆题材遐迩闻名。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构思新颖，引人入胜，反映了“淘金热”时期的加利福尼亚的生活。布勒特·哈特描写淘金者的生活情景，塑造了普通的矿工、妓女、赌徒和强盗的形象。

布勒特·哈特创作了《咆哮营的幸运儿》、《朴克滩放逐的人们》等短篇小说。哈特不仅成功地描写了与世隔绝的茫茫荒野上的生活，而且善于发现淳朴粗犷的人们的宽阔胸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们随时都可以舍己救人，助人为乐。

不过，跟马克·吐温相比，布勒特·哈特的作品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都显得逊色。

马克·吐温在旧金山就结识了布勒特·哈特。他到了新英格兰后，跟哈特交往密切。他俩曾经合作编写剧本。该剧的主角阿·西恩竭尽全力去侦破一起谋杀案，结果却是子虚乌有的一个骗局，根本没有人被谋杀。

回首当年，布勒特·哈特是著名的杂志编辑，而马克·吐温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学徒。时过境迁，现在马克·吐温在哈特福德成为布勒特·哈特的邻居。

当时，马克·吐温在评论布勒特·哈特的作品时指出，他塑造的人

物的对话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往往不符合本人的身份。

马克·吐温已经懂得怎样细致深入地观察周围生活，准确生动地表现美国各地居民的不同语言风格，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受的教育以及个人经历都是不同的。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切忌千人一面，万人一腔。

在哈特福德城的邻居们心目中，在幽默演讲会的听众们心目中，在成千上万的喜爱他作品的读者们心目中，显然，《傻子出国旅行记》和《艰苦生涯》两书的这位作者，应该是所有快活人当中最快活的，是对生活心满意足的人。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的马克·吐温并非完全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不过，每当这位爱开玩笑的幽默作家，在全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时，他的许多话都能逗得听众捧腹大笑。许多人认为，马克·吐温引起的都是使人感到无忧无虑的笑声。

在马克·吐温写的最早的两本书里，包含有一定的讽刺成分，还不是以讽刺为主。但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期，马克·吐温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不能说它们也只是逗弄读者发出无忧无虑的笑。

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田纳西的新闻界》描写一个年轻人，来到田纳西州担任《乔森地区的曙光和号角报》的助理编辑。田纳西的记者们喜欢热闹和惹是生非。他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侮辱别人的人格并且摧残其身体，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这篇小说的内容荒诞可笑。当记者们工作时，就“开始了斗殴，展开混战，这些场面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即使神奇之笔也无济于事。人们射击啦，格斗啦，砍杀啦，嚎叫啦，都拼命地想把对方扔到窗外去”。

夸张几乎是所有讽刺作品里必不可少的。马克·吐温从一开始写作时就运用夸张手法，有时夸张达到怪诞的地步。马克·吐温的夸张使人感到震惊、荒谬和离奇，但从中又往往反映出生活中的某些真理。

在短篇小说《田纳西的新闻界》里，正如马克·吐温的其他作品一样，作者不时地将隐喻形象化，逗引读者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如果要吓唬某人，就说把他“扔”到窗外去，用具体形象取代这个抽象概念的字眼。如果描写“痛楚”，就说“在战场上”留下“血迹斑斑”。

马克·吐温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与眼前的贫困生活进行讽刺性的对比，从而使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周围的现实社会。田纳西的记者们宣称要“传播真理，根绝谬误，教育人们和净化心灵，要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但他们为此而采取的方式却是编造谎言和恶毒谩骂。

《田纳西的新闻界》的主人公是一位傻子。他出乖露丑，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该小说不只是夸张，而且还运用过分贬低的手法，使我们感到滑稽可笑。编辑和上校在决斗中击穿了主人公的手腕，他大声嚷道：“我刚才还说，我只不过是出来蹓跶，因为这是他俩的私事，我认为自己不必参与。可是，这两位先生却恳切地请求我留下来，并且叫我放心，我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妨碍。”

的确，这篇小说充满着可笑的争吵、俏皮话和相互矛盾的怪诞行为。狄更斯的《马丁·瞿述伟》问世30年后，马克·吐温又给人们揭示了美国资产阶级新闻界的咄咄怪事，报纸从来不会充当普通老百姓的代言

人。

短篇小说《竞选州长》描写美国竞选中的腐败风气，其写作手法更加离奇。《我怎样编辑农业报》这篇小说初看起来，认为只是一大堆语无伦次的荒唐言语，实际上字里行间充满讽刺。小说的主人公傻子建议“播种”荞麦饼，把南瓜称为“柑桔科中的品种”，还宣布牛正在“换羽毛”。可是，上述的所有怪诞行为终于导致出明智的结论：“我告诉你吧，我干编辑这一行已经干了14年，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当个编辑需要什么知识才行。……我如果不是受过教育，而是愚昧无知……那我很可能在这个冷酷自私的世界上成了名哩。”

马克·吐温继续在各地进行巡回幽默演讲。有一段时期，他把矛头对准大名鼎鼎的威廉·特威德，此人可谓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卖身求荣的政客。马克·吐温还把嘲讽特威德的讲演稿，以《笑话》《修改教义》作为题名发表在1871年纽约的《评论报》上。

在其中的一篇讲演稿里有这样一段对话，由“伦理学校”的教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

“人生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发财致富。”

“通过什么途径？”

“能欺骗时就欺骗，该装诚实时就装作诚实。”

“惟一的真正的上帝是什么？”

“金钱就是上帝。黄金、钞票、股票就是父亲、儿子和圣灵，三者合而为一。这就是真正的惟一的上帝，而威廉·特威德只不过是上帝的一名代言人。”

讲演稿接着列举充当所谓“十二圣徒”的特威德及其狐朋狗党的劣行。

这些年来，马克·吐温在演讲时，对遭受大国沙文主义压迫和欺侮的弱小民族的人民，总是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也用不着回避这样的事实，马克·吐温在《傻子国外旅行记》中对印第安人流露出敌对情绪，在《艰苦生涯》里也有类似观点。显然，这都是美国西部边疆的移民们的偏激情绪带给马克·吐温的影响。移民们对美国西部辽阔土地亘古以来的真正主义始终怀着敌对情绪，马克·吐温当时的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应该指出，后来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加成熟的马克·吐温，几乎再也没有对其他有色人种和民族抱有任何偏见。

马克·吐温从小就深深地同情和热爱黑人们，特别是在南北战争结束后，对黑人的任何歧视都会激起他的强烈抗议。

1869年马克·吐温在一封信里，亲切地描述他跟黑人领袖弗·道格拉斯的友好会见。道格拉斯是为争取黑奴解放而斗争的卓越战士。十多年后，马克·吐温发表演讲声援道格拉斯，当时他是华盛顿参议员斯图尔特的文字秘书，薪俸微薄，正面临着被解聘的威胁。

在西部地区，包括在旧金山居住期间，马克·吐温多次亲眼目睹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他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表现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对中国人的诚挚的尊重，对迫害中国劳工的恶棍们切齿痛恨。

马克·吐温多次回忆起中国人惨遭陷害的情景，他是最好的见证人。

“从布列尼恩斯特里来的肉铺老板，有一次唆使恶狗去咬一个中国人，那人正好头顶着一筐衬衣从旁经过。当恶狗撕咬中国人时，肉铺老板龇牙咧嘴，洋洋得意，并且把一块碎砖朝中国人掷去，砸掉了那人的几颗牙齿。这一暴行是多么惨无人道，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我正在旧金山的一家报馆工作，我当即撰写文章谴责这种暴行，但报馆老板生怕得罪那些种族歧视观念非常严重的订户而不愿刊登。”

马克·吐温在短篇小说《受虐待的男孩子》里写道：“美国成了世界各地贫苦的受压迫的人们的避难所，”这些话充满着嘲讽。实际上，在美国的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他们的生命和自由一文不值。”很少有人对中国劳工表示怜悯，“一有机会就欺压他们，敌视、侮辱和排挤这些和气的穷苦的异邦人。”

马克·吐温创作了《高尔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这篇小说，描写中国人受迫害的情况。

主人公艾颂喜用书信形式叙述他在美国的生活。在《独立宣言》发表100周年的前夕，马克·吐温发表了这篇小说，针对所谓美国似乎成了“自由人的国度”和“勇士的家乡”的这种荒谬认识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读了之后，不由得使我们联想起英国作家高尔斯密士的书信体杂文集《世界的公民》，马克·吐温正是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这种讽刺风格。

正当艾颂喜为他到了美国这个“无依无靠的穷苦人的避难所”而兴高采烈时，忽然几个年轻人唆使一条恶狗咬他。巡捕“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又逍遥自在地走开了”。后来，巡捕逮捕了艾颂喜。“我质问一个巡捕，究竟我对谁干了什么坏事，非把我抓去不可，但他只是用警棍一个劲地揍我，叫我‘闭住狗嘴’。”

小说里还写到“那位好心的美国人”，带走了主人公艾颂喜的“老婆、儿子和两个女儿”作为所谓偿付旅费的人质。在轮船驶往美国的旅途中，为了使中国劳工“服服帖帖地安静下来”，对他们施放了一阵滚热的蒸气，结果使许多人被烫伤和被踩伤。

马克·吐温愤慨地驳斥那种所谓“黄祸”威胁美国的反动观点，他写道：“黄金，这才真正是我们美国社会的‘黄祸’。”

第六章 镀金时代

1 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

19世纪最后30年，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美国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最迅速的国家，从1859至1899年，美国的工业产值由18.8亿美元增至114.07亿美元，增加近5倍。

马克·吐温的许多同胞觉得，他们的祖国似乎正在跨入“黄金时代”。在美国历史上工业和交通运输业从来没有这样突飞猛进，从来没有创造出这样惊人的巨大财富。

在这些年代里，美国的钢、铁、煤、机器、铁路等成倍地猛增，可以列出一长串数字和增长率的百分比；可是，欺骗、抢劫、损人利己、道德沦丧、政治腐败、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如此等等，这一切谁又能统计得出增加了多少倍呢。

一场空前的全国性的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在纽约、华盛顿、圣路易斯等各个地方，“投机牟利的流行病”，像瘟疫似的传播蔓延，几乎整个美国的空气都散发着铜臭味。

老一辈的代表人物，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政治活动家、文学家和名律师们忧虑地看到，家庭环境较好的有才能的年轻人，如今都以经营工商业作为终生职业。在高级旅馆的华丽的走廊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奔走忙碌，在美国从来没有这么多诱惑人的事物，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有时无所适从。

哈特福德的富裕居民的平均收入比美国其他城市的要高得多。马克·吐温在该城定居后，左邻右舍都是阔绰的军火制造商、出版商、保险公司的董事等。在富翁们专横跋扈的天地里，马克·吐温并没有不适之感。他思想活跃，头脑清醒，目光敏锐，时刻关注着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

1873年初，有一天晚上，马克·吐温夫妇在邻居查尔斯·华纳家作客，当时这两位作家共同编辑《哈特福德新闻报》，交往密切。晚餐时，他俩议论当前的出版界，对充塞于图书市场的五花八门的庸俗低级的所谓流行小说深为不满，这时奥莉维亚和华纳夫人激励他俩写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小说。

马克·吐温觉得，与其说他是一位作家，还不如说是一名记者，尽管写了不少的通讯报道、杂文评论、幽默小品和短篇小说等，至今他还没有写过长篇小说，早就跃跃欲试。

他认为查尔斯·华纳是从事文学创作的老手，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时，他打算借助于哈特福德的这位邻居的写作经验。

马克·吐温和查尔斯·华纳经过反复商量，决定合作写一部反映当代美国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描写形形色色的资本家和政客，反映好人与坏人之间围绕着发财而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不用说，这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题材。

按照预定计划，由马克·吐温写小说的前半部分，后面的几章由华纳续写。实际上小说的几个重要人物和主要情节都是由马克·吐温构思的。这部长篇小说题名为《镀金时代》。

马克·吐温最先想到的就是表哥詹姆斯，他是约翰·夸尔斯姨父的大儿子，比马克·吐温大七八岁。詹姆斯是一个热情奔放、富有幻想的农民，具有强烈的发财欲望，马克·吐温小时候在他们家的农场上玩耍时，表哥就总是滔滔不绝地向他描绘开发家乡佛罗里达的一揽子宏伟计划，讲得天花乱坠。

在内战期间，密西西比河上轮船停航，马克·吐温失去了领航员的工作，居住在圣路易斯城姐姐帕梅拉家里，闲得无聊，这时他应邀去詹姆斯家作客。阔别多年，40岁左右的表哥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了，拖儿带女，家境贫困，他们全家人挤在破旧狭窄的木板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空空如也。

可是，詹姆斯仍然像马克·吐温小时候所熟悉的那样，对发财充满着无限的梦想。这次他见了马克·吐温后，非常热情地谈起他正在进行的所谓投机生意。他发明了一种万灵眼药水，十分之九是水，一旦畅销全世界，就能赚它个几百万元，他正盼望着马克·吐温前来协助他处理有关业务哩。当然，马克·吐温仍然像20年前在姨父农场上那样，装出一付饶有兴致的模样，像听约翰姨父讲神话传说一般，听他的儿子詹姆斯津津乐道地描绘他的发财梦。

如今，在詹姆斯家里，尽管屋子里相当冷，但壁炉里却只点着一支蜡烛，詹姆斯对马克·吐温说，炉子里不烧柴火，是为了预防风湿病的缘故。午餐时，每人的碗里只有几片生萝卜，詹姆斯吹嘘这是新泽西的土特产，贵得要命，营养价值极高。“每餐一个人只需吃几个生萝卜，喝上几大杯水，让它们在胃里发酵，这是最佳的饮食疗法，第二天你就精神百倍，斗志昂扬。”詹姆斯大夸海口，马克·吐温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似的。

在写作《镀金时代》时，马克·吐温把他7年前访问詹姆斯表哥一家的情景，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重要场面，进行了极为精彩的描绘，只不过用塞勒斯的名字取代了表哥詹姆斯。马克·吐温对这些章节很满意，他有次在给回娘家的妻子奥莉维亚写信道：“我读到描写塞勒斯的眼药水，那个点蜡烛的壁炉，只吃生萝卜的午餐等章节时，简直笑得读不下去了。”

以詹姆斯为原型塑造的塞勒斯，是《镀金时代》里描写得有声有色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位小市民幻想发财，无休止地拟定种种荒谬的投机活动计划。他总是吹嘘自己的子虚乌有的地产和资本，漫无边际地撒谎，用蛊惑人心的谎言假语来骗己骗人，聊以自慰。

马克·吐温嘲笑塞勒斯，同时也怜悯他。在这个怪诞的人物身上反映了投机牟利的强烈愿望，在“镀金时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的内心里都充满着这种欲望，简直成了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毫无疑问，塞勒斯的形象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不过，一般的投机家都不会像塞勒斯这样心地善良，助人为乐，他成天价幻想发财，在很大程度上塞勒斯正是当前笼罩美国的能够毁灭一切的投机风气的牺牲品。

1873年2月，马克·吐温在哈特福德动笔写《镀金时代》，所描述的大部分内容和人物都是作家非常熟悉的，写起来得心应手，第一天就写满了一大摞稿纸。4年后马克·吐温在写给朋友豪厄尔斯的信中，回忆当初的写作情景时说，真是文思泉涌，令人惊叹。他只用了5个月的时

间，就一气呵成地写完了《镀金时代》的前面 11 章。

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描写郝金斯一家的遭遇。郝金斯是一位穷愁潦倒，受尽折磨的农民。他居住在田纳西州东部的小镇上。四周的土地荒芜，院子里污秽不堪，垃圾成堆。郝金斯明白，他和妻子儿女长期呆在该地不会得到任何好处。有位名叫塞勒斯的亲戚，奉劝郝金斯迁移到新建立的密苏里州去。

郝金斯携带妻子儿女，恋恋不舍地离开田纳西来到密苏里，沿途受尽艰难困苦。马克·吐温在小说里描述可怕的瘟疫吞噬了不少大人小孩的性命，郝金斯全家经过“饥馑的谷地”的情景。

郝金斯一家在西部的偏僻小镇上定居以后，一心想摆脱贫困的愿望仍然无法实现，他的妻子经常哭诉家里面临着断炊的威胁。

郝金斯曾经在田纳西州购置了一大块荒地，有好几万英亩。他希望“田纳西的土地”蕴藏着煤和铁矿。可是，郝金斯命中注定不会发财。他临终时把大块贫瘠的土地托付给妻子儿女，他们从来没有在“田纳西的土地”上获取过任何实际收益。

郝金斯这个命蹇时乖的人物，是马克·吐温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一个典型形象，在郝金斯身上，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作家的父亲约翰·克利门斯，小说里关于“田纳西的土地”的情节，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取材于克里曼斯的家史，华盛顿·郝金斯的性格与经历与欧利恩·克里曼斯很相似，小说里描写的密西西比河上轮船爆炸事件，就是导致马克·吐温的弟弟亨利丧命的“宾夕法尼亚号”遇难情景的真实写照。书中的罗拉·郝金斯，可以说，是作家将自己的早年好友罗拉·戴克与姐姐帕梅拉两人的特征综合在一起塑造而成的一个人物。

像郝金斯这样的美国普通老百姓，一生憧憬着幸福，长年累月地奔波忙碌，巴望着能过上宽裕的生活，但结果他们满腹愁肠，悲观失望。无论是小说里的郝金斯一家，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约翰·克里曼斯一家，他们一生的坎坷遭遇，在 19 世纪的美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典型性。

马克·吐温写完小说的前 11 章后，他跟合作者华纳反复朗读和讨论这部书稿，他俩各自的妻子有时也在场，谈出她们的一些看法。随后，华纳接着写小说的后半部。实际上，他俩都是按照各自构思的情节线索与人物性格去创作《镀金时代》的。

华纳主要是塑造正直高尚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代表者是腓力普·斯特林。他不像投机家和骗子们那样利欲熏心、投机牟利。腓力普辛勤地勘探矿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获得成功。煤矿被开采后，他发了财。腓力普与未婚妻志同道合，她是大富翁的女儿，但愿意从事劳动和钻研医学。她的生活也是过得美满幸福。

可是，华纳笔下的腓力普这类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在《镀金时代》里显得单调呆板，使人读起来感到索然寡味，我们不能责怪华纳缺乏才华，他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恐怕是在周围的现实生活中的确找不到像腓力普及其未婚妻这样的十全十美的资本家原型的缘故。

小说里最引人入胜的是马克·吐温写的那些章节，他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美国“冒险投机事业”的现实生活。

“田纳西的土地”这一章在书中对情节的发展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投机家们企图把这大片无人问津的荒地倒卖给政府。他们采取贿赂

美国国会议员的手段从中谋取暴利。于是，展开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冒险投机事业。小说里的大部分情节都发生在美国的首都。在我们面前呈现出政客、资本家、投机商、记者等相互倾轧的许多场面，不难看出，这几乎都是厚颜无耻、贪婪成性的坏蛋和窃贼。

小说里描写一个投机家，靠发行债券、抛售股票和贿赂政府官员、国会议员而大发横财。马克·吐温在书中开列出这个人物行贿的详细清单，当需要在众议院某委员会通过拨款的提案时，必须给每名议员行贿一万元，委员会的主席还得额外多送些。书中写道，打扮妖艳的女人们的敬酒碰杯，能使最难对付的官员或议员们回心转意，为传播谣言和背信弃义创造良好气氛。

如果说，华纳描写的腓力普之类的工业资本家仿佛过着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生活，使人感到缺乏真实性，那么，马克·吐温在书中塑造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参议员迪尔华绥的怪诞形象，则是一个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典型，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同类人物的高度概括。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可以看到迪尔华绥的影子。

可以说，马克·吐温从前写的短篇小说里的“坏孩子”形象，如今更加完整地出现在《镀金时代》里，参议员迪尔华绥是卑鄙龌龊的政客、骗子和暴发户，是长大成人后的“坏孩子”。

跟《坏孩子的故事》比较，《镀金时代》的讽刺色彩更加鲜明强烈。正如“坏孩子”一样，迪尔华绥也正是通过破坏一切道德准绳而大发横财的。

在马克·吐温的笔下，迪尔华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这位参议员“虔诚地上教堂，作礼拜……他光临作为慈善事业而办的缝纫社，甚至拿起针来，在捐赠给南海群岛不信耶稣的土著居民的棉布褂子上缝上几针。妇女们受宠若惊，经参议员贵手一摸的这件褂子，就仿佛变得圣洁了”。

马克·吐温对迪尔华绥之流的冷嘲热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辛辣尖刻。书中还写到品德端正的诺贝尔一心想揭穿参议员迪尔华绥的骗局，却毫无结果，诺贝尔只得承认说，参议院的大多数议员都是迪尔华绥之流的人物。

马克·吐温把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镀金时代》，显然是寓意深刻的。看来，美国面临着的并非“黄金时代”，而是“镀金时代”，虚假的繁荣景象掩盖着政治腐败和弥漫全国的投机风气。

在《镀金时代》一书的卷首语里，马克·吐温采用斯威夫特式的讽刺笔调写道：

“人们总会看出，这本书里写的纯粹是个想象的社会。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顶叫我们写书的人伤脑筋的是：鲜明的范例十分缺乏。在我们这个国家里，要想为我们虚构的这么一部关于想象的国家的生活的小说找材料，当然是找不到的，因为在我们这里既没有投机的狂热，也没有顷刻发财的炽烈欲望，所有的穷人全都心地单纯、安分守己；所有的富翁全都正直慷慨；社会风气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纯朴；从事政治的都是大有作为的爱国志士。”

《镀金时代》表明马克·吐温作品里的讽刺性具有更加深刻的社会意义。从此，作家转入中篇和长篇小说的创作。马克·吐温描绘的生活

画面更加广阔，他的作品不断增添新的光彩，他正在成为语言艺术大师。这一切都说明马克·吐温的文学创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镀金时代》为今后他写中篇小说开拓了道路。

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镀金时代》的这段时期，马克·吐温始终探求高尚的道德准则。在反对蓄奴制的如火如荼的年代里，美国人民表现出的美好情操，马克·吐温认为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

2 名气愈来愈大的幽默作家

70年代初，马克·吐温在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在各地的巡回幽默演讲屡获成功，但他在哈特福德城的家庭生活却很不顺利。

奥莉维亚的身体一直虚弱，经常患病，她性格坚强，关心体贴丈夫，由于居住在富翁们聚居的哈特福德，马克·吐温一家的日常生活费用相当高，尽管丈夫勤奋写作与演讲，挣的钱愈来愈多；妻子紧缩开支，精打细算，可是他们家庭的经济负担日趋沉重。马克·吐温有时甚至感到，成家后的生活并不比他从前过的单身汉日子轻松多少。

1872年春天，奥莉维亚在耶尔玛拉的娘家，生下了第二个孩子，马克·吐温给这个女儿取名为奥莉维亚·苏珊·克里曼斯，家里人都叫她“苏西”。

小女孩苏西出生1个月后，一天早晨，马克·吐温给1岁半的男孩兰顿裹上皮衣，带着小孩乘坐敞篷马车出外散心游玩，早春天气还是比较寒冷的，马车在路上颠簸时，使兰顿裹着的皮衣滑落，他的光腿露在外面。这孩子由于早产，先天不足，身体本来就虚弱，当时马克·吐温正在沉思，没有发觉兰顿会受凉，结果患了感冒，后来转为白喉症，医治无效，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兰顿死了。

奥莉维亚悲痛不已，马克·吐温非常伤心，他深深责怪自己在马车上不该粗心大意，只顾去想自己的事情，以至于铸成大错而使儿子不幸夭折，这就像当年弟弟亨利死于轮船爆炸事件时，马克·吐温深感内疚时的心境一样，他悔恨万分，彻夜失眠，为失去自己第一个孩子而悲伤。

为了极力摆脱痛苦和烦恼，两个月后，马克·吐温乘船去英国旅游，他的《傻子国外旅行记》和《艰苦生涯》两部书在英国受到普遍欢迎，甚至比在美国还要热烈，他打算在伦敦举办幽默演讲会，相信一定会得到英国听众的好评。

美国演讲家布朗曾经把幽默演讲作为艺术表演形式介绍给英国人。听众们总是希望看到这类滑稽表演，他们像美国人一样喜欢布朗塑造的“沃德”这个形象。沃德的拿手好戏是在讲述引人入胜的浪漫故事时，伴奏的乐曲声愈来愈大，掩盖住沃德的说话声，听众只看见他龇牙咧嘴的怪模样，接着，音乐声嘎然而止，传来了演讲人的结束语。

英国的市长、法官、贵族等接待马克·吐温时，比过去对沃德更热情。马克·吐温演讲时没有音乐伴奏，但他力求使演讲产生戏剧性效果。有时他以演讲会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走上舞台，当众宣布演讲人没有到场，只见他信口开河，滔滔不绝地讲着，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幽默演讲家马克·吐温啊。

马克·吐温在英国旅游期间，每天都在伦敦演讲，他没有去乡村，他在给特威切尔的信中写道：“在乡村里找不到足够容纳那么多听众的大厅。”

马克·吐温在英国的幽默演讲获得巨大成功，也给他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英国的报纸经常报道他的行踪，专家学者发表文章评论他的作品，认为他是在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3个月后，马克·吐温载誉回到哈特福德。

哈特福德的生活仍然使人感到抑郁，丧子的悲痛心情并没有完全消

退。马克·吐温经常要应酬客人，社交活动使他厌烦，他有次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工作？实际上有不少困难。说真的，只有当我们去外地避暑时，我才能安静地工作三四个月。我多么希望一个夏季能够持续7年啊！

每到夏天，马克·吐温一家喜欢到岳父杰维斯·兰顿的乡村别墅去，在那里居住3个月左右。杰维斯病逝后，别墅由他的养女苏珊继承，她跟马克·吐温一家相处很融洽。

这座别墅建在离耶尔玛拉3英里的山上，风景秀丽，空气清新。这里有一间八边形的小屋，墙壁上爬满苍绿的藤蔓，四周树木茂密，花团锦簇，环境特别幽静，无人打搅，马克·吐温总是独自呆在小屋里，每天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专心致志地进行写作。有时写得疲倦了，他就站在窗前，眺望远处的山谷河流。

1874年6月，奥莉维亚在这座乡村别墅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取名克拉拉·兰顿·克里曼斯，这时马克·吐温成了有两个女儿的父亲。他非常爱孩子，经常逗她俩玩耍。

1875年马克·吐温年满40岁。5年前，他在已经取得牢固的社会地位的同龄人当中，不免有自惭形秽之感，而现在却昔非今比，迥然不同。马克·吐温邀请弗吉尼亚《企业报》的老同事威廉·赖特来哈特福德的家里作客。回想当年，《企业报》主编库德曼断言赖特将来的成就肯定会超过“懒汉”马克·吐温。如今这位老朋友看到马克·吐温一家居住的豪华宽敞的邸所，颇为震惊。

马克·吐温自己精心设计的这栋住宅，是哈特福德最舒适最惹人注目的房屋之一。毫无疑问，马克·吐温已经成为这个美国有名的富翁聚居地区的声名显赫的一位居民。他经常被新闻记者们簇拥着，记者们请他对许多问题发表看法。马克·吐温本人创作或假托他的大名编造的幽默笑话在人们当中广泛流传。

据说，有一次马克·吐温来到英国一个小城镇，便径直朝一家旅馆走去，当他走进会客厅时，侍者请他在旅客登记本上签名，马克·吐温翻开登记本一看，这以前有一位很有名望的贵族在旅馆里住过，这人的签名是：“冯·布特福德公爵及其一批仆人。”马克·吐温莞尔一笑，紧接着写道：“马克·吐温及其一只箱子。”

马克·吐温有次说：“我们千万不能撒谎，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需要撒谎。”不用说，这句话马上被人们到处引用，几乎成了一句格言。

马克·吐温的名气愈来愈大，他多次企图从演讲的沉重枷锁里解脱出来，演讲的成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使他感到欢欣鼓舞，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在演讲会上扮演着马戏团小丑似的角色，与他现在作为国内外著名的作家的身份不那么相称，再说，不时地为演讲而在外地奔波，势必搅乱他专心写书的心境。

有一次，某人来信热情地邀请马克·吐温演讲，他在回信中写道：“当我答应为不足500元的报酬而歇斯底里地叫嚷时，那多半是由于我的生活实在窘迫不堪的原故。现在无论多少钱，我再也不想去大叫大嚷了。”还有一次，马克·吐温拍电报给某戏院的经理：“为什么您不向

我祝贺呢？在星期四我演讲之后，我打算从此永远告别演讲台。”可是，没过多少日子，他仍然不得不如同以往那样地在舞台上“叫嚷”着。

现在马克·吐温的收入的确很多，但他的支出也不少，他这位名作家难得有经济十分宽裕的时候。

马克·吐温对母亲很孝敬，跟兄弟姐妹非常友爱，经常关心照顾他们。他结婚后在布法罗城居住时，觉得年迈的母亲和守寡的姐姐帕梅拉住在圣路易斯城，相隔遥远，于是他让母亲、姐姐以及两个未成年的外甥搬迁到离布法罗城只有45英里的弗雷多尼亚镇，马克·吐温为他们购置了一栋住房，经常在生活上资助姐姐一家，细心赡养母亲。

3 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的时代

尽管马克·吐温有时对哈特福德的生活习惯和社会风气牢骚满腹，但是，在这座美丽舒适的小城里，到处是富丽堂皇的邸所，绿树成荫的街道，马克·吐温一家的生活是比较优裕的。他自己也一直认为，70年代是他成家立业的“黄金时代。”

马克·吐温的长篇小说《镀金时代》出版时，正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1873年经济危机时期。一家又一家企业宣布破产，大小工厂纷纷倒闭，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到1877年美国有300万失业工人。

美国的广大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的口号是：“失业者要求的是工作，而不是施舍。”可是，他们既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获得施舍。警察局的马队朝忍饥挨饿的工人游行队伍横冲直闯，报刊对工人群众大肆进行造谣诬蔑。

工人们处境艰难，生活穷困，资本家变本加厉地削减工资。南北战争结束不到10年，广大工人群众普遍地感受到，资本主义的所谓“正常”秩序给普通的劳动人民带来多么沉重的痛苦和灾难。

1869年在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它是由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的，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一些国际会员在费城集会，决定成立美国工党，也就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工党。

在美国，愈来愈多的进步人士认识到，美国的“黄金时代”只不过是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黄金粉末，国家的兴旺发达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阴暗面，社会道德败坏，犯罪现象增加，阶级矛盾加剧，这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说，都是像一颗颗定时炸弹似的社会隐患。这在当时的美国政治思想界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

当过排字工、领航员、矿工和普通记者的马克·吐温，登上美国文坛后，现在已经成为在国内外具有影响的著名作家，置身于富翁们生活的狭窄天地里，这段时期他对美国社会的现实生活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

在有些文学专家看来，当时的马克·吐温对周围发生的事情简直没有去认真思索，但另一些学者却认为，马克·吐温在70年代已经成为思想家，他对美国社会十分了解，可是他极力掩饰自己的真知灼见，以免招惹麻烦和遭受迫害。

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要想全面系统地了解当时马克·吐温的思想脉络，确非易事。

这段时期，马克·吐温写了不少作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美国的“镀金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不能无动于衷。他执着地探讨生活的真谛，但他的观点错综复杂，见解很不成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马克·吐温当时的世界观，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广大劳动人民和民主主义者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他从青年时代就熟悉的普通美国农民和工人，都有类似的观点。

就政治观点而言，归根结蒂马克·吐温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幻想着某种抽象的民主，以为能采用某种方式可以使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变得美满幸福，这表明他对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还缺乏了解。

不过，美国的“民主”的虚伪性使作家愈来愈感到忧虑，引起他深入地思索。

70年代中期，美国隆重纪念独立战争100周年。可是，百年大庆到来之际，马克·吐温却没有撰写文章颂扬当时的美国社会。

他在给一家杂志的主编的一封信中，从当天美国的主要报纸上摘抄了一些大字标题，对当时的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作了概括：

在华尔街人心惶惶
用所谓“行凶杀人”的罪名逮捕罢工者
三K党策划的凶杀案
难以置信的贫穷
儿子谋害父亲
三百人被活活烧死
某城处于全面暴动之中
一群矿工在旅馆里处境艰难

4 撰写回忆领航员生涯的文章

马克·吐温性情温和、爽朗、乐观，他喜欢笑谑，希望总是在令人愉快的幽默的海洋里尽情徜徉。可是，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对未来的失望情绪。

在炎热的夏天，马克·吐温经常跟来访的好友特威切尔在别墅附近的树林里散步聊天。马克·吐温喜欢向他讲述在密西西比河上担任领航员时的生活。

这时作家豪厄尔斯来信约稿，马克·吐温感到找不到合适的题材，打算回信推脱。特威切尔知道后，建议马克·吐温就把这项谈论最多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写成文章，寄给豪厄尔斯主编的《大西洋月刊》。

马克·吐温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他开始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许多熟悉的人物和事情浮现在眼前，他选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写成文章寄给豪厄尔斯，连载在 1875 年的《大西洋月刊》上。

这些回忆文章，主要是叙述马克·吐温的领航员学徒生活。作家叙述他跟毕克斯比学习领航技术的情况，描绘密西西比河沿途的自然景色和乡土人情，同时，他满怀深情地赞美领航员们的富有浪漫色彩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些文章都收入《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一书。

不用说，在书中马克·吐温把内战前的领航员生活有所理想化，他讴歌诚实的劳动和淳朴的劳动者，以此表达他对当前美国社会的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的厌恶情绪。

《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一书里仍然充满着马克·吐温惯有的幽默感，同时，我们不难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19 世纪中期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风格的影响。

许多天才的浪漫主义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库柏的作品描写美国的辽阔的土地，富饶的森林，珍贵毛皮的野兽，肥沃的耕地和强悍的人们。霍桑、麦尔维尔和其他美国浪漫主义作家，也跟库柏一样，创作了大量充满激情、内容丰富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作品。他们不只是歌颂美丽富饶的大自然，赞叹它的开发价值，而且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发泄不满情绪。

库柏的系列长篇小说里的主人公猎手纳蒂·班波，高尔基认为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目不识丁的半野蛮人，但具有真正的文明人的优秀品质，他跟人们肝胆相照，患难与共。”《拓荒者》一书揭露资产阶级攫夺美国的森林和草原的情况，而班波的高贵品德与贪财者们的卑劣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里，太平洋南部的群岛上的土著居民们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与文明社会的虚伪和欺诈的生活也形成强烈对比。麦尔维尔慷慨激昂地揭露和谴责美国东部工商业城市里喧嚣日上的金钱关系。

麦尔维尔在 19 世纪中期创作了长篇小说《泰比》，歌颂土著居民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美好和幸福的人们。作者描绘土著居民的淳朴憨厚的可爱形象和善良性格。小说里主人公的妻子被描写成美貌、忠诚、高尚的理想人物。麦尔维尔的《泰比》和其他长篇小说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主人公们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和喜

爱。人们感到相形之下，美国资产阶级社会里庸碌自私和心胸狭窄的人，又是显得多么丑陋。

上述作家，其中特别是库柏，在他们的作品里虽说包含着现实主义的成分，但主要的是浪漫主义的风格。

这些作品产生的时期，资本主义的本质和随即引起的社会矛盾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暴露。可是，这些作家却运用对比的手法，塑造出一系列心灵纯洁、品质高尚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对资产阶级的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丑恶现象进行鞭挞。在某些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里，还表现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情调，憧憬建立一个消灭私有财产、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社会。

马克·吐温的创作旺盛阶段要比他们的晚一些。他从事文学创作时，内战已经结束，资本主义的阴暗面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有目共睹，人人皆知。在马克·吐温的作品里占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但他的某些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和发展了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就是属于这类作品。

马克·吐温之所以赋予密西西比河上的领航员的劳动生活以某种浪漫色彩，正是由于他对美国的“镀金时代”深感不满的原故。

5 大人小孩都喜爱的书

写完《镀金时代》后，马克·吐温就一直想接着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但一时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题材。也许，是在写《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里的那些文章时，打开了他回忆往昔的岁月的闸门，他坐在乡村别墅的八角形的小屋里，有时放下手中的笔，凝视着窗外的满目翠绿的山岗，宁静的小河，不时传来树林里鸟雀的鸣啭声……他仿佛又回到了多么令人思念的故乡汉尼巴尔镇，眼前闪过一张张儿时伙伴的顽皮嬉笑的脸庞，还有那一桩桩回味无穷的趣事，多么难忘的童年！

马克·吐温决定写一部反映自己童年时代的西部小镇上的生活的小说。不久前，马克·吐温写了一个剧本描写密西西比河畔的普通老百姓的勤劳朴实的生活，其中出现了维妮阿姨和淘气孩子汤姆的形象。

现在马克·吐温感到，在剧本里无法淋漓尽致地描绘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的30年代的村镇生活，创作足以容纳广阔的生活画面的长篇小说的欲望越来越强烈，1874年夏天，马克·吐温开始创作《汤姆·索亚历险记》。

过了不久，马克·吐温只得半途搁笔，为这部小说的读者对象而苦思冥想，这倒是他以往写作时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他起初还不明确究竟应该写本什么样的书，是为孩子们写的中篇或长篇小说呢？还是为成年人创作的描写小市民的社会和嘲讽他们的作品呢？这年7月，马克·吐温把《汤姆·索亚历险记》一书的写作提纲寄给豪厄尔斯征求意见，并在信中写道：“这不是供孩子们阅读的书，它只是供成年人欣赏的小说。”半年后，他又给豪厄尔斯写信道：“这本书‘是专门为孩子们而写的’。”

由于作者犹豫不决，反复动摇，在写作这部小说时或多或少耽搁了一些时间。过了很多年后，马克·吐温回忆《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创作过程时说道：“这本书写到半途被迫搁笔，怎么也写不下去。看样子，当时我创作的‘贮水池’有些枯竭了，显得空荡，池里的水差不多快用完了。任何一本小说，没有足够的素材就不可能继续往下写，它不能凭空臆造。我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如果‘贮水池’快干涸了，我就只有耐心地等待，让它渐渐地灌满水，这时候我就干脆去休息，或干其他的事情。”

在“贮水池”尚未灌满水之前，马克·吐温又继续写《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这本书也不是一气呵成的。它和《汤姆·索亚历险记》一书同时酝酿，交叉进行写作，两本书都是时断时续地完成的。

《汤姆·索亚历险记》究竟是为孩子还是为成年人而写的？这个使马克·吐温一度陷入困惑的问题，他不久后就找到了答案。这是一本使孩子们产生浓厚兴趣的儿童小说，但也能供成年人欣赏并且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其实，成年人喜欢读的书，往往也成为孩子们爱看的读物，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都是属于这类作品。

马克·吐温创作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显示出他描写儿童生活的小说的卓越才华，这本书充满着幽默，使读者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不时地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这部小说的作者，在

读者们的心目中成了心理分析专家，描绘社会日常生活的艺术大师，讴歌大自然和它的主人们的热情奔放的抒情诗人。可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汤姆·索亚历险记》都占有一席之地，它不仅是屈指可数的艺术性很高的儿童小说，而且是成年人百读不厌的经典作品。

这部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圣彼得堡镇居民们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马克·吐温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造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故事，使读者按捺不住地期待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使这本书具有惊险小说里设置各种悬念的类似特点，更加符合少年儿童的欣赏习惯与读书心理。

凡是丧失幽默感的人们，都能够在小说里享受到无穷无尽的真正的乐趣，全书洋溢着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气息的幽默。

马克·吐温不只是逗读者发笑。这部小说不像他的某些早期作品那样，尽是目不暇接的俏皮话、诙谐的戏谑文字和模拟性的讽刺等。在这本书里作家只是运用幽默手法真实地刻画美国社会的生活。

《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故事情节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和鲜明的讽刺性。他以往的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短篇小说和《镀金时代》里的幽默讽刺风格，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得到进一步发展。

因为这本书是“供少年男女们”阅读的，马克·吐温对其中一些过分尖刻的讽刺话，后来修改时还是有所割爱的。显然，同样的描写在主日学校里演讲，但《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法官，也就是美貌的小姑娘贝奇父亲，他的充满善意的幽默感的言辞，跟《镀金时代》里坏蛋迪尔华绥的暴露无遗的自供状，两者截然不同。作家善于把握不同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特征，即使是幽默与讽刺，也是富有人物各自的鲜明个性，不是千篇一律的挖苦取笑。

马克·吐温在这部小说里对教徒们冷嘲热讽，揭露主日学校里教育的虚伪性。他描写圣彼得堡镇的不少人总是口是心非。道格拉斯寡妇“一直在祷告，让她见鬼去吧！”这引起哈克的忿恨。在教堂里没有谁真正笃信宗教，歌唱队里总有人低声嬉笑，没有人认真听布道词，使得牧师讲道时“结结巴巴地说，并且断断续续”。

孩子们经常用死记硬背《圣经》里的条文获得的奖品去换取钓鱼钩。汤姆甚至记不清耶稣的十二门徒的姓名，但他却能用各种小玩艺儿换取成绩优秀的学生手中的奖品，使大人们都把他当作熟读《圣经》的优等生。

马克·吐温挖苦那些矫揉造作的感伤诗和宣传所谓伦理道德的令人厌烦的故事，它们由学生在主日学校的晚会上朗读。汤姆·索亚把学校比做监狱。我们从书中还看到，教师为小小的过失而惩罚孩子们时，往往流露出“幸灾乐祸和心满意足的情绪”。

诚然，这部小说里有些章节的描写，充分显露出马克·吐温作为讽刺作家的卓越才华，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尽管马克·吐温对圣彼得堡镇居民们的懦弱、浅薄、守旧和虚假进行冷嘲热讽，但这个平和的小镇仍然使他感到亲切温暖。

虽说波莉阿姨压制汤姆活泼贪玩的本性，虽说她极其可笑地用除烦解痛药和训诫来对付淘气的汤姆，但她的心灵却总是那么“纯朴得像白

天一样的明朗”。

尽管小镇上的人们心胸狭窄，但孩子们躲藏在荒岛上时，居民们都以为他们淹死了，“在这同一个安静的星期六下午，小镇上没有什么欢乐”。当汤姆和贝奇失踪后，全镇的人都行动起来，“还不到半个钟头，就有 200 人由大路和河里向石洞那边蜂拥而去了”。后来，为失踪的两个孩子，“大家为他们举行了公开的祈祷，私下为他们祈祷的人也很多，个个都是诚心诚意地祈求”。

在这部小说里，马克·吐温用轻松的幽默笔调描写小镇居民们的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描写教徒们的风俗习惯，饶舌女人的唠叨，在书里还能找到密西西比河畔的西部村镇，人们各种稀奇古怪的迷信方式。

马克·吐温十分明确幽默在展示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中的独特作用。他写道：

只有植根于真实生活的土壤里的幽默才具有生命力。如果作品里根本谈不上对人们的爱，那么即使能逗得读者发笑，也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消遣。

许多未曾被发现的东西，都要求幽默作家独具慧眼，明察秋毫，去加以认真分析，深刻理解，这对写作严谨的作者们来说，的确是十分重要的。

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现实主义风格，在马克·吐温发表《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时的那些早期作品里就开始形成，而现在得到进一步发展，日臻成熟，实际上马克·吐温的创作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毫无疑问，《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部艺术价值很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马克·吐温的内容丰富的这部中篇小说的特点还不只限于此。

我们从小就熟读过《汤姆·索亚历险记》，这是我们最为熟悉的课外读物，而后来，我们才开始理解到这部小说，跟作家同时写的《密西西比河上的往事》比较，更加明显地带有某些浪漫主义的情调。

马克·吐温晚年时回忆起“已经消逝久远”的童年时代时，这样写道，他好像亚当一样，“重新拜访遗忘多年的天堂时，他不能明白，在天堂大门的那边的虚幻的世界里，怎么能使他感到新鲜和美好呢”。

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童年生活真是被描绘成天堂一般，童年时代其所以被涂抹上一层“天堂”式的瑰丽色彩，正是由于马克·吐温感到，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在“天堂大门的那一边”，生活是多么忧郁和“空虚”啊。

在《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前半部里，有一章是这样开头的：

太阳在平静的世界上升起，万道金光射下来，照耀着这沉寂的村庄上，好像是天上的祝福一般。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他写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是一曲颂歌，就好像是教堂里做礼拜时唱的颂主歌一样，但它是“没有宗教色彩的散文诗”。

在小说里描绘了未曾开垦的自然界的壮丽景象。当主日学校和教堂里令人厌倦的说教，使圣彼得堡镇的孩子们感到生活寂寞无聊时，他们就偷偷地来到小镇附近的“无人”的荒岛上，正是在这个荒岛上，这群

小小的“拓荒者”们才觉得自己和自然界融为一体，感到无比的幸福。

有趣的是，在小说里马克·吐温运用对比的手法，幽默地描写孩子们在大人的严厉管束下和投身到大自然怀抱里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生活。孩子们划往杰克逊岛的小木筏，被激流冲走了，作者这样写道：“可是，这徒然使孩子们觉得庆幸，因为有了它就好像是破釜沉舟似的，使他们和那文明世界一刀两断了。”

马克·吐温公开地谴责和批判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所谓资产阶级文明。哈克是汤姆的整个冒险经历中的忠实伙伴，起初他俩为终于寻找到了宝藏而欢喜若狂，但不久后哈克就对汤姆说：“你瞧，汤姆，发了财并不像人家说得天花乱坠那么快活。”后来，为了在树林里和河上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哈克抛弃了财产和“那些倒霉的闷死人的房子”。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话竟然出自流浪儿哈克的口中，那些上学的儿童甚至被大人严厉吩咐不许跟哈克玩耍。在哈克这个人物形象身上体现了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浪漫主义理想，对被严加管束和深受宗教的虚伪道德毒害的孩子们来说，哈克向往的生活的确是快活的。马克·吐温描写的哈克是逍遥自在的，因为他经常穿着破衣裳，“浑身都是一年四季在开花，破布条条老在飘动”，他“永远不用洗脸，也不用穿干净衣服”。凡是足以使生活痛快的事情，这孩子都享受到了。作家在这里描绘了一个真正的“带有浪漫色彩的流浪儿”形象。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最喜爱的一本书。书中描写每个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那段时期的生活，描写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永远具有无穷无尽的魅力。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圣彼得堡镇是一个实行蓄奴制的小镇。书中描写善良的威尔士老头和蔼可亲地吩咐自己的3名黑奴去看守道格拉斯寡妇的房屋。可是，残酷地虐待黑奴的事情，在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被涉及到。只是从流浪儿哈克的口中，对黑人们的悲惨命运略有透露。哈克告诉汤姆，他跟黑奴们曾经一块吃午餐。接着哈克还说：“你只要不跟任何人说出这事，你就会很少捱饿……”

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融为一体，形成了这本书独特的艺术风格。

6 全家人去欧洲旅行

1878年，马克·吐温的女儿苏西快6岁了，克拉拉3岁半，两个孩子长得很漂亮，天真活泼，成天围着马克·吐温转，要爸爸给她们讲故事，这两个女孩的父亲小时候从她们的祖母那里听来的各种民间故事、神话和传说，看来，已经不能满足她们的要求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出版后，众所公认这是一本优秀的儿童读物。马克·吐温很想继续写一部反映密西西比河畔的孩子们生活的小说，主人公是哈克，就是《汤姆·索亚历险记》里的那个流浪儿，可是，围绕他展开的故事只写了开头几章，就停笔了，与此同时，马克·吐温还酝酿创作一部长篇童话，也同样只写了前面几节文字。

晚年时马克·吐温回忆起70年代末期的创作情况时，这样写道：“35年来，还不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在我的文学创作的‘造船厂’的‘船台’上同时停放着两三艘尚未竣工的新船，它们被搁置一旁，被炙热的阳光晒得干裂……”

其中“两艘尚未竣工的新船”，就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王子与贫儿》。

这年春天，马克·吐温决定暂时抛开他的文学创作“造船厂”正在建造的“新船”，他和妻子奥莉维亚带着两个女儿苏西和克拉拉，登上了去欧洲旅行的轮船，同行的还有哈特福德的好友特威切尔。

特威切尔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牧师，他跟马克·吐温交往很深，幽默作家对宗教采取的否定态度，并不妨碍他俩的友谊。在旅游欧洲的这些日子里，马克·吐温一家人和特威切尔牧师一起作祷告，马克·吐温似乎显得无可奈何，有一次他对特威切尔说道：“我老实对你讲，我对你的宗教信仰丝毫不感兴趣，我只是假装信奉宗教的样子，有时我几乎皈依宗教，可是，这种信仰对我来说，终究无法持久。”当然，这些话他不敢对妻子奥莉维亚说，她结婚前满怀信心地想把“离经背道、不信宗教”的马克·吐温“改造”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婚后8年的共同生活，她却不知不觉地受到马克·吐温的影响，已经不再严守宗教的信条了。1877年马克·吐温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巡回演讲时，奥莉维亚甚至写信告诉马克·吐温，说她听了特威切尔牧师的一次布道后，不知怎的，她对“上帝几乎是毫无感情了”。

这次欧洲之行是令人愉快的。马克·吐温和妻子、两个女儿，还有无话不谈的好友特威切尔等在一起，从来不感到旅途的寂寞无聊和单调乏味，他们总是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地到欧洲各地浏览。小女孩苏西和克拉拉顽皮好动，虽说给马克·吐温夫妇一路上带来了不少麻烦，但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欢笑声，给大人们的旅游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8月的日子，正是德国天气晴朗、气候宜人的时候，马克·吐温和特威切尔牧师，不顾长途旅行的疲劳，一起到举世闻名的黑森林里作了一次徒步旅行，欣赏到不少以往没有见到过的异国风光。

马克·吐温在动身去欧洲前，就打算写一部类似《傻子出国旅行记》的新书，他认为写充满幽默的游记，比构思长篇或中篇小说毕竟要容易些。

在欧洲旅行时，马克·吐温总是抓紧时间，及时地记下他在各地的

见闻和感想，写满了好几个厚厚的笔记本。

在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英国的大城市里，他受到当地文学界人士的欢迎，并且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他在伦敦再次见到了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他从前在英国进行幽默演讲时就结识了这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在马克·吐温的笔记本上还有这样的记载：“跟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交谈过。”

在旅途中，马克·吐温一边收集材料，一边动手撰写《欧洲旅行记》一书。这是 he 从前当新闻记者时养成的写作习惯。不过，携带全家人长期旅行是够辛苦的，这与 15 年前年轻力壮时当新闻记者毕竟不同，那时候的马克·吐温可以废寝忘食地到处奔波，有时为了抢先报道凶杀案之类的社会新闻，他甚至不顾生命危险地采访和赶写稿子。

现在马克·吐温 43 岁，在哈特福德的舒适豪华的住宅里生活了好些年，的确很有些不大适应辗转各地的漫长旅行生活。有次在途中不慎把所有的笔记本遗失了，他十分沮丧，他正要写信给出版商，他准备改换选题，回到美国后再写一本另外体裁和内容的书。可是，不久后，这些笔记本又都寻找到了，看来，《欧洲旅行记》一书是应运而生，没有“夭折”。

马克·吐温一家返回美国，在哈特福德的邸宅里又是高朋满座。夫妇俩热情愉快地接待客人。这时电话刚发明不久，哈特福德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使用电话的城市，马克·吐温从小对各种发明就非常感兴趣，年轻时他试着发明了几件小物件，还申请过专利。他最初对电话的实用性将信将疑，没想到从欧洲旅行回来不久，他家里也装起了电话，这样他跟外界的联系就方便多了。

《欧洲旅行记》虽说是一本游记，但写起来也并不轻松，马克·吐温有次感慨地说，他写这本书时，甚至感到自己“就仿佛被判处终生苦役似的”，从这些话里看得出，无论是创作小说，还是写纪实性文章，马克·吐温都是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7 构思巧妙的童话式讽刺小说

马克·吐温写完《欧洲旅行记》一书后，如释重负，但同时还有两个重大题材等待他动笔。书桌上摆放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开头几章的手稿，还有《王子与贫儿》的一些片断。描写流浪儿哈克的冒险故事，仍然没有丝毫进展，但写作《王子与贫儿》却比较顺利，不久就完稿了。

《王子与贫儿》的情节构思相当巧妙，这是马克·吐温从一本儿童读物里偶然间得到的启迪。他采取童话与讽刺小说相结合的形式，描写王子变为贫儿，贫儿当了王子的故事。贫儿如何治理国家，而王子怎样体验民间的疾苦，这样的题材，如同《汤姆·索亚历险记》一样，都是使小孩与大人同样感到兴趣盎然的。

马克·吐温写《王子与贫儿》时，白天写好一章后，晚上就念给妻子和两个女儿听，征求她们的看法，第二天再进行修改和润色，他尽量使书中两位小主人公的语言、心理、行为和性格等符合儿童的特征，使孩子们乐于接受。

马克·吐温还把《王子与贫儿》的故事编成一个个短戏，他和家里人分别扮演其中的某个角色。马克·吐温经常扮演书中的迈尔斯·汉顿，女儿苏西扮演穿缎子长袍的王子，另一个女儿克拉拉扮演洁恩·格雷夫人。姐妹俩当时都只不过是几岁的孩子，妻子奥莉维亚特意给两个小女孩缝制了漂亮的小戏装，她自己也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连家里的两个仆人都例外，马克·吐温给仆人安排各自扮演的角色，并且不厌其烦地给他俩讲解剧情，同时还虚心地征求仆人对她写的《王子与贫儿》的看法。马克·吐温一家演出《王子与贫儿》很成功，后来他们就给邻居们表演，观众最多的一次达80多人，都是居住在附近的大人和小孩，还有来自别处的亲戚朋友，大家聚集在马克·吐温的宽敞舒适的住所里，兴高采烈地观看马克·吐温带领全家人自编自导自演的《王子与贫儿》，房子总是洋溢着欢乐热烈的气氛。

这本书出版后，比彻·斯陀夫人赞扬不已，她对马克·吐温说：“我正在第四次读你的《王子与贫儿》，我知道这的确是青少年最好的读物，胜过所有的同一类型的书籍。”这位著名作家的这种评价，也代表了当时美国文学界人士和广大读者的看法。

《王子与贫儿》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古代英国，马克·吐温在书中抨击中世纪的愚昧落后和封建君主的骄奢凶残，人民的无权地位使作家忿忿不平，这部童话式的讽刺小说，不仅构思巧妙，语言幽默，而且宣扬正义，反对等级观念，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色彩。

书中描写的自私自利、自怜自爱的小王子，丝毫不了解民间疾苦，后来，他流落到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当中。在伦敦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乞丐们生活的贫民窟里，王子受到热忱接待和关心。他亲眼目睹了普通老百姓的极端贫困、毫无出路的生活情景，这时他作为顽皮孩子，也深切体验到国家的所谓法律实在是极不公平合理的。

在这部小说里充满着通俗性的甚至有些粗野的幽默。粗野的幽默往往有助于深刻地揭示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

在《王子与贫儿》里有一个“代鞭童”的怪诞人物，作者讽刺地描

写他的古怪行为。为了替“代鞭童”保住职务，汤姆答应自己今后一定读书读得很坏，这时“代鞭童”对汤姆感恩不尽。“我是靠我的背吃饭的！……”孩子说道，“我的背要是不挨打，我就要挨饿了。”这类插科打诨对现实生活起到一定的揭露作用。

马克·吐温最熟悉和喜欢他所塑造的汤姆·康第这个形象。汤姆来自人民当中，懂得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和要求。他勇敢地抨击虚伪的社会风气，由于他坦率诚实和头脑清醒，不断取得精神上的胜利。我们还记得吧，贫儿汤姆当了国王后，显得多么聪明和伟大，这是任何宫廷侍臣和“世袭”的国王无论如何都不会有的。的确，汤姆在处理国事时，体现出真正的人民性。

“从今以后，就让孤王制定仁慈的法律，废除血腥的法律吧！”汤姆·康第喊道，国民们表示拥护。“血腥的王国完蛋了！”他们欢呼道。

在阅读《王子与贫儿》时，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他们都会“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看到的不只是小说里虚构的那段历史时期的故事，而且联想到处于“镀金时代”的美国社会生活。不管是亨利八世王朝，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都充满着血腥的法律，虽说后者的当权者们，在19世纪没有总是赤裸裸地采取那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如同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那样。

在美国没有世袭贵族，可是在富丽堂皇的私邸里，难道就没有像国王的宫殿里那样不可思议的豪华和礼仪吗？在作家的祖国，百万富翁与穷人们的生活真是天差地别。

马克·吐温开始更清楚地看到邪恶，甚至在他以前没有注意过的地方。童话式的小说《王子与贫儿》跟所有的童话一样，结局总是美满的。

汤姆·康第把他偶然间获取的王位让给爱德华，后来他成为爱德华王国的最受爱戴的人。王子当上国王后，用那种“世所罕见”的仁慈和温和的方式治理国家。

这部小说的大部分章节都描写王子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不过，作家有时也让王子说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话，比小说的尾声里的那些话，更能反映王权的象征者的真正性格特征。当王子爱德华被一群人误以为是小偷时，他对自己的救星迈尔斯·汉顿喊道：“你给我把这群坏蛋砍成肉酱吧！”

在《王子与贫儿》一书里，马克·吐温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豪华生活和阿谀奉承给好人们的坏影响。

起初，汤姆·康第感到在宫殿里很不自在，实在憋得难受。他既不想当王子，也不愿当国王。可是，后来汤姆却逐渐学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时，马克·吐温写道：“他甚至还学会了坐朝，并且对此很感兴趣，故意装作自己并不单只是摄政王的传声筒。”

第七章幽默文豪

1 勇于开拓乐于助人

0

进入 19 世纪 80 年代后，马克·吐温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幽默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受到普遍欢迎，在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有人开始翻译他的小说。自从登上文坛以来，马克·吐温 12 年间出版了 6 部书，在美国总共销售了 30 多万册，他从中获取的稿酬和版权收入相当可观。

马克·吐温向来不善于跟金钱打交道，他从小就过着贫寒的生活，年轻时经常失业，有时身上空无一文，他深切地体验到无钱的困苦，但他从来不是拜金主义者，他始终对守财奴之类的市侩们深恶痛绝。现在，源源不断的稿酬、版权和演讲等收入的一大堆账目，就使他感到头昏眼花，十分厌烦。

这些年来，马克·吐温尽管挣了许多钱，但是他一家人居住在全国屈指可数的哈特福德富人区，维持相当优裕的生活确非易事。马克·吐温和妻子奥莉维亚有时核算家庭开支，发现他们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当年兰顿一家的开销。

1880 年 7 月 26 日，奥莉维亚生下了第四个孩子吉恩，除了第一个男孩兰顿夭折外，其余的三个都是女孩。以后奥莉维亚再没有生育，马克·吐温夫妇和三个女儿过着传统的美国家庭生活。

马克·吐温懂得，在自由竞争十分激烈的美国社会，一般人们都不能一劳永逸坐享其成，即使是百万富翁也可能有倾家荡产的一天，更何况靠稿费过日子的作家呢。美国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华尔脱·惠特曼，晚年时生活贫困，患了半身不遂症，他只得请求社会慈善机构救济，当时马克·吐温就慷慨解囊给予捐款资助。哈特福德的邻居著名作家斯陀夫人，年迈体衰，又患有精神病，她的手头非常拮据，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出了名，有了钱，马克·吐温却增添了忧患意识，要想使全家人今后的生活一直有保障，他要想方设法把自己辛勤劳动挣来的钱投资到一些企业中去，在美国社会不知从何时起就存在着这样的看法，只是完全靠节吃俭用而积攒钱但不知道投资挣更多的钱，这是最无能的表现。

这些年马克·吐温比过去更经常地投资各项发明事业。他出钱制造新型锅炉，弟弟亨利当年死于轮船上劣质锅炉爆炸的惨祸，他总是记忆犹新，一生难忘。他购买过钟表厂的股票，还被推举为一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但是，几乎这些事业都是半途而废，给马克·吐温带来的只是失望。他有次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生活已经成为我的极为沉重的累赘。我总是提心吊胆地打发掉大好时光，这多半是由于过分操心和烦躁而引起的。”

特别是马克·吐温 1880 年投资研制排字机器，使他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损失不少。这是一家机械厂一个名叫佩吉的技师发明的自动排字机器，当时就声称很快就能试制成功，可以大批量投入生产，只是资金缺乏。马克·吐温 12 岁就当印刷厂的排字工学徒，后来跟活字排字架打了十多年的交道，深深懂得排字的辛苦，他多年以来就希望能发明自动

排字机器减轻印刷工人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于是，马克·吐温不假思索地一次就投资 2 000 元，后来马克·吐温在 10 年的时间里为研制排字机器花费 15 万元，仍然不见它投入市场，上了佩吉这人的大当。应该看到，马克·吐温对他投资的一些发明事业很感兴趣，这不只是想以此发财致富，而且是出自这位作家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鼓励和支持。不过，当时美国社会上一股“发明热”正在兴起，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有时真假难辨。

投资发明事业屡经挫折，马克·吐温决定筹集资金开办出版公司，这是跟他的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经营活动。

马克·吐温已经出版的 6 部书，都是当时美国最畅销的书籍，但按照他跟美国出版公司签订的合同，公司享有由它出版的著作的版权和巨额的利润，马克·吐温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却只不过从中获取 10% 的酬金，这是当时没有什么知名度的一般作者都可得到的最低稿酬标准。如果马克·吐温投资开办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他自己的作品的话，那么他可以挣更多的钱。就以已经出版的 6 部书估算，他每年只从美国出版公司提取 3000 元的版税，若是由他自己开办的出版公司经营，则这 6 部书每年至少可获得 2 万 5 千元的版权收入。

马克·吐温需要物色一个诚实可靠、工作勤奋的人协助理财经商，这样可以使他摆脱令人厌烦的财务管理和商业事务等，不至于分散他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从而能够在目前安定舒适的环境里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同时有人专门掌管他投资开办的出版公司，他就会如鱼得水，在图书市场的海洋里畅游，干出一番更大的事业。

于是，马克·吐温想到了姐姐帕梅拉的女婿，这是一位 30 岁的土木工程师，名叫查尔斯·韦伯斯特。马克·吐温跟他接触过几次，觉得这个年轻人作风正派，朝气蓬勃，当时他居住在纽约附近的弗里多尼亚，离哈特福德不远，又是他的外甥女婿，足可以放心。

最初马克·吐温开设了一家插图制版公司，主要是承担书籍的插图绘制印刷业务，他把公司交给韦伯斯特全盘掌管。但两年后这家公司由于亏损严重，不得不自行破产倒闭，看来，韦伯斯特虽然热情肯干，但对商业和出版毫无经验，还得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

失败了不气馁，重整旗鼓再干，这是西部边疆的拓荒者和淘金者们的勇于跟大自然拼搏的精神，马克·吐温不仅在作品里尽情地讴歌美国西部移民们艰苦创业的传统，而且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这种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作风。

马克·吐温继续筹集资金，开办一家新的出版公司，仍然由查尔斯·韦伯斯特负责经营业务。

1885 年 2 月，马克·吐温终于在他开办的出版公司出版了自己的书，这就是他写了多年的著名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它成为查尔斯·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印出的第一部书。为马克·吐温投资开创的出版事业取得了首次重大成功。《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初版发行 3 万册，两个月内又多次重印，销售册数远远地超过从前由美国出版公司经营的马克·吐温的其他 6 部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成为他的最赚钱的一部小说，也是马克·吐温创作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作品。

1885 年是韦伯斯特公司飞黄腾达的一年，它出版的第二部书是美国

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发行 61 万册，创当时美国出版界的最高纪录。

格兰特将军在南北战争期间担任北方联邦政府军的总司令，立下赫赫战功，内战结束后他又连任两届美国总统，1877 年离开白宫后，他把自己多年来的相当有限的积蓄投资华尔街的一家商行。1884 年 5 月，由于合伙人从中捣鬼，导致商行破产关闭，对美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格兰特将军晚年时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当时他又患了喉癌，身心交瘁，危在旦夕。

80 年代的头 3 年里，马克·吐温经常拜访格兰特将军，劝说他撰写回忆录，但这位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生谦逊谨慎，不愿使自己在美国人民面前“处于一个作者的地位而受人评论”，因此一直拒绝了马克·吐温的建议。

如今格兰特将军穷愁潦倒，欠债累累。他对马克·吐温悲戚地说，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了空头支票去付家庭日常生活开支的账，结果这些支票全部退回，使他丧失了体面。看来，他确实只有选择马克·吐温提出的这条出路了，他终于答应撰写回忆录，以此获取稿费养活他的一家。

当时美国的世纪出版公司打听到这一重大信息后，立刻与格兰特将军商谈，愿意承担《回忆录》的出版发行，估计可以销售 2 万 5 千册，付给作者 10% 的最低标准酬金。马克·吐温知道后，感到非常气愤，他马上告诉格兰特将军，他开办的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可以付给格兰特比世纪出版公司高出 3 倍的稿酬，同时出版发行这部书的全部利润的 70% 归作者。显然，马克·吐温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是出自对这位军事家、政治家的尊敬和同情，为了使美国人民看到这批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南北战争前后几十年这段重大变革时期的历史见证人，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马克·吐温提出的出版发行该书的优惠条件，在当时的美国出版界是史无前例的，曾经引起了一番轰动。

马克·吐温远见卓识，在承担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的出版发行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魄力。在马克·吐温的关心鼓励和支持下，格兰特将军以每次口述 10000 字的速度，终于在他逝世前 4 天，1885 年 7 月 23 日完成了他两卷《回忆录》。这位永远值得美国人民纪念的将军终年 63 岁。

还是在《回忆录》尚未完稿之前，马克·吐温就雇用了 10000 名推销员，在全国各地广泛征求订户，在各种报刊上发表宣传这部书的文章，形成了美国人民议论纷纷的出版界的热点。马克·吐温和查尔斯·韦伯斯特组织 20 部印刷机同时开动，7 家装订所日夜加班，使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印刷装订质量，送到翘首以盼的几十万订户的手中。

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出版后，他的遗孀从这部书获得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张版权和稿酬收入的支票，一次性支付 20 万元。她从丈夫的《回忆录》中得到的全部收入总数高达 42 万元，这可以说是临终时身无分文的格兰特将军，去世后留下的一笔非常惊人的遗产。

韦伯斯特公司由于出版格兰特的《回忆录》获得利润 18 万元，马克·吐温作为该公司的主要股东分得 4 万元，可是，当时美国各地的报纸却大

肆渲染，把马克·吐温描绘成一位百万富翁。

格兰特将军去世后，当《回忆录》还没有出版时，马克·吐温提出倡议，发动全民性的公开募捐活动，筹集资金在纽约修建了格兰特墓，使这位“非常伟大、品德非凡的人物”，美国人民敬仰的南北战争的英雄永远安息在那里。

马克·吐温总是热心于公益事业，经常助人为乐，他跟当时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一样，具有发财致富的愿望，他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他挣钱的目的决不是为了个人过着豪华奢侈的物质生活，他更多的是追求精神文明和完美的人格。

现在马克·吐温的文学创作和出版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个人经济比较宽裕，他经常慷慨地资助社会上的有志成才的人，许多生活贫寒的学生、演员、音乐家、画家、作家和普通的手工艺者，都收到过他的捐款和资助。

马克·吐温为一名黑人学生约翰逊承担全部学费，使他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成为一名能干的黑人律师。哈特福德一名技工爱好雕刻，马克·吐温出钱资助他去法国巴黎深造。美国盲哑聋作家海伦·凯勒经常得到马克·吐温的救济。

2 创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从1876年他在乡村别墅避暑时酝酿、构思和开始动笔算起，直到1885年他开办的韦伯斯特公司正式出版这部书，前后经过近9年的时间，这部小说是马克·吐温断断续续完成的，也是他创作准备最充足的一部作品。

1882年《王子与贫儿》的问世，标志着马克·吐温文学创作进入一个重要阶段。这部作品具有真正的艺术价值，它的创作经验对作家完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很有帮助。

据有关资料记载，1880年前不久，马克·吐温开始写关于汤姆和哈克的剧本，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写作计划。过了两三年后，他又开始创作这个剧本，剧情仍然围绕汤姆和哈克这两个孩子而展开，看来，尽管剧本没有写成，但其中的某些内容对《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可能有用。

80年代初，马克·吐温曾经动手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密西西比河畔的村镇上的生活，主要讽刺一些居民的道德败坏的习气，但也始终没有写完，其中的某些情节后来移植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书里。

这段时期，马克·吐温去了一趟离别多年的故乡。他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乘坐轮船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大河两岸的树林、田野、村镇和群山，远远望去，全都融化在令人赏心悦目的翠绿色之中，故乡的大地总是那么静谧。

久违了，多么熟悉的领航室！恰巧这正是25年前毕克斯比担任领航员的那艘轮船，几位老水手认出了这位当年的学徒，马克·吐温不愿在他们面前显示他的作家身份，水手们对他非常热情，邀请他到领航室重操旧业，盛情难却，马克·吐温站在舵盘前试着操作了一阵，20多年前的那些情景又浮现在他眼前，他多么怀念自己可敬的师傅毕克斯比和那些亲密无间的同伴们。在途中，他还看见一艘命名为“马克·吐温”的小火轮在密西西比河上缓缓地行驶着。不知怎的，这忽然使成了举世闻名的大作家的马克·吐温有些伤感，往事如同过眼烟云，一去不复返了。

回到了经常思念的汉尼巴尔镇，马克·吐温会见了童年时代的朋友，他们都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人了，久别重逢，感叹唏嘘，马克·吐温这样写道：“每天早晨醒来时，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小孩子似的，而到夜晚睡觉时却仿佛成了白发苍苍的老翁。”寥寥数语，表达了他在故乡置身于童年时代的伙伴们当中的复杂心情。

这次故乡之行，引起马克·吐温的许多思索。他回到哈特福德住所后，抓紧写完了《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同时，继续创作描写童年时代的密西西比河畔的西部小镇上的生活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愿望日益强烈，故乡之行，就好像给马克·吐温文学创作的“贮水池”里灌满了水似的，使他增添了不少灵感。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主要描写哈克和他的朋友，逃跑的黑奴驾着木筏，沿着密西西比河逆流而上的作品，它是美国文学史上一部风格新颖的冒险故事，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马克·吐温的现实主义和艺术技巧更加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只有在至少是积累四分之一世纪的生活经验后，美国的作家们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汤姆·索亚历险记》问世时，马克·吐温已经 40 岁，而完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他年近 50 岁。众所公认，《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阅历丰富的幽默文豪马克·吐温的不朽名著。

1885 年美国著名作家乔埃尔·哈里斯在给马克·吐温的信中写道：“《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对整个美国文学作出了至今为止的最有独创性的重大贡献。”

当代美国伟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海明威热情洋溢地写道：“整个当代美国文学的源泉之一，就是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是我们的文学瑰宝，从那以后还没有创作出一部作品能够跟它媲美。”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一书在全世界赢得了巨大声誉，在许多国家广泛流传。著名德国作家弗希特万格指出，这部长篇小说不能只是当作儿童读物看待，“这本书充满作者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忧国忧民。德国的广大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幽默作家马克·吐温的愤世嫉俗之情，认为这部作品写得十分深刻，在世界上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

3 可爱的哈克和吉姆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呢？

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好像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续篇。心地善良、悲天悯人的道格拉斯寡妇过于讲究规矩，并要哈克读书识字，这真叫哈克受不了，他感到在她家里实在呆不住。不知疲倦的汤姆着手拟订新的冒险计划。

在这本书的开头几章里，我们不难看出，作家那种惯有的善意的幽默和轻松的嘲讽，完全跟《汤姆·索亚历险记》里一样。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滑稽可笑地模拟冒险小说的笔调，并且运用对比手法，赞颂清醒的理智，揭露鞭挞枯燥乏味的伪君子的宗教偏见。

马克·吐温在谈到塑造汤姆的形象时，强调指出，汤姆的幻想主要来自于书本知识，这些话是颇有深意的。汤姆想象中的那些胆大妄为、凶残成性的强盗，跟周围的现实生活毫无联系，汤姆生活在虚构的世界里，他不假思索地就把在树林里游玩的孩子们想象成阿拉伯人的商队，还责备哈克不懂得书本上写的强盗们打仗时的有关规矩。

可是，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汤姆只是在开头几章里出现，全书的主人公是哈克。哈克精力充沛，活泼机灵，意志坚强，他的感情丰富深沉，哈克的理想正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某种反映。他渴望能够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束缚，不受折磨，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典型形象。

小说的第五章叙述哈克的父亲回到镇上时的情景，周围的一切都笼罩着冷漠、愁闷的阴影。

主人公哈克见到父亲时的场面，没有丝毫强加的所谓浪漫色彩。老费恩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大发酒疯，跟这样一位父亲呆在一起，哈克时刻担惊受怕，深感苦恼。这个老醉鬼不仅是动辄殴打儿子，而且对黑人也极端仇视。

哈克像成年人那样深谋远虑，当机立断，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他终于逃跑出来，他跟黑奴吉姆弄到一只小划子，在密西西比河上漂游。可是到了夜晚，他俩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地乘坐小划子漂流过了俄亥俄河口，来到了南方棉花种植庄园，这是美国最残忍的蓄奴制地区。

马克·吐温创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在美国宣布解放黑奴已经过了20年，可是，黑人在南方和其他有些地区仍然处于供人驱使、受剥削和受屈辱的“半奴隶”地位。马克·吐温对此深有感触，在这本书里反映黑奴生活的字里行间充满着作家的愤慨。

马克·吐温在这部小说里没有用大量篇幅描写黑奴们遭受的残酷迫害，不过，我们还是不时地读到这方面的叙述。作家主要是刻画黑奴纯洁美好的心灵，揭示他们感情丰富的内心世界，从而衬托出蓄奴制度的残酷性。

吉姆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他见义勇为，舍己救人。

吉姆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物，当哈克采取白人中间习以为常的方式，“欺骗愚弄老吉姆”时，吉姆受到的欺负使人格外同情。

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里，马克·吐温没有直接发表任何议论，都是通过哈克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的，因为他既是小说里的主人公，又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

在书中哈克的内心世界被描写得相当丰富。他机智勇敢，比汤姆年长几岁，但显得老练，相形之下汤姆毕竟只是个小孩子。如果说，在《汤姆·索亚历险记》的主人公汤姆身上体现了马克·吐温童年时代的某些性格特征，那么，哈克的原型就是汉尼巴尔镇上作家小时候的好伙伴流浪儿汤姆·堡兰肯希波。有趣的是他比马克·吐温也是年长四五岁。

显而易见，反映南北战争前的美国社会生活的这部长篇小说的批判倾向是十分鲜明的，马克·吐温正是通过对哈克、吉姆等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他对 19 世纪末期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

4 声援美国工人群众运动

1886年马克·吐温年过半百，头上增添了许多白发，手脚也不如前些年那样灵活，患了慢性风湿症，遇到寒冷潮湿的天气，他感到肩膀疼痛，给他写作时带来不便，这时他就一边写，一边找人用打字机打印原稿，然后，他跟妻子一起逐页逐页地进行校对修改，有时实在忙不过来时，女儿们也来帮忙。

马克·吐温始终精神饱满，思想活跃，他的头脑反应非常敏捷，周围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新鲜事物，往往引起他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他觉得自己有写不完的题材，对美国社会的重大问题总是积极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80年代的上半期，纽约和哈特福德就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这里的居民们最先跨进电气时代。1882年法国学者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送电的方法，同年，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连接成网络，从此使成千上万的居民们告别了煤气或煤油灯，这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到了夜晚，灯光通明，车水马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夜城。

汽车诞生了，成为居住在哈特福德的百万富翁炫耀的最新型的交通工具。通过不断改进，前后轮子同样大小的自行车虽说只有两年的历史，但使用十分方便，连小孩子都会骑，看来，过不多久的时期，人们使用了数百年的马车势必从纽约城的街道上消失。

几年前，一位名叫贝尔的苏格兰人，从伦敦带来了他发明的电话机，神采飞扬地在纽约的契克林会议厅里向人们演示和讲解它的用途，纽约人将信将疑，犹豫不决，还是居住在哈特福德的工商业和文化出版界的人士对新事物最为敏感，其中包括幽默作家马克·吐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先安装家庭电话的人们。电话在哈特福德试行3年后，纽约已经有了3000家用户。

1886年在纽约举行了盛况空前的自由之神雕像揭幕典礼，有100多万美国人从船上和岸上观看这个壮观场面。这是法国人在180个城市募捐25万美元制作的，作为纪念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经过著名雕塑家巴托尔第等许多人的10年的精心创作和辛勤劳动，如今自由之神雕像矗立在纽约港的贝德卢岛上，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题写了“自由之火普照人间”的题词，著名女诗人爱玛·拉扎雷斯的一首十四行诗铭刻在自由之神雕像的垫座上。

自由之神高举火炬，象征着民主、自由、和平等，使初次来到纽约的几乎每个人，仰望着这尊巨大的雕像时，心中总是燃起希望的火焰。这一年像潮水般涌向美国的外国移民达33万人。

可是，“人人都是生来平等”的信条，从来不可能保证人人在美国都得到平等和自由的享受，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当中不少人连最起码的工作与生活条件都不能得到保障。

失业与贫困，难以承受的长时间超负荷的繁重劳动，使工人群众的愤怒的火山不断爆发，美国在1882——1887年间发生了5237次罢工，人数达80多万。规模最大的是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五一”大罢工，发展为全国总罢工，共有35万工人参加，震动了全世界。

南北战争结束后，1869年在美国出现了全国性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它是由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的，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斗争的最终目标。十多年来，劳动骑士团的队伍不断壮大，1886年在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全国大罢工中，劳动骑士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组织和领导作用，它的广大成员是罢工斗争的骨干力量。伟大革命导师恩格斯，1886年4月29日和11月29日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指出：“在说英语的人们中间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群众参加运动，是1886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55—456页）

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对劳动骑士团大肆进行污蔑诽谤，《纪事报》甚至发表社论，造谣惑众，攻击劳动骑士团所谓里通外国，企图颠覆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乌托邦”的社会。

工人出身的民主主义作家马克·吐温，从小热爱人民，跟广大的劳动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面对着美国政府当局对工人群众运动的无耻攻击和残酷镇压，马克·吐温拍案而起，1886年3月22日在哈特福德的一个俱乐部里发表了题为《劳动骑士团——一个新的王朝》的著名政治演说。

马克·吐温在演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谁是压迫者？是少数人：国王、资本家、一小撮工头和监工；谁是被压迫者？是多数人，是地球上各个民族，是有用的人，是工人，是做面包给两手白嫩的人和懒汉吃的人。

他站在美国富翁聚居地区的豪华舒适的大厅的讲台上，勇敢地宣告：“现行制度已经腐朽没落，已经彻底崩溃”，他坚信劳动者的“新的王朝”必将到来，“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一旦站了起来”，他们就要登上政治舞台，“名正言顺地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而“骗子贵族将要消灭”，极少数的非劳动者“就谁也不能再享受任何特权了”。

1886年，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工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麦克密克工厂的老板们宣布同盟歇业和大批解雇工人；一些工人惨遭杀害，芝加哥的无产阶级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抗议集会，会上一名奸细投掷的炸弹爆炸，资产阶级政府当局以此嫁祸于人，阴谋陷害工人领袖，巴尔逊等几位罢工斗争的领导人遭到逮捕，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绞刑。

马克·吐温听到这一事件后，义愤填膺，撰文声讨资产阶级联邦政府的卑鄙无耻的行径，他在文章中指出“工会组织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客观产物”，“劳动骑士团是工人们的救星”，工人一定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5 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母亲去世

10年前马克·吐温就从经济上大力资助佩吉研制排字机器，从1887年起，它每月要花费马克·吐温3000元，由韦伯斯特公司出版的《亚瑟王朝廷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佬》一书，尽管赚了不少钱，但它们却像流水似的全部被佩吉的排字机器“喝”掉了，还使马克·吐温负了不少债，花费他15万元的这部排字机器，如同他父亲约翰·克利门斯年轻时买下的大片田纳西荒地一样，结果是希望化为泡影，成为一场空，想不到在这方面马克·吐温和父亲以及哥哥的命运又多么相似，当然，这也是19世纪许许多多美国人的共同遭遇。

后来，马克·吐温在回忆跟花言巧语哄骗他的所谓发明家佩吉进行合作的往事时，他痛心疾首地承认道：“我完全明白自己是个十足的大傻瓜。”出自青少年时代对排字机器的梦想和特殊感情，出自对技术发明的衷心热爱和支持，马克·吐温由于一时轻信招摇撞骗的佩吉而导致他自己一步步陷入经济困境，这10年里他为这部倒霉的排字机器所付出的财力和精力方面的损失，的确是非常惨重的。

马克·吐温在经济上遭受到的另一个沉重的打击，就是他80年代初创办的韦伯斯特出版公司。1885年，它由于出版发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获得巨大成功，在美国出版界曾经一度辉煌，但可惜的是，它刚一登上高峰不久，第二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除了出版马克·吐温本人写的书之外，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再也找不到能够畅销的书稿，再加上马克·吐温碍于情面和出于好心，还把一些找他资助的作者的平庸作品出版，导致公司亏本，佩吉的排字机器也不断地从公司挖取资金。

马克·吐温的助手韦伯斯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为公司经营筹划，呕心沥血，1888年由于跟马克·吐温意见不合，他辞职回家，3年后就去世了，他只活了40岁。他的离去使马克·吐温在出版事业上失掉了最好的合作伙伴。

这时，马克·吐温的母亲，88岁高龄的简·克里曼斯，在密苏里州的基欧卡克镇溘然长逝。她对自己的儿子，这位伟大的美国作家一生的影响极为深刻，无论是她那开朗乐观的性格，充满幽默感和擅于言辞的卓越才华，还是她那富有同情心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其他的许多方面，都与马克·吐温的整个成长过程密切相关。

马克·吐温在《自传》里回忆母亲时，这样写道：

她的身材瘦弱矮小，但心胸非常开阔，能够容纳别人的忧愁或欢乐，对人总是关心和伸出援助之手。我发现她跟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们的最大差别，就是一般人只对某些事情感兴趣，而她却一生中对整个世界的每件小事和每个人都关心。

她总是热情、亲切和友好地关心人和动物，即使是对待那些耍无赖的人，她也原谅他们的过失，主动地关心他们。凡是无人理睬的人，都把她看作可以信赖的天生的朋友。

当她看到失去自卫能力的人或是动物受到伤害或欺凌时，她总是义愤填膺，振振有词地为受害者打抱不平，她的呼声非常强烈，态度坚决，但她说话时却显得语气柔和，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她善于言辞，说起话来总是给人以真诚纯朴文雅的感觉。

觉，往往能使对方大受感动，对她心服口服，同时表示极大的赞赏。

不难看出，马克·吐温与母亲在不少方面都有相似的特征。母亲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她的崇高品德和幽默语言才华，使马克·吐温从小就潜移默化，从他出生到母亲去世，马克·吐温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已经度过了54个春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母亲的关怀、爱护、培养、教诲、支持和帮助，他总是从母亲那里汲取智慧和力量。

简·克里曼斯这位平凡的女性，为美国人民养育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母亲的逝世，使马克·吐温长久地沉浸在悲痛的气氛和对往事的深情的回忆之中，特别是青少年时代与母亲生活在汉尼巴尔镇的那些情景，总是在脑海里浮现，更加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欲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就是对母亲最好的怀念。母亲在世时始终是儿子的作品的最耐心最忠实的读者，她最喜欢欣赏马克·吐温创作的故事、幽默小品和小说，她经常提出不少很中肯的意见，使他获益匪浅，感受颇深。

马克·吐温性格开朗乐观，但脾气向来有些暴躁，有时他发火时，简直像晴空霹雳似的。他的二女儿克拉拉在《我的父亲马克·吐温》一书里，是这样描述的：“在我们家里谁也没有父亲的脾气大，有时他暴跳如雷，一气之下冲出房门，一个人窜到空旷地方宣泄情绪，那叫人看了真是惊奇，就好像是关在笼子里的猛兽获得了解放似的……又仿佛是一股汹涌的洪流冲出堤坝，在奔腾，在咆哮……”

奥莉维亚对丈夫非常关心体贴，她最了解马克·吐温的个性特征，为了帮助他在火气旺盛时克制住自己，她替丈夫想出了制怒的应急措施，就是要他每当脾气即将发作时，马上给对方写信，发泄他的愤怒情绪。往往是信写完后，他的火气就消散得差不多了，也用不着把这些措词强硬甚至粗暴的信寄发出去，于是他一撕了之。但也有极少数信被递送给了对方，哈特福德煤气公司就收到过马克·吐温的怒气冲天的信，责骂他们在没有预先通知用户的情况下就忽然关掉他住宅里的煤气。由于“你们这些昏头昏脑的混帐东西”的严重失职，使马克·吐温一家人受害匪浅，甚至差点被“闷死”或“炸死”，这当然是夸张其词。

不过，马克·吐温很难得有发脾气的时候，在这几年里，即使是佩吉的排字机器和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愈来愈重的经济负担，好像举重竞赛时的两个极其沉重的杠铃，压得马克·吐温直不起腰来，但他总是充满信心，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创作，轻松愉快地对待生活。

1891年，马克·吐温的大女儿苏西19岁，是一所名牌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了，二女儿克拉拉17岁，小女儿吉恩12岁，她们长得像母亲奥莉维亚一样的容貌秀丽，又跟父亲马克·吐温一般的性情开朗，全家人总是在生活中寻找无穷无尽的乐趣。

这时候，前后两个轮子大小相同并且装配着充气车胎的自行车刚刚问世，成为纽约和哈特福德的居民们青睐的最新式产品。红得发紫的大明星演员丽莲·拉舍尔和男朋友布拉第，骑着这种自行车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兜风，成为轰动全国的一大新闻。

他们骑的这两辆自行车，在当时恐怕是美国最豪华的了，车架镀金，车把和刹车上镶着不少宝石，全国屈指可数的大明星丽莲·拉舍尔和腰

缠万贯的花花公子布拉第穿着最时髦的骑车服装，全身珠光宝气。中央公园的有些游客不时地向他俩及其自行车投过来惊羨的目光。布拉第被纽约人称为“钻石吉姆”，他拥有 2 万颗钻石，在美国堪称一绝，这个经常一掷千金的花花公子生活奢侈糜烂，尽管他穿金戴银，奇装异服，可是怎么也掩盖不住他的丑陋的容貌和庸俗低级的举止。

马克·吐温对大亨们显阔斗富的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但他对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任何一项技术发明总是充满遏制不住的满腔热情，他对这种时兴的自行车很感兴趣。

马克·吐温买了一辆新式自行车，价格最低廉，式样最朴素，可是骑上去也不容易。当时在纽约和哈特福德城专门开设了自行车学校，教人们学习骑车。马克·吐温的 3 个女儿很快就学会了骑车，她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出外，非常方便，使得她们的父母十分羡慕。

马克·吐温已经 56 岁了，身体不很灵活，但他对周围的任何新生事物总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大胆尝试，这也是他永远具有的自强不息敢于探险的西部拓荒者的精神的一种表现，哪怕是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决心学会骑自行车。

为了教会父亲骑自行车，真是忙坏了 12 岁的小女儿吉恩，她要用尽力气抓紧车把，稳住车架，扶着父亲骑上座垫，当马克·吐温踩着自行车左歪右斜、碰撞碰撞地在路上行驶时，吉恩就得一个劲地跟着跑，一旦父亲摔倒在地，她马上连车带人扶起来，看到父亲一副狼狈样子，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忍俊不禁，有时甚至笑得前俯后仰，就好像是平日里经常听父亲给她和姐姐们讲滑稽可笑的幽默故事时一样。

看来，教马克·吐温学会骑自行车的情景，是他们全家人在哈特福德的 17 年的幸福生活的最后一桩趣事了。

马克·吐温不停地写作和演讲，不管他多么勤奋，名声愈来愈大，收入愈来愈多，但他赚来的钱永远填不满佩吉那架试制了 10 年之久的排字机器的无底洞，总是应付不了韦伯斯特出版公司接二连三的亏损。

1890 年底，马克·吐温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给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经理写信道：“祝您圣诞节快乐！上帝保佑，但愿在我去世前能够过上一个快乐的圣诞节。”

马克·吐温心力交瘁，再也支撑不起排字机和出版公司这两个异常沉重的经济负担的“杠铃”了，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居住在哈特福德的生活费用愈来愈大，已经明显地超过了马克·吐温一家所能承受的限度。

看来，马克·吐温不可能在哈特福德度过 90 年代的第二个圣诞节了，1891 年 6 月，他和妻子携带 3 个女儿，登上了驶往欧洲的轮船，到大洋彼岸的欧洲国家去居住，也许比在美国富翁聚居区哈特福德生活时的费用要少些。

56 年前，约翰·克里曼斯和怀孕的妻子，拖儿带女（当时马克·吐温只是怀在母亲腹中的胎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穷乡僻壤的山村里那间简陋不堪的木板房子，告别了约翰·克里曼斯寄托着无限希望的一大片田纳西的土地，全家人乘坐大篷车，长途跋涉，前往西部去开拓新的生活，为的是去赚钱糊口。

进入 19 世纪 90 年代的第二个年头，已经享有世界声誉的幽默文豪

马克·吐温一家人，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繁华的哈特福德城里这栋舒适宽敞的住宅，告别了耗费数十万资金的出版公司和排字机器，全家人乘坐大型轮船，远渡重洋，到欧洲去居住，为的是省钱养家。

6 侨居欧洲和宣告破产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也开始新的转变，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接二连三地发生。

每年都有几十万来自欧洲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他们不久就发现，美国并不是一个理想中的繁荣世界。当 1891 年下半年，马克·吐温全家人来到欧洲时，他和妻子奥莉维亚很快就感到，欧洲也非理想中的久居之地。

他们乘船最初来到法国的埃克斯累班，由于在海上航行了较多的日子，马克·吐温感到很疲倦，对异国他乡的气候也难以适应，他的风湿症变得更加严重，肩膀剧痛，右臂麻木，需要采用矿泉疗法医治，同时，奥莉维亚和大女儿苏西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好，经常患病。

后来，马克·吐温一家人去捷克的马里安矿泉和利古里亚海滨的里维埃拉风景区疗养，接着浏览贝鲁特、纽伦堡、海得尔堡和瑞士后，他们一家人返回法国居住了一段时期。

马克·吐温喜欢乘坐小船在罗纳河上漫游。他远离美国，摆脱了哈特福德的佩吉排字机器和韦伯斯特印刷公司那一大堆繁琐冗杂而令人头痛的事务，置身于风景优美的宁静的罗纳河上，他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身心都处于昏睡状态，某种慵懒的惬意，感到幸福极了。”

不过，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返朴归真，感到无比轻松愉快，这样的享受毕竟不多。马克·吐温一家在欧洲不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在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都住过一段时期。马克·吐温有时自我嘲讽地说，他们全家人简直成了一批无业游民，在古老的欧洲土地上东游西荡。

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 14 至 16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名城，欧洲最著名的艺术中心，20 年前它还是意大利王国的首都。这里到处是中世纪的建筑艺术，名胜古迹很多，城市里仍然充满着浓郁的文化艺术色彩。

马克·吐温一家来到佛罗伦萨后，在离城三英里的郊区，租住了维维安尼别墅一年。这所别墅显得古色古香，四周环境幽静，它总共有 28 个房间，会客厅很宽敞，面积达 400 平方英尺。马克·吐温兴致勃勃地描绘别墅的围墙和塔楼，远处的佛罗伦萨城里大教堂的屋顶宛如徐徐降落的气球，当城市沐浴在落日的色彩斑斓的霞光里时，景色格外迷人。

马克·吐温写道：“……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景色最美的地方了，真是令人陶醉。……白天和夜晚都是那么静谧，那么平和，这里远离那个喧嚣的世界，这里的一切宛如美妙的梦境似的。”

马克·吐温在佛罗伦萨的维维安尼别墅里生活期间，他感到心情舒畅，时间宽裕，没有外来的干扰，这是很适合他写作的环境和时候。在这里他完成了《汤姆·索亚在国外》《傻瓜威尔逊》《百万英镑的钞票》《亚当日记》等书稿，还写了《贞德传》的一些章节。

在 1893—1894 年经济危机又一次席卷美国，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到处是一片经济萧条景象。

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就好像是长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似的，再也经受不了这场经济危机的惊涛骇浪，眼看就要沉没了，它给侨居意大利的马克·吐温频频来信告急。看来，他再也无法在佛罗伦萨城郊的维维安尼别墅里继续写作了，必须马上返回美国收拾残局。

不管处境如何困难，马克·吐温还得千方百计挽救韦伯斯特出版公司。马克·吐温把自己这两三年在欧洲写书撰稿演讲收入的全部积蓄，还有奥莉维亚所继承的遗产的最后剩余部分 6 万 5 千元，都用来挽救危局，看来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马克·吐温在绝望之中，只得去求助他的朋友金融家亨利·罗杰斯。作为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重要人物之一的罗杰斯，为马克·吐温出谋划策，多方活动，仍然无济于事。

银行加紧逼迫马克·吐温偿还债款。1893 年 9 月上旬，马克·吐温给妻子奥莉维亚写信道，他一生中还没有像上星期那样被逼得真是走投无路的经历，接着他叙述自己想方设法企图筹款还债的艰难，“我立即去哈特福德，回来时还是没有弄到钱”。后来，他向一位亲戚借款，“我告诉她，我实在顾不得体面了，因为我已经面临灭顶之灾”。

马克·吐温在信中继续写道：“晚上 8 点钟时，我躺在床上，心想破产是避免不了的，但我实在疲倦极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1894 年 4 月 18 日，马克·吐温开办 10 年之久的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宣告破产，无力偿还的债务达 9 万 4 千元，共计债主 96 个，其中相当部分是经营纸张笔墨之类文化用品和图书装订行业的小业主。马克·吐温虽然不负法律责任，但他也不忍心拖累他们，他决定全部偿还债款。

可是，有三四个狠毒的债主却企图趁此机会大捞一把，落井下石，想吞并马克·吐温的所有家产。他们竟然要求把哈特福德的那栋宽敞舒适的住宅用来抵债，还想取得马克·吐温的 15 部书的版权，幸亏亨利·罗杰斯据理力争，才总算没有使马克·吐温一贫如洗，陷入穷愁潦倒的境地。

马克·吐温不由得回忆起当年在汉尼巴尔镇，他 12 岁时，看到父亲为了偿还债务被迫变卖家里的用具，甚至连调羹都卖掉了。没有想到他在 58 岁时，重蹈父亲的覆辙，宣布破产。不过，现在他是作为在美国出版界举足轻重的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创办人和大股东，在世界最繁华的大都会纽约办理破产的法律手续的，当时美国各地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重大消息。

破产后马克·吐温采纳亨利·罗杰斯的建议，把他写的 15 部书的版权转归奥莉维亚所有，用来抵偿她借给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贷款，马克·吐温还可以写书和演讲，估计今后 4 年内基本上可以还清债务。

同时，马克·吐温仍然对佩吉的排字机器寄托希望，但愿它能够在美国机械工业界创造惊人的奇迹。在 14 年里，马克·吐温为此投资 15 万多元，这部排字机器经过无数次实验，装配的各种零件愈来愈多，总计达 18 000 个，可是它永远停留在“很快就试制成功”的水平上。

韦伯斯特出版公司宣告破产后 8 个月，马克·吐温正在法国巴黎抓紧写《贞德传》，有一天他收到亨利·罗杰斯的信，告知佩吉的排字机器完全失败，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使马克·吐温大为震惊，他在给罗杰斯的回信中写道：“当时我获悉这一情况后，甚至有些神经错乱，

我只是一个劲地跑来跑去，不知道究竟干什么好。”

据说，在研制这部排字机器长达 20 年的漫长过程中，决不只是耗费了马克·吐温陆续投进的 15 万资金，佩吉还动用了 200 万元公款，花费巨额资金、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到头来它始终不能投入生产成为能够使用的机器，后来，它的两具模型分别捐赠给了哥伦比亚和柯奈尔这两所大学的博物馆，算是在美国的发明史上留下失败的见证。

在经济上接连遭到极其严重打击的这些日子里，马克·吐温尽量保持心理平衡，振作精神，更加勤奋地从事《贞德传》的创作。他很久以前就开始构思这部反映法国人民的伟大巾帼英雄的长篇小说。

马克·吐温成天埋头写作，简直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把破产所带来的烦恼与懊悔抛诸脑外。他笔端下出现的主人公贞德，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同时，她“彻底摆脱了不少人那种贪财如命的利己主义和追求虚荣安逸的习气”。

贞德为法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之所以在一生中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马克·吐温认为主要原因是，贞德出身普通的农民，她熟悉人民，热爱人民。作家在书中写道：“贞德就是代表法国，体现了人民的精神力量。”

马克·吐温成功地塑造了贞德这位伟大女性的形象，但在小说里并不是所有的情节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对其他有些人物的心理刻画缺乏应有的深度。

豪厄尔斯指出，在《贞德传》里，战斗场面和古代的风俗习惯的描述显得矫揉造作，过于浪漫主义化。

这部小说描写得最为成功的是贞德跟卖国求荣的教徒作斗争的情景。马克·吐温把教徒们的伪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他们总是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掩盖其卑鄙下流的勾当。贞德身体纤弱，精神伟大，她的事迹令人感动，她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人们敬佩。

《贞德传》描写的是中世纪的法国，但书里的某些人物，往往使人联想起作者的故乡密西西比河畔的人们，其中特别是一个名叫巴拉基恩的说书人，马克·吐温幽默地写道：“他最爱吹牛撒谎，遗憾的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说谎话，而对自己所说的一切都信以为真。”巴拉基恩经常开玩笑，当他听到别人朗诵感伤诗时，巴拉基恩哼哼叽叽，装出一副悲天悯人，感动得流泪的模样，的确逗人发笑。

《贞德传》这部长篇小说，是马克·吐温一家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法国巴黎居住期间创作的，在书中还可以看到作家有时流露出对自己故乡的思念之情。

马克·吐温一家结束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侨居生活后，返回美国，但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哈特福德城，他们的住宅仍旧大门紧锁。为了偿还债务，马克·吐温不得不重新登上幽默演讲的舞台，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讲。

7 继续在国外漂泊

1895年马克·吐温作出了尽快偿还韦伯斯特公司债务的重大决策：到世界各地去巡回演讲。他通过从前的演讲事务所经纪人庞德，跟有关方面洽谈，制定了出国从事一年讲演活动的周密的计划。

这时苏西23岁，具有音乐天赋，准备当一名女高音歌唱演员，今后去巴黎从事歌剧演出，目前她在美国接受严格训练，小女儿吉恩刚满15岁，正在中学念书，她俩留在耶尔玛拉附近的乡村别墅里，和苏珊姨妈一起生活。

7月14日夜晚，马克·吐温和妻子奥莉维亚、21岁的女儿克拉拉，从耶尔玛拉火车站踏上西行的列车前往加拿大。在横穿美国大陆的旅途中，马克·吐温在一些城市举办了幽默演讲会。尽管是炎热的夏天，但他每到一地演讲时，剧场或会议厅里总是挤满了热情的听众，不少人还是从离城很远的乡镇赶来的，因为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马克·吐温出国前的这次旅途中巡回讲演的日程表。他来到旧金山时，当地群众情绪特别高涨，剧场内外人山人海，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和要求，马克·吐温接连举办了6个晚场和3个日场的幽默演讲会。

在加拿大的西海岸结束了在美国各地的巡回演讲，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闻讯赶来采访这位大名鼎鼎的幽默作家和演讲家。马克·吐温充满信心地说，他一定会偿还全部债务，包括按有关法律规定并不属于他承担责任的一些债款。

马克·吐温和妻子女儿，在温哥华登上了驶往澳大利亚的轮船，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热情洋溢的读者和听众，络绎不绝地赶到港口为他们送行，场面十分感人，使马克·吐温深受鼓舞。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马克·吐温的作品和演讲，如同他在美国一样的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当他在悉尼、墨尔本等城市的街道上散步时，认识他的人很多，大家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向他问候或交谈。

3个月后，马克·吐温和奥莉维亚、克拉拉乘船去印度，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多么神奇和陌生的国土，在那里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演讲，他们在各地欣赏了优美的热带风光和悠久的历史名胜古迹，当地居民的穿着打扮和风俗习惯，给他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在孟买时奥莉维亚和克拉拉给苏西选购了浅红色的印度绸子，宛如透明的薄纱，光泽鲜艳，她俩相信留在美国的苏西肯定会喜欢这种衣料的。

他们巡回演讲的最后一站是南非，在非洲这个英国的殖民地，马克·吐温受到的欢迎程度并不亚于在其他讲英语的国家。自从格兰特将军在1878年竞选总统期间进行南非旅行以来，至今还没有一位美国知名人士，像马克·吐温这样受到当地人们的盛情接待。

一年来，凡是马克·吐温举办演讲会的城市里，他那令人回味无穷的诙谐幽默的语言，总是给当地人们带来欢声笑语，其中的精彩片断，已经成为居民们永远谈论的话题。

世界各地热情欢迎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演讲厅里总是座无虚席，在进行幽默演讲的当中，马克·吐温有时穿插其他的内容，朗读自己作品的片断，讲笑话和有趣的美国民间故事。可以说，他不愧为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这些国家的城市里，马克·吐温喜欢讲述关于失踪的“金手臂”的黑人民间故事，他10岁时在约翰·夸尔斯的农场上，经常听黑奴丹尼尔大叔讲这个略带恐怖色彩的故事。50年过去了，如今满头白发年届60的马克·吐温站在异国他乡的讲台上，学着当年丹尼尔大叔的样子，当故事快要结束时，这位饮誉世界的幽默文豪，忽然停止讲述，盯着台下一位似乎显得有些胆怯的姑娘猛喝一声：“我的金手臂在你那里！”屏声静息正听得入迷的听众们都吓得目瞪口呆，似乎过了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紧接着全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感谢马克·吐温把他们带入到一个想象中的神奇的童话世界去遨游了一番。他讲的关于西瓜的笑话也深受欢迎。顽皮孩子塞姆从别人的瓜园里偷摘了一个西瓜，他仔细琢磨了一通，看样子，西瓜没有熟透，于是塞姆把西瓜送还给瓜园主人。为了奖赏塞姆的“诚实”品德，他获得了另外一个成熟了的甜美可口的大西瓜。

1896年夏天，巡回演讲圆满地结束了，马克·吐温和奥莉维亚、克拉拉来到英国伦敦，他们在近郊的吉尔福德镇上租了一所房子，马克·吐温准备在这里写《赤道旅行记》一书，描写他们为期一年的环球巡回演讲的见闻及感想，同时写信要留居耶尔玛拉的苏西和吉恩两姐妹来伦敦与家人团聚。

可是，近半个月过去了，苏西和吉恩还没有来伦敦，只接连收到几封电报，含糊其辞地提到苏西的病情，说她因练习唱歌过于用功，身体不适，推迟行期。

既然如此，为什么向来很关心体贴父母的苏西本人至今没有写信来呢？一种不祥之兆袭上马克·吐温心头，他一边拍电报去询问详情，一边要奥莉维亚和克拉拉准备行装回美国探望。

8月18日，在妻子和二女儿启程回国的第四天，当时她们乘坐的轮船还在大西洋中部的海面上行驶，马克·吐温坐在吉尔福德的住所的餐室里闷声不响，独自沉思着。这时仆人把一封电报递给他。马克·吐温急忙展开一瞧，噩耗传来，苏西因患脑溢血和脑膜炎医治无效病亡。马克·吐温当即被急昏了，神志不清，很久都不能恢复。

天色阴沉，不停地飘着毛毛细雨，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外凄凉，马克·吐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孤零零的一个人，他痛苦极了，仿佛自己一直在做噩梦，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坐在桌前给正在返回美国的旅途中的妻子写信，尽情地倾泄他无限悲伤的情感，他写了一页又一页……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仆人们以为他的房间出了什么问题，好不容易推开房门，给整整一昼夜不思饮食的主人送来食物和葡萄酒。

悲痛欲绝的奥莉维亚、克拉拉和吉恩，还有苏珊姨妈，在美国料理苏西的丧事，把她安葬在她的夭折的哥哥兰顿的墓旁，几天后奥莉维亚带着两个女儿乘船到英国去。

马克·吐温一家搬迁到伦敦的切尔西郊区的台德沃司广场23号房屋里居住，丧失可爱的苏西的悲痛气氛，长期地笼罩在他们家庭里，马克·吐温在笔记本里描述过苏西短暂的一生中的许多往事，甚至是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身边生活琐事，如今翻阅格外令人伤感。

这段时期马克·吐温在伦敦郊区过着隐居生活，不愿跟任何人交往，除了最亲近的几个人外，一般人都不知道他的家庭住址。美国的个别报

纸趁机造谣惑众，说年迈体衰的幽默作家马克·吐温被家庭抛弃，身无一文，流落伦敦街头。我们在他的笔记本上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特威切尔寄给我一份剪报，占了5行的大号字体标题赫然入目：才华横溢的大文豪的结局。文章报道说，我侨居伦敦，穷愁潦倒，家庭抛弃了我。”马克·吐温怒不可遏地在笔记本上写道：“假若这是来自狗、牛、象或其他动物的报道，我也许会大发雷霆，感到厌恶已极，可是，这些都是出自人类的手笔，因此，我唯有采取宽宏大量的态度而已。”

纽约的主要报纸出自好意，刊登文章发起募捐活动援助在国外漂泊的幽默文豪马克·吐温，就像过去美国社会各界人士捐款资助晚年的著名诗人惠特曼一样，于是，马克·吐温不得不在伦敦公开露面，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他郑重其事地声称，他现在还不至于落到需要别人捐款救济的地步，家庭从来没有抛弃他，他和家人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不过，马克·吐温承认，为了偿还债务他拼命地写作，的确累得精疲力竭了。

马克·吐温成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专心致志地写《赤道旅行记》一书，也借此尽量排除他思念苏西的悲伤情绪。

在写作这本游记时，马克·吐温有时把《傻瓜威尔逊》中主人公的一些所谓格言警句引用到该书稿里，它们反映出作家当时的忧郁心境。马克·吐温在《赤道旅行记》中写道：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离不开情感的，甚至连幽默也有某种极为隐蔽的源泉，不是欢乐，而是痛苦。在天堂上是没有这种幽默的。

马克·吐温在环球演讲期间到过一些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南非的土著居民自然而然引起他的浓厚兴趣。

英国和布尔人的战争，正如美国人对西班牙的侵略战争一样，那还是环球演讲结束后发生的，马克·吐温当时还没有发表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性演说。在《赤道旅行记》一书里有些章节明显地反映出马克·吐温当时很不成熟的政治观点，他时而赞扬英国人给印度带来了资产阶级文明，时而从描述印度教徒的所谓“罪行”的著作中摘录大段文字。

不过，在这部书里也表露出马克·吐温对受压迫的土著民族的同情。他高度赞颂“有色”人种的美好心灵。愤怒谴责殖民统治者对当地人民的奴役和屠杀。马克·吐温当时把印度称为充满忧患的国家，“不可想象的贫困和苦难”的国家。

印度的普通老百姓生活贫困，英国殖民统治者把他们视为奴隶，这都使马克·吐温回想起美国的黑奴的悲惨命运。马克·吐温在南非了解到英国人与荷兰人虐待土著民族的情况，他感到很气愤，揭露和谴责这些白种人的残暴行为。

《赤道旅行记》不是马克·吐温的优秀作品，但他为写这部书付出了很大精力。可以说，《赤道旅行记》里有些部分写得比较粗糙，有时出现前后矛盾，缺乏有机的联系，但是这部游记在马克·吐温的创作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在19世纪90年代，马克·吐温对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世界感到忧虑重重，在《赤道旅行记》里明显地流露出他的日益强烈的悲观失望情绪。

马克·吐温一家在英国居住了3年，迁移了好几处地方，后来他们又到瑞士居住2个月，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住了一年半，女儿克拉拉在这里学习钢琴，由世界著名的演奏家指导。

马克·吐温的许多书在奥地利一直很畅销，是人们最喜爱的一位作家，各种报纸经常报道他在维也纳的生活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有时报刊上还登出“这位整个文明世界最杰出的幽默文豪”的大幅照片，发表对他的作品的评论文章，外交家、艺术家、科学家、作家等都来拜访他。他的社交活动愈来愈多，成为奥地利文化界的活跃人物，各种请帖应接不暇，他在宴会上经常发表个人见解，谈吐幽默，观点鲜明，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赏。

无论他们一家人迁居在什么地方，马克·吐温从不放松写作，往往书桌上同时摆放着几部书稿，等待他赶紧完成。他写的体裁十分广泛，小说、散文、论文、杂文、回忆录、故事等都有，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还包括历史题材。

《赤道旅行记》出版后，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很畅销，马克·吐温用这笔稿酬和版权收入偿还了不少债务。到了1898年1月底，马克·吐温全部还清了韦伯斯特出版公司的债务，许多报纸也把这一消息当作重大新闻报道，同时发表文章和社论，赞扬马克·吐温的巨大成就和高尚品德。

自从1891年6月马克·吐温离开哈特福德的住宅以来，他们在国外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这期间失去了苏西，在维也纳居住时又收到来自家乡的噩耗，欧利恩在基欧卡克镇的家里逝世，终年72岁。约翰·克里曼斯一家的亲人，在美国就只有姐姐帕梅拉健在。

马克·吐温和妻子奥莉维亚，女儿克拉拉、吉恩，愈来愈思念家乡，对国外的侨居生活早已感到厌倦，他们都渴望着返回美国，回到土生土长的老家去。

8 19 世纪美国社会的缩影

在 19 世纪的最后 3 年里，马克·吐温继续侨居欧洲。他对周围的世界不免有些隔膜，他喜欢回避喧嚣的人群和造谣惑众的那些报纸杂志的编辑记者，他似乎在过着隐居生活。

其实，马克·吐温仍然密切地关注着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局势，认真地思索着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不管怎样，他是从来不甘于沉默的。

这几年里马克·吐温写作最勤，作品数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他的创作欲望特别旺盛。可是，他尽管写得很多，但发表的却极少，这种悬殊比例也是过去没有的。

马克·吐温往往在写作时无法抑制自己的真情实感，思想观点十分鲜明，但有时完稿后即将付印时，他却犹豫起来。马克·吐温辛辣地嘲讽道：“承蒙上帝不弃，我们在美国获得 3 件无价之宝：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我们设法做到的合乎理智的行为。”

如同过去那样，妻子奥莉维亚仍然一丝不苟地检查他的稿子。马克·吐温有次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昨天总算写完了那本书，但我的夫人却删掉了书里的一部分文字。”奥莉维亚很不满意马克·吐温作品里某些别出心裁、标新立异的语言表达方式。马克·吐温却不以为然，他责备妻子限制了英语那极其丰富的表达和创造能力。

在美西战争爆发的 1898 年，马克·吐温发表了短篇小说《寄给泰晤士报的通讯》，他勇敢地支持法国著名作家左拉和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冤案的其他辩护人，对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动势力进行抨击。

马克·吐温对德雷福斯冤案的判决和左拉的斗争活动十分关注。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宗教和军事法庭都是由懦弱无能、假仁假义和投机钻营的人组成，他们每年都要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同时留下一大堆毫无用处的材料。为了塑造贞德或左拉这样的人物，需要 500 年的时间。”

在《寄往泰晤士报的通讯》里还有一些科学幻想色彩，马克·吐温当时就预言将来会发明电视。不过，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讽刺反动分子。马克·吐温淋漓尽致地挖苦法官们的荒谬绝伦的观点，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决德雷福斯服苦役。

小说的主人公被指控谋杀了发明家热巴尼克，但热巴尼克却安然无恙。当时高等法庭的首席法官宣布道：“审理德雷福斯案件的法国法庭的判决表明，法官们的判决是无可争议和不容上诉的，我们有责任尊重这一先例，并且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因为法律学的永久坚固性就正是建立在这一系列的先例之中。根据这一情况，我要说，以控告所谓谋杀热巴尼克而判处被告死刑是完全合法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能还只不过做出了一个判决，只是绞死他罢了。”

受冤枉的被告者上诉要求无罪释放，而高等法庭的首席法官却荒谬地宣称：“要我们宣判无罪是不可能的，因为被告者已经得到没有被他谋杀的那个人的宽恕。不能由于没有造成犯罪的既成事实而赦免被告，那样的话就恐怕显得更加荒唐。”

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的结尾写道：“不仅在法国，而且在其他许多国家，都一致反对这些道义上的敌人。愤怒谴责所谓‘法国式的判决’，声讨那些卑劣无耻的军人颠倒是非，还强加于其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国

家。”

1899年马克·吐温发表了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可以说，这部作品对美国19世纪的历史做了独特的艺术性的概括。美国100年来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究竟取得了哪些“精神文明”呢？马克·吐温回答道：“谎言代替了诚实，贪污代替了廉洁。”

在我们面前又呈现了一座典型的美国小镇。不过，马克·吐温并不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美国南方的蓄奴制时代。他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地刻画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人情世态。

赫德莱堡，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美国数以千计的那种小镇，这是整个美国社会的缩影，它的命运也就是作家的祖国的命运。这篇小说的有些话寓意深刻，使人回味无穷。马克·吐温在这篇小说的开头写道：“赫德莱堡是公认的这一带最诚实、最完美无瑕的小镇，它的美名已经保持了三代人之久，这比任何金银财宝都更令人感到自豪。”

那么，近几年来在“廉洁”的赫德莱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马克·吐温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编造机智幽默的情节，使隐秘的东西全部暴露无遗，揭示了生活的真谛，撕下了骗子和伪君子们的假面具。

原来，正是他们这些最富裕和受人尊敬的赫德莱堡的市民们，这些“绝对正确”和“永远诚实”的优秀人物，败坏了赫德莱堡的名誉。实际上，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是盗贼、骗子和恶棍。他们贪财如命，弄虚作假，干出种种卑鄙下流的勾当。我们不难看出，正是由于贪财而导致道德败坏。

在《镀金时代》里厚颜无耻的工业资本家与正直的理想人物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这部小说里，所有的富翁全部被描绘成最阴险的人，显然，争夺财宝的斗争使人们变得卑劣无耻、人格低下。

马克·吐温使赫德莱堡的最富裕的市民们一个接一个地在道德上自我暴露。作家揭示他们的卑鄙的内心世界，对他们进行冷嘲热讽，给予猛烈的抨击。

在《败坏了的赫德莱堡的人》里，马克·吐温反对的不是普通老百姓，他认为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那些代表人物贪婪成性、爱财如命，在他们当中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他们的外表也许是“镀金”的，而内心世界却非常肮脏龌龊。

第八章 黄昏岁月

1 刚进入 20 世纪的美国

1900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晴空万里，秋风送爽，一艘从英国启程的轮船，横渡大西洋，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正在徐缓地驶入纽约港。

一位白发老人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曼哈顿岛上矗立着自由之神的雕像，市区里高耸的一栋栋摩天大厦，这些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但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觉得自己一家在欧洲侨居的 9 年里，就仿佛是一直生活在这艘轮船上似的，在世界各地漂流……

如今，轮船总算靠岸了，海滨马路上车水马龙，到处熙熙攘攘，一派繁忙景象。

马克·吐温回来了。许多人纷纷来到纽约港迎接这位举世闻名的幽默文豪。他还没有来得及下船，就被抢先一步登船采访的记者们团团围住，在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时，马克·吐温用习惯的夸张语言说道：“我只要上了岸，就要砍断两条腿，让我再也不能离开了。”这些话表达了他缅怀祖国思念家乡的游子之情。

10 月 16 日的《纽约时报》用大字标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马克·吐温返回美国的消息，并且发表专文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马克·吐温一家不愿再回到哈特福德去，他们在纽约城内的西十街十四号租了一所房子居住。

美国作为在 19 世纪工业发展最迅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跨进了 20 世纪。回到美国后，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看到了什么呢？

半个世纪前，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是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一，但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和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开发，现在美国不仅是工农业总产值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而且它的国民财富从 50 年前的 70 亿元增加到 880 亿元，全国人口从 75 年前的 550 万增加到 7600 万，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到了 20 世纪时美国已经成为头号强国。

可是，在美国社会贫富悬殊愈来愈大，国家的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占美国人口 1% 的人拥有全国财富的一半以上，占全国人口 12% 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 90%，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 2500 万人一无所有，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

垄断资本采取血腥的手段吞噬中小企业，大资本家为了发财不惜做出各种伤天害理的事，富翁贿赂政府官员，大量偷窃国家资源，贪污现象已经超过任何其他国家。

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亿万富翁，在美国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难怪当时一位评论家不无感慨地说：“美国总统也只不过是摩根手里的一撮泥土罢了。”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垄断组织，当 1879 年它成立时就已经掌握了全国石油的 90%。钢铁大王卡内基的财富也非常惊人，在一年之内他就可以捞取 2300 多万元。

可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每天工作 10 小时，一年只能挣到 500 元，这在那时候就算是令人羡慕的高工资了。千百万妇女在工厂和作坊里拼命干活，一星期只有 6 元工钱。全国有四分之一的 10 岁儿童在工厂和农场里做童工。在全国各地剥削妇女儿童的现象非常严重，南北战争中解

放出来的 400 万黑奴仍然受到歧视。

美国大型垄断组织的资本家都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摩根在纽约、伦敦、巴黎、罗马等世界名城修建了富丽堂皇的私邸和郊区别墅，为了去埃及旅游，他专门制造一艘在尼罗河上行驶的私人游艇。卡内基经常在苏格兰的一座 3 万 2 千英亩的大庄园里休养，伺候他的佃户有 300 多个。铁道大王范德比尔特在纽约的豪华邸宅价值 1200 万元，其中的会客厅比美国最高法院的大厅还要宽敞得多，另外他还在海德公园有一座大型别墅，在长岛的私人度假村拥有 110 个房间，在北卡罗来纳州有 200 多平方英里的大庄园，在新港建有好几所私人别墅，其中一所就花费 1000 多万元。

还有的富翁一次赌博就输掉 100 万元，有的大资本家在纽约的一家大饭店举办一场舞会竟然花费 37 万元。

可是，在美国各个城市里的贫民窟，穷苦的人们居住在破烂不堪的茅棚里忍饥挨饿，小孩在外面玩耍时不小心跌入臭水坑里淹死，年轻人在工厂里做工时劳累过度被机器上的刀具或齿轮咬住成为残废。

在美国政界贪污受贿之风盛行，可以说达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只是贪多贪少的问题。坦慕尼的州参议员普伦切特大言不惭地说道：“谁也不会想到需要分辨什么叫诚实的贪污和不诚实的贪污。不错，我们有许多人都是靠政治发财的。我也沾了光。我靠这种把戏发了一笔大财，一天比一天更阔了。”

有些人愤慨地在文章中这样写道：“竟然由极少数人控制参议院，他们所关心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掠夺财富的计划。”“一个大企业只要用所谓名义上的‘贷款’而实际是贿赂的方式，就可以使参与立法的参议员、政府官吏甚至法官听从资本家老板的任意摆布和使唤。”

纽约市政府的市长克罗克公开宣称，他的全部财富都是靠政治投机得到的，也就是替别人拉关系得来的赃款。“我一直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的。”这就是把持了纽约市政府达 16 年之久的以克罗克为首的贪官污吏的自供状。

马克·吐温回国后就积极参加这场“丑恶揭发运动”。他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演说揭露与谴责纽约市政府贪污集团的大头目克罗克，这份演说词印了几十万份，在全城广为散发。马克·吐温还参加了百老汇大街的游行示威，在街心公园发表演讲，号召市民群众把克罗克赶下台。同时，在纽约市组织了联合竞选团，推举进步人士、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塞思·努乌作为 1901 年市长候选人。马克·吐温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赢得人们的信任与爱戴。他为塞思·努乌争取了众多的选票，后来，联合竞选团把努乌当选为纽约市长的这次胜利，归功于马克·吐温。

当时马克·吐温撰写了许多政论文和杂文，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客们贪污受贿的丑恶行径。他冷嘲热讽地写道：“在我国拥有贪赃枉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议会。”他把美国议会称为“不学无术之徒和骗子手的大杂烩。政客们有时装扮出所谓正人君子的姿态，就好像在熬制浆糊胶水的作坊里洒香水似的，只不过使那里的臭气显得更加恶臭难闻罢了。”

19世纪末期，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国深受其害，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

1900年6月初，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乘火车由天津向北京进犯，遇到义和团的英勇顽强的抵抗，由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八国联军9月攻占天津和北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在京津地区烧杀抢掠暴行累累，骇人听闻震惊世界，他们在北京烧毁了圆明园，在世界文明史上犯下了滔天罪行。

马克·吐温正是在这些日子里从欧洲返回美国的，10月中旬他乘船抵达纽约后，从各种报纸上看到了关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大量报道，马克·吐温无比愤慨，11月23日他就在纽约勃克莱博物馆内举行的公共教育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说，愤怒谴责八国联军的罪行，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

马克·吐温激昂慷慨地说道：

为什么不让我中国摆脱那些外国人，他们尽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破坏。如果他们都能滚回老家去，那么中国这个国家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这就是谢天谢地的事了。……我任何时候都是和义和团站在一起的，义和团是爱国者。我祝愿他们取得胜利。我也是义和团。

马克·吐温还了解到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残忍贪婪行为，他们实际上跟手执武器的侵略士兵一样，都是闯入这个古老文明的国家的强盗。1901年初，马克·吐温撰写了政论文《给坐在黑暗中的人》，这是一篇最出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讽刺文章。

传教士们总是宣传他们给殖民地人民，给“坐在黑暗中的人”带来了博爱、正义、基督教的情感、自由、仁慈、教育和其他“文明礼物”。马克·吐温严厉批驳这种言论。他撕下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实行反动政策的鼓吹者的假面目，撕下了压迫当地人民的血腥的伪君子的假面目。马克·吐温把“真正的实质”与表面现象进行对比。

这位民主主义作家在文章中提出质问，所谓“基督教的礼物”究竟是什么？马克·吐温做了回答，他的机警、辛辣的双关语产生了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他这样写道：

“我们将用文明使坐在黑暗中的人们幸福，或者让这些不幸的人喘喘气吗？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将用那些习以为常的伪善的聒噪声来扰乱世界呢？或者还是稍许清醒些，从一开始就认真思索呢？是否较明智地收拾我们的所有文明武器，并且清点好手中的货品？究竟还剩下多少玻璃项链、神学书、机关枪、祈祷文、威士忌、进步与教育的火炬，等等，然后进行核算利润与亏损的收支平衡情况，以便有根有据地确定，继续这种买卖，或者连本全部拍卖完毕之后，再打着文明的招牌去另起炉灶，从事新的买卖呢？”

马克·吐温严词痛斥帝国主义者们的种种兽行，他愤怒地讽刺道，应该给在中国建立“丰功伟绩”的那些基督教徒们树碑立传，他们惨无人道地屠杀中国人，这座纪念碑应该用人头来做装饰图案，“这样就使

得人们看起来多么心旷神怡，赏心悦目”。

马克·吐温对而辛辣地模仿地讽刺“伪善的”甜言蜜语，时而一针见血地戳穿帝国主义的凶残嘴脸。他写道，英国人在南非用“长长的餐叉”——刺刀大肆杀戮布尔人。他还描述了法国人、德国人等在中国的暴行。

马克·吐温作为一名真正的爱国志士，强烈谴责美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罪恶行径。他的讽刺矛头，归根结底主要是对准华盛顿的当权者。

3 妻子奥莉维亚去世

1901年秋天，马克·吐温一家搬迁到哈德逊河的河谷山庄去居住了一段时期，那里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远离喧嚣的纽约市区。这时候，马克·吐温还做了最后一次故乡之行，在汉尼巴尔镇会见了离别几十年的一些童年时代的朋友，他在给妻子奥莉维亚的信中写道：“我在53年前粉刷过围墙的那所老房子门口照了相，镇上许多人都站在周围观看。”

奥莉维亚回国后身体一直虚弱，自从大女儿苏西病故后，她的心情忧郁，给她的健康也带来一定的损害。在河谷山庄奥莉维亚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医生诊断为机器性心脏病，还有甲状腺肿的症状。她有时胸部剧痛，喘不过气来。

马克·吐温和奥莉维亚结婚已经33年了，在漫长的共同生活中，他俩总是相互关心体贴。

到了1903年，奥莉维亚的病情更加恶化，医生们建议她去意大利休养，那里气候温和，阳光充足，改换一下生活环境，也许对治疗有帮助。于是，10月马克·吐温一家人又离开美国，乘船来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在郊外租了一栋别墅居住，再次在国外过着美国侨民生活。

在佛罗伦萨的乡村别墅里，奥莉维亚的健康情况有所好转，但到了1904年春天时，她的心脏病经常发作，有时呼吸困难，她的眼睛里流露出痛苦和惶恐的神情，守候在她身旁的马克·吐温焦急万分，他感到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克拉拉和吉恩看到自己母亲的痛苦模样，总是偷偷地流泪。

1904年6月5日，马克·吐温走进奥莉维亚的卧室，他看到身患重病的妻子这几天精神显得很好，就不顾医生护士的限制，跟奥莉维亚交谈了近半个小时，他说，已经决定把这所房子买下来，全家人长久地居住在佛罗伦萨，这样一定会更利于奥莉维亚早日恢复健康。他看到妻子苍白瘦削的脸庞上露出了笑容。

马克·吐温离开奥莉维亚后，他到楼上的房间里，坐在钢琴旁，一边弹奏乐曲，一边唱着黑人的圣歌，这是苏西生前最喜爱听的一首歌。如今马克·吐温唱起它来，显得多么忧郁、悲怆和深沉，他的歌声飞出窗外，传到了在楼下的房间里静静地躺在床上的奥莉维亚的耳际，自从她1867年纽约尼古拉斯大饭店第一次结识马克·吐温以来，36年过去了，在他俩携手前进的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她无数次地听到自己丈夫爱唱的这首黑人歌曲，多么熟悉的旋律，她觉得自己的整个身心都在渐渐地随着它而消逝，她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在给我唱一首祝我安眠的歌

曲”，于是，她永远闭上了眼睛。

夜幕刚刚降临时，马克·吐温和女儿克拉拉、吉恩来到奥莉维亚跟前，向她道晚安时，发现她一直默不作声，马克·吐温弯下腰来，凑近妻子脸旁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可是她再也没有回答。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奥莉维亚就这样地跟他们永别了。

记得8年前，当可爱的大女儿苏西在美国病亡的噩耗传来时，马克·吐温侨居英国伦敦，当时他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给妻子写着信，倾诉他的痛苦和悲伤，而现在他心爱的奥莉维亚在这里安息了，他呆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的乡村别墅里，他和两个女儿在异国的土地上都感到异常孤独寂寞，一直沉浸在十分悲痛的气氛中。

这时候，马克·吐温想起了哈特福德教区的主教特威切尔牧师，他既是自己多年的知心好友，又是他与奥莉维亚结婚的证婚人。马克·吐温给特威切尔写着没完没了的信，尽情诉说他的悲伤和痛苦，他在信中写道：

“她太可爱，太能忍耐了。她对自己的不幸命运毫无怨言，可是她遭受到的这些苦痛，我简直无法诉诸笔墨，我一回想当时的情景，就伤心极了……她是很不愿死去的，真是可怜，她是因窒息而死的。在她一生的最后4个月里，她曾经5次呼吸异常困难，甚至在一个多钟头里时时喘不过气来，每次缓和过来后，她总是脸色苍白和憔悴，全身精疲力竭……”

在34年的婚姻生活中，马克·吐温始终跟妻子相亲相爱、心心相印，奥莉维亚已经成为他整个心灵的“不可分割的另一半”，如今，他永远失去了她。她不仅是马克·吐温最亲密的终身伴侣，而且是他最忠实的文学创作的欣赏者与顾问，她经常为马克·吐温整理笔记，帮助他修改和校对书稿，收集各种报刊对他作品的评论文章。马克·吐温在回忆妻子的文章里写道：

“在这34年里，我们一起出外航行过很多次，亲爱的奥莉维亚，现在我们正在做最后一次航行，你在地下孤零零的；我在人间和大家在一起，但也是孤零零的。”

马克·吐温和两个女儿克拉拉、吉恩，护送着奥莉维亚的骨灰盒乘船回国。

在耶尔玛拉的墓地上，在女儿苏西和夭折的儿子兰顿的墓旁，安葬了奥莉维亚。

这一年9月，马克·吐温的姐姐帕梅拉去世。她从小就无微不至地关心弟弟，每当马克·吐温遇到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时，他总是找姐姐商量，或者写信向她求教，姐弟俩无话不谈，融洽无间。

亲人们相继离开人间，约翰·克里曼斯一家人当中，如今只有马克·吐温健在。这次他从意大利回到美国后，在纽约商业区十五路二十一号租了一所房子，他和两个女儿克拉拉、吉恩居住在这里。

马克·吐温总是把写作当作解除悲伤和痛苦的最有效的途径，他全神贯注地创作新的小说。《夏娃日记》就是这个时期写的。每当夜深人静时，他还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沉思默想，除了写作之外，他还喜欢欣赏音乐，特别是贝多芬的乐章，他往往从中得到许多慰藉。

1931年中国伟大作家鲁迅为《夏娃日记》中译本写了序言，他在这

篇《夏娃日记小引》中指出，马克·吐温在幽默中“含着讽刺”，“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里的儿童还笑道：马克·吐温是我们的。”

马克·吐温是深受人民喜爱的作家，他离不开人民，人民也需要他。他经常收到许多信函、电话、电报，邀请他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讲，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登门拜访，报纸杂志和出版公司纷纷约稿，马克·吐温振奋精神，积极地投身到周围的现实生活中，他永远是不会感到孤寂的。

4 欢迎高尔基访问美国

1905年即将来临。圣诞节前夕，美国报刊上报道了在俄国发生迫害犹太人的暴行的消息，马克·吐温立即撰写了《圣诞节有感》、《沙皇独白》等杂文，抨击沙皇统治者的罪恶行径。

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到失败，国内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局势动荡不安，终于爆发了1905年的革命，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1906年初，美国人募捐200万元，支援俄国革命。有一次3000多群众在纽约中央大会堂集会，马克·吐温写了封信给俄国革命领袖尼古拉·柴可夫斯基，大会主持人当众宣读了这封信。

马克·吐温在信中写道：“当然，我对俄国革命深表同情。我希望它会成功。我们相信，这个觉醒了的国家，有了日益增长的力量，一定能摧毁现在的政权，建立共和国。我们许多人，包括白发老人在内，都可能活着见到那个万众欢腾的日子，那时候，世界上的沙皇和大公爵一定会被打倒，我相信这类人物在天堂上也是少有的。”

10年后，马克·吐温的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把沙皇和大公爵这类人物通通赶下台，人民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沙皇反动政府变本加厉地残酷镇压人民，不择手段地加紧迫害社会进步人士。举世闻名的俄国伟大作家高尔基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一个要塞里，在国际舆论的强烈抗议和谴责下，一年后沙皇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了高尔基。

1906年4月11日，高尔基和夫人来到纽约，受到美国人们的热烈欢迎。他到达纽约的第一天，就在下榻的贝勒克莱尔饭店里接待了100多位前来拜访他的人。大家为这位俄国革命作家筹备欢迎宴会和群众性的集会。

当时正在发起“美国支援俄国自由事业运动”，马克·吐温和高尔基都被确定为主要发言人。由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在美国各地募集捐款，购买武器，支援俄国革命者。马克·吐温、豪厄尔斯等许多进步作家都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马克·吐温在筹备这个运动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和支援俄国人民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共和国，使深受沙皇统治的受迫害的俄国人获得自由解放，那么，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干，积极地行动起来。”

马克·吐温和豪厄尔斯到纽约的贝勒克莱尔饭店看望高尔基夫妇，

提议在两星期内举行一次美国文艺界的盛大集会欢迎高尔基及其夫人安德列叶芙娜。

可是，过了几天后，纽约一些报纸突然改变态度，对高尔基进行卑鄙恶毒的诽谤，借口是高尔基带来了非法同居的女演员，他俩没有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不能算作合法妻子，甚至发表文章攻击高尔基犯有重婚罪，还有些报纸故意大登特登有关审理重婚案的报道。

其实，高尔基和女演员安德列叶芙娜同居多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他原来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直在俄国生活，由高尔基供养。由于高尔基跟沙皇当局和教会的关系很紧张，因此他至今没有办理正式离婚手续。高尔基对登门来访的美国记者们解释了这一情况，他十分坦然地说，他和安德列叶芙娜的爱情生活远远超出所谓法律与世俗偏见所能约束的范围。

可是，美国上层社会却不愿接受高尔基的这种观点。波士顿的社会名流宣称，由于高尔基的婚姻问题的“丑闻”披露，决定取消原定的欢迎集会和宴会，芝加哥的某个妇女团体声称抵制高尔基访问该城，甚至白宫新闻发言人都发表声明，说不会安排高尔基会见美国总统。

据豪厄尔斯回忆道，当时马克·吐温看到美国上层社会对高尔基的恶毒中伤和攻击诽谤时，这位美国幽默大师怒发冲冠，就仿佛是火山爆发似的。当然，他完全可以尽情地嘲讽那些伪君子，发表演讲戳穿他们“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假面目，就像马克·吐温以往采取的那种方式一样。

可是，马克·吐温冷静下来后，他说道：“旧的传统势力，这种旧习惯就好比是最坚硬的青铜、铁和花岗岩一样。”他当时没有抨击这种旧的习惯势力，但他坚定不移地向新闻界宣布，美国文学界人士为高尔基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和集会决不会取消，他说：“高尔基在文学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极其辉煌成就，与一些人宣扬的所谓他家庭生活的私事毫不相干，我们准备找一个适合的日期，让我们欢欢喜喜地出席盛会，向这位大文豪致敬。”

不久后，高尔基不仅出席了马克·吐温、豪厄尔斯等美国进步作家举办的气氛热烈的欢迎宴会，而且参加了在中央大会堂和卡内基大厅召开的群众性集会，高尔基向数千名美国人发表了演说。高尔基和夫人安德列叶芙娜在纽约居住了6个月，接着便乘船去意大利生活和写作。

5 “美国的伏尔泰”访问英国

马克·吐温不仅是给美国人民，而且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他成为美国最有国际影响的声名显赫的幽默文豪。欧洲国家的不少大学都以能授予马克·吐温名誉学位而引以为荣。

1907年，72岁的马克·吐温访问英国，前去出席牛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的仪式。当他乘坐的轮船在伦敦港口靠岸时，人们手捧鲜花向深受世界人民爱戴的这位美国幽默文豪致敬，马克·吐温还看见100多位满身污垢的码头工人向他欢呼，使他很感动。

在英国各地为欢迎马克·吐温举办了持续一月之久的各种活动，他

到处受到热情款待，请他签名留念的英国读者络绎不绝，有时把他所在的地方围得水泄不通。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文章，赞扬马克·吐温对英语国家文学事业的巨大贡献，及时地报道他在英国访问的情况，刊登他的大幅照片。可以说，马克·吐温在英国受到了 100 多年以来没有任何其他文学家所能受到的极其热烈的欢迎。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认为马克·吐温是美国的两大天才作家之一，另一个是埃德加·艾伦·坡。

肖伯纳在给马克·吐温的信中写道：

“我深信，将来编纂美国历史的人，会发现他们离不开您的作品，这正如法国的史学家重视伏尔泰的著作一样。我对您这么说，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剧本，里面有一个牧师说，‘说实话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这句至理名言是您教给我的。”肖伯纳的这些话，代表了英国人民对马克·吐温的作品的的评价和热爱。

马克·吐温获得了牛津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这是英国给外国文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在结束访问时，马克·吐温向英国公众做了一次充满真挚情感的告别演讲，他用饶有风趣的幽默语言说道：

每天 24 小时里，我只有一小时，还是在深更半夜的一小时，我才能安静下来，想起你们对我的欢迎，你们的热情的欢呼声就在我的耳际间回荡，这时我才感到多么惭愧，实不敢当。这时我才不免感到自卑，在这短暂的时刻，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小小的玛利·安号船，刚行驶 14 个小时，装的尽是白菜萝卜铁皮之类东西。可是，在其余的 23 个小时里，你们的赞扬声使我的狂妄达到了巨浪的顶峰，这时我感到自己就仿佛是一艘印度大商船，鼓起风帆，乘风破浪前进，满船装载着你们最亲切的话语。我认为这些夸奖的话，对一个到处漂泊的外国人，是全世界难得听到的，这时候我在自己祖辈生活过的这个国家里渡过的 26 个幸福的日子，一下子就好像是增加了六倍，我就似乎成了孟买的贝根姆号轮船，从广州开出已经有 142 天了，我正要回老家去！

这是马克·吐温最后一次访问英国，人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港口，依依不舍地送别这位最受欢迎的幽默大师，《伦敦论坛报》这样描写他离开伦敦的情景：

“载着他离去的船很难离岸，因为他的胜利所赢得的桂冠的枝叶在水面上积得太厚了。马克·吐温确实胜利了，他在短短的一个月停留期间，对世界和平事业所做的贡献，比荷兰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所能做的贡献要大得多。他又使全世界欢笑了。”

这并非过誉之词。马克·吐温这次重游英国所受到的盛情款待，只有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伏尔泰，1778 年载誉归来返回巴黎时所受到热烈欢迎，两者可以并肩媲美。实际上，当时在欧美国家里人们都把马克·吐温称为“美国的伏尔泰”。

早在 18 世纪中期，伏尔泰就积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提出一切“享有天然能力”的人都是平等的，他抨击天主教会，认为全部教会史是倒行逆施、抢劫谋杀的历史。由于遭受法国封建贵族的迫害，伏尔泰多次侨居国外，他年轻时在英国生活 3 年，他的重要著作《哲学

通讯》最先在伦敦出版。

马克·吐温年轻时就认真研读伏尔泰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深受他的思想的影响。在马克·吐温整个写作生涯中，从《傻子出国旅行记》直到《斯托姆菲尔船长漫游天国记》，他出版了 20 多部书，发表了数百篇小说、散文、幽默小品、政论、通讯、随笔、杂文等，他自始至终是以嘲笑作为武器，像伏尔泰那样抨击王权、教权和等级制度，为争取自由和平等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6 不朽的作品永放光芒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吐温从来没有像晚年时这样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但他并没有转到反动的乌托邦主义的鼓吹者的立场上去。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落后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他始终赞颂人类的智慧和科学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20 世纪初期，马克·吐温深感忧虑的是美国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由于受金钱的诱惑，拜金主义和享受主义喧嚣尘上，日益严重，社会道德败坏，政治腐败之风盛行。马克·吐温愈来愈认识到，人们的精神空虚是进入垄断阶段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他撰写了大量的政论和杂文，一针见血的揭露批判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激烈地抨击垄断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

美国著名的文学家德沃托在评论马克·吐温的作品时，写道：

他和美国的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比任何其他的作家都要更加广泛而深入。无论是他当排字工人、领航员、矿工，还是他两度侨居国外和一次前往圣地的世界漫游期间，还是在国家繁荣年代或他塑造镀金时代的形象的时候，他始终参与美国的生活历程，比任何其他作家了解得更为全面……他写的书都忠实于自己的祖国的现实生活，永远是真实可信的。他的书总是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和真谛，其他人的著作却相差甚远。他的书永远大放异彩。

德沃特在分析马克·吐温的独特的幽默艺术风格时，指出：

他无限深情地引起人们的欢笑。在他的书里，笑声是一股永不停息的溪流。他经常在嘲笑，美国文学第一次有了悲剧性的笑声。

马克·吐温的这种幽默艺术风格，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极其广泛深刻，它不断得到继承与发展，形成了富有幽默的美国文学传统及其独特风格。

在 20 世纪的美国文学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家，他们在继承和发展《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所充分体现的批判现实主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他们的大量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社会的生活。其中诺里斯的《鱼》、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刘易斯的《巴比特》、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作品，都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美国的电影艺术家和美术家也深受批判现实主义幽默作家马克·吐

温的艺术风格的影响。当我们欣赏美国电影表演大师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这部影片时，看到它用极其夸张和幽默的手法，描绘出资本主义制度摧残工人，使工人变成雇佣奴隶的情景，我们就不难看出，观众发出的这种“悲剧性的笑声”，与马克·吐温作品里的怪诞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美国是一个充满幽默的国家，直到今日，当我们即将跨进 21 世纪时，100 多年前马克·吐温的幽默艺术风格和传统，在美国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

在美国的各种报刊上，几乎每期都有篇幅不小的幽默专栏。打开电视机，经常可以欣赏到最受观众欢迎的 Talk Show，表演者说话诙谐幽默，动作滑稽可笑。可以说，这是马克·吐温、布朗、洛克等美国作家当年风靡全国的幽默演讲这种表演形式的继承与发展，它跟中国的相声艺术有些相类似。

马克·吐温的笑声是永恒的。他的优秀作品不仅是美国人民，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

但是，应该看到，从马克·吐温在世时直到 20 世纪的今天，这位幽默文豪的作品始终遭到思想保守落后或甚至反动的极少数人的攻击诽谤。

马克·吐温的代表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最先是在英国出版的，1884 年和 1885 年美国最有影响的《世纪杂志》选登了这部小说的一些章节，同时还对其中的段落进行删改，这使得马克·吐温感到愤怒。后来，他把这部作品原原本本地交给他自己开办的韦伯斯特公司出版发行，畅销美、英、法、德等国家。可是，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公共图书馆和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却把《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从藏书中剔除出去，认为不适宜做儿童读物，这种做法立即招致美国报纸和评论界的强烈抗议，这样审查图书的极个别人只得乖乖地把这部世界名著归还到图书馆的书架上。可是，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在美国被拍摄成电影时，编者却删掉了逃亡的黑奴吉姆这个重要人物，看来，种族歧视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极少数人的头脑。

在很长时期里美国的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削弱马克·吐温的作品的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他的那些讽刺性和揭露性最强的短篇小说、政论、杂文等印行很少，一般都没有收入作家的文集。

一位研究马克·吐温的美国学者，发现这位幽默文豪写的大量的信件至今没有被公诸于世，它们都是批判建立在金钱与贪财基础上的现代美国的资产阶级文明的。

马克·吐温关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许多精辟的论述，表明这位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伟大作家的思想更加成熟，立场更加坚定，他对阻碍社会进步的一切反动势力和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尽管极少数人企图贬低马克·吐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他的作品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广泛和深刻。

马克·吐温的优秀作品在世界文学宝库中永放光芒。

晚年时，马克·吐温经常在安静的卧室里口述回忆录，就像格兰特将军等一些在美国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名人一样，他们的经历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马克·吐温口述和笔记的个人生平资料，后来整理成一部《自传》。马克·吐温决定他在世时不出版这部书，他说：“我简直是躺在坟墓里写这些材料的，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才会说实话吧，一个人甚至在生命垂危之际，有时都不可能毫无保留地说出全部实话。”

后来，马克·吐温把《自传》的一部分章节寄给一家杂志发表。这部《自传》的两卷是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还有一卷直到1940年才公诸于世。

《自传》的相当一部分内容，都是马克·吐温怀着愤慨的心情叙述的。他痛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各种丑恶现象，往往怒不可遏，这些都助于他真实地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情感。

马克·吐温在这部《自传》里嘲讽美国军队侵略没有防御能力的菲律宾部落的所谓“胜利”，同时，我们在这部书里还可以看到当时赫赫有名的一些美国亿万富翁的丑恶形象，马克·吐温在纽约和华盛顿等地都跟他们接触过，对他们一直感到厌恶。《自传》中这样写道：富翁们“贿赂议会和法院，就像人们购买食品衣服一样随便”，“使贪脏受贿合法化，肆无忌惮”。

马克·吐温总是对现实社会表示出毫不妥协的态度。当时美国的现实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道德准则遭到彻底破坏。“看来，任何修补都无济于事”。马克·吐温在《自传》里写道：“在社会上存在着用甜言蜜语掩盖的各种谎言，政治家们都异口同声地支持和散布它们。第一种谎言就是所谓在世界上有真正的独立：独立思考、独立信仰、独立行动……第二种谎言是所谓在世界上存在着宽容：在宗教界、政界和其他方面……”

在《自传》有数百页篇幅描述旧时代，描述在汉尼巴尔镇的生活和那些到处漂泊的往事。马克·吐温认为19世纪中期的“旧时代”比20世纪初期的美国的“新时代”要好得多，特别值得怀念。

这些年来，马克·吐温多次谈论死亡，他产生这类想法，不只是由于本人的日渐衰老、疾病和亲人们的相继去世而引起的，还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使马克·吐温愈来愈感到悲观失望。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汤姆在社会上颠沛流离了60年后，终于回到自己家乡，他找到了哈克。他俩谈论旧时代，他俩离乡别井，一生过得很不顺心遂意。往昔的一切，美好的一切都即将终结，他俩将在一起死去。”

鲁迅先生在《夏娃日记小引》一文中指出：“但到1916年他的遗作《神秘的陌生人》一出版，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

同时，我们在马克·吐温的《自传》里，还可以看到作家用抒情、明快和幽默的笔调，回忆起了他的童年时代和在内华达的矿工生活，歌颂美国西部边疆拓荒者们的勤劳勇敢、坚忍不拔的精神，赞美克服艰难险阻、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淘金探矿生活，正是千千万万美国的西部移民具有这种时代精神，才使得往昔野兽出没、荆棘遍地的西部荒野，到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已经成为阡陌纵横、烟囱林立的发达地

区，马克·吐温亲身经历了美国西部开发的伟大变革和艰苦的生活，他作为西部移民这股奔腾千里的洪流中的一滴水，晚年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感到自豪，在《自传》里也充分流露出作家的这种情感。

马克·吐温的《自传》不是只停留在关于个人生活的回忆上，而是跟他的许多作品一样，主要是描写普通的美国人们。他在《自传》里通过对自己所熟悉的平凡的人物的生活遭际的描述，从中真实地反映了他本人的生活。

德沃托、韦克托和佩恩作为编辑、整理和研究马克·吐温的全部作品的著名学者，他们还看到了马克·吐温的从未发表过的大量手稿，德沃托和韦克托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分别从中整理出不少珍贵资料，编辑出版了更加详尽的《马克·吐温自传》增补版，使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幽默文豪的一生及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了解和认识更加全面而深刻。

8 完成了创作间断 40 年的小说

1905 年 11 月 30 日，马克·吐温 70 岁生日。在祝寿的宴会上，马克·吐温发表即席演讲时说，他现在认为自己已经感到很满足，如今他可以休息了，躺在舒适的安乐椅上悠闲地吸着雪茄烟，读读书，翻翻报纸杂志……

实际上，马克·吐温对自己从来不会满足，他永远不会搁下自己手中的笔，他要为人民争取自由平等的理想生活而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马克·吐温始终是一位无神论者，他晚年时仍然撰写了好几篇反对教会的文章，他说这些杂文至少要 100 年以后才能发表。

有些美国的知名人士，尽管在世时曾经信奉过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反教会的观点，但到了垂暮之年，感到死神步步捱近，于是终于皈依宗教，企图从中寻找安慰，“想方设法”在“另一个世界里”求得一个舒适的位置。马克·吐温绝对不是这种人。

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有次讲演时说：“现在任何思想健全的人都不会答应毫无保留地信仰宗教。”马克·吐温则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当然，这应该说，假若一个人完全接受这种宗教信仰的话，他就是一个十足的白痴。”

年过 70 岁的马克·吐温，开始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比从前大不一样，他经常感到胸口疼痛。有人说，这是心脏病。医生们建议他不要操劳过度，尽量少抽烟。可是，马克·吐温仍然不停地写作。这时他继续完成了《斯托姆菲尔德船长漫游天国记》。这部小说早在 60 年代就开始动笔，这是马克·吐温创作间断最久的一部作品，从动笔到完稿的起止时间长达 40 年。

1907 年马克·吐温终于发表了《斯托姆菲尔德船长漫游天国记》这部小说。

在《斯托姆菲尔德船长漫游天国记》里，从一些怪诞的看法中也能反映出现实生活的某个侧面。这部小说有许多描写准确和富有哲理的东西，马克·吐温对宗教和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进行尖锐讽刺。同时，它

充满着愉快的情调。

高尔基说得对，70岁高龄的马克·吐温的心灵永远年轻。马克·吐温一生为个人和社会的不幸深感痛苦，受尽折磨，可是他的心灵是从来不会衰老的。这一点在小说里表现得很明显。

马克·吐温建造了幽默艺术的金字塔。

马克·吐温晚年时还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充满着诚挚的幽默感。他的表现手法没有丝毫减色，而且更加丰富多彩。今天他在讲演时进行辛辣讽刺，而明天他写的作品却给人以欢娱，充满着抒情的格调。

马克·吐温晚年时仍然热爱生活，喜欢活动，爱说挖苦话，经常跟别人高谈阔论，争论不休。报纸上报道说，马克·吐温一年四季穿着白色西装。他在人们面前泰然自若，举止端庄，很有风度。马克·吐温经常去人群川流不息的繁华街道散步。

可是，给人们永远带来笑声的这位幽默文豪却没有活到80岁。

9 全世界的人们都哀悼他

马克·吐温不愿像他所塑造的斯托姆菲尔德船长那样到处漂泊，更不想跟随他去天国漫游，他晚年渴望着在自己的国度里过着安定的生活。他在雷丁建造了一栋新住宅，取名为斯托姆菲尔德山庄，就是他晚年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名字。

不过，马克·吐温没有像25年前在哈特福德修建住宅那样从设计到房屋竣工后的室内装饰摆设等都亲自参与，样样过问。这次他从来没有去过一次住宅建筑工地，对房屋的设计也从不理睬，连图纸都不愿看，一直等到新住宅全部建成和室内家具用品都置备齐全后，马克·吐温才去观看自己的新居。

二女儿克拉拉在新住宅里跟奥西普·加布里维奇结婚，马克·吐温的女婿是一位钢琴演奏家，在维也纳他与克拉拉相识，都是奥地利著名钢琴演奏家莱切梯斯基的得意门生。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在斯托姆菲尔德山庄住了不久，他俩就到欧洲旅行去了。

这时候，马克·吐温的心脏病严重发作，还患有支气管炎，为了减轻心绞痛引起的剧烈咳嗽和一阵阵窒息痛苦，在医生们的建议下，他到大西洋北部的百慕大去治疗，那里气候温暖，风景优美，环境舒适幽静，是著名的游览和疗养胜地。

在雷丁的斯托姆菲尔德山庄，只有小女儿吉恩和一些仆人居住。吉恩从小就患有羊痫风，14年来一直没有根治好，但9个月前她住院治疗后，身体恢复很快，现在显得精力充沛。马克·吐温为了跟小女儿吉恩在家里一起度过圣诞节，他特意在圣诞节的前两天从百慕大赶回家里，在节日的前一天晚上，父女俩在家里欢欢喜喜地准备庆贺圣诞节。

第二天早晨7点30，马克·吐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管家气喘吁吁地告诉他：“吉恩小姐死了！”马克·吐温听到这一噩耗，他当时也差点急得气绝身亡。

吉恩的羊痫风半年多来一直没有发作过，这次为了准备过圣诞节，过度的劳累和兴奋，使得她在圣诞节的前夕的清晨突然发作，猝不及防，不幸病亡。

吉恩的遗体躺在异常寂静的这栋新住宅的浴室的地板上，她的眼睛闭着，抿着嘴唇，就仿佛睡觉了似的，马克·吐温对小女儿平日入睡时的姿态是多么熟悉啊，20年了，吉恩再也不会醒来，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短暂的一生。

1909年的圣诞节，是马克·吐温一生中最凄惨的一个圣诞节，也是他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吉恩的遗体被送往耶尔玛拉，在那里她被安葬在母亲奥莉维亚、姐姐苏西，还有夭折的兄长兰顿的坟墓旁。

狂风呼啸，暴风雪铺天盖地，斯托姆菲尔德山庄在白雪皑皑的山谷里显得格外凄冷。房子里一位孤苦伶仃的白发老人，一边凝视着窗外的白茫茫的山野，一边挥笔疾书。如今，他只有写，不停地写，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回忆着心爱的吉恩。他没有去参加吉恩的葬礼，他“再也不愿意在任何亲人入土时往墓穴里望一眼了”，他的心早已碎了。

圣诞节整个一天里，马克·吐温不愿停笔，写完了“吉恩之死”这篇文章，这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又失去了一位亲人，吉恩的去世给马克·吐温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对于他日益恶化的心脏病和支气管炎等于是雪上加霜，身体垮得更快了。圣诞节过后不久，马克·吐温在医生护士的陪同下乘船去百慕大继续治疗。在那里他的心脏衰竭和胸部疼痛愈来愈厉害，只住了3个月，他回家的愿望也愈来愈强烈。

他在给女儿克拉拉的信中写道：“我不愿意死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对于陷入这种处境的人是不怀好意的。我死在这里，就得在殡仪馆的地下室里躺着，一直等到轮船来把我运走，那下面实在太阴暗、太不舒服了。”“我也不愿在回国的途中死去。我对于死的地方愈来愈挑剔了。”

马克·吐温冒着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的危险，乘船返回祖国，他简直是在跟死神赛跑，但他并不恐惧，仍然保持着幽默感。

他终于回到了家里。二女儿克拉拉和丈夫急忙从欧洲赶回斯托姆菲尔德山庄，陪伴父亲度过了最后的5天。她给父亲哼唱他最喜欢听的一首苏格兰民歌。

马克·吐温把死亡当做“最宝贵的礼物”，毫不恐惧，而是镇静自若地等待它的降临。临终时他轻轻地对女儿和女婿说道：

“在我快要死去的时候，我不愿意有人延长我的生命。我只需要让自己舒舒服服地死去。”

1910年4月21日，伟大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马克·吐温与世长辞，终年74岁。

马克·吐温的逝世，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引起人民群众的深切的悲痛。他的灵柩停放在纽约长老会的教堂里，成千上万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向他的遗体告别，向深受人民爱戴的这位幽默文豪默哀致敬。

全世界的人们都哀悼他。

